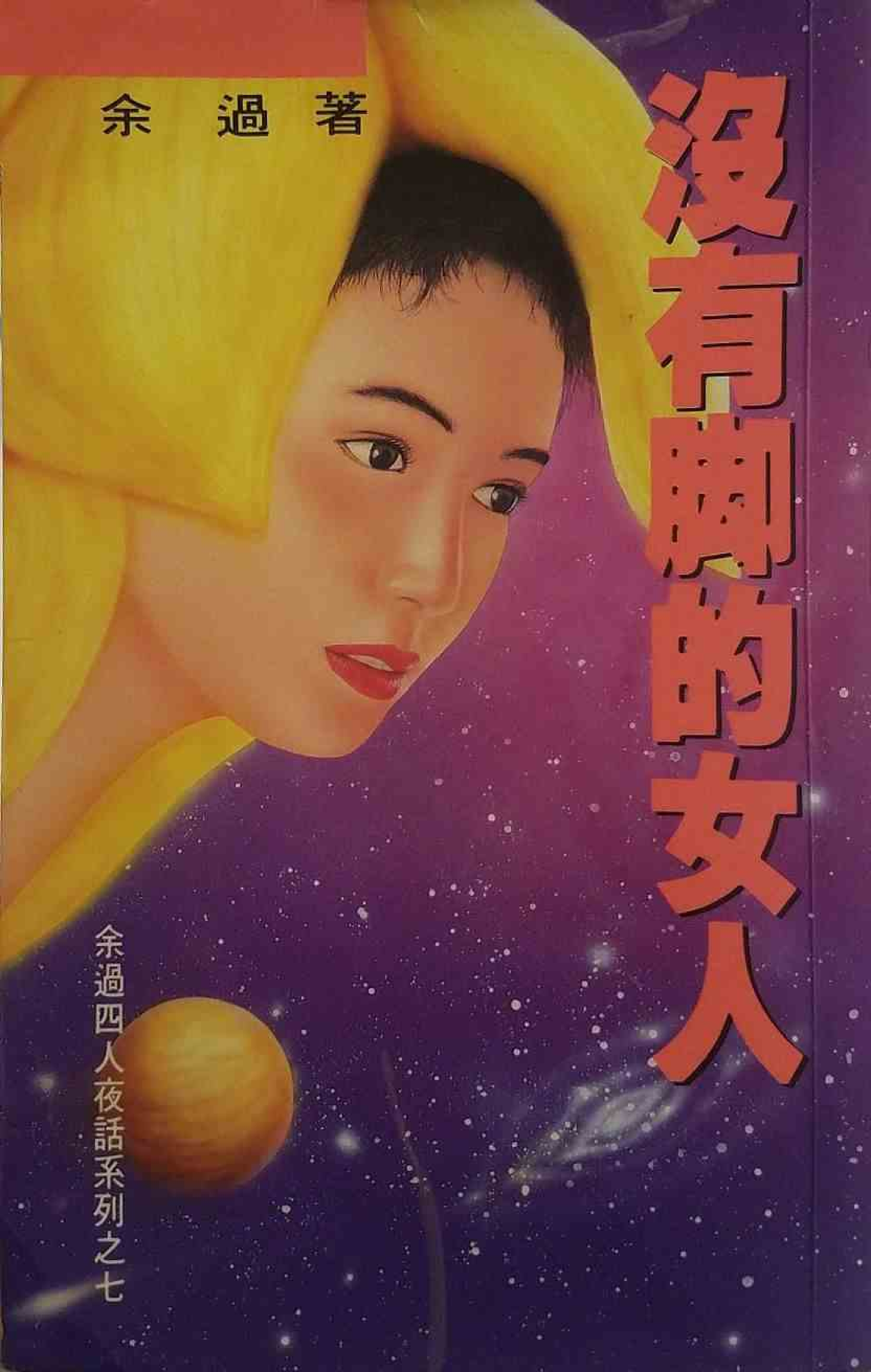

余過著
沒有腳的女人
余過四人夜話系列之七

沒有腳的女人

余過著

余過四人夜話系列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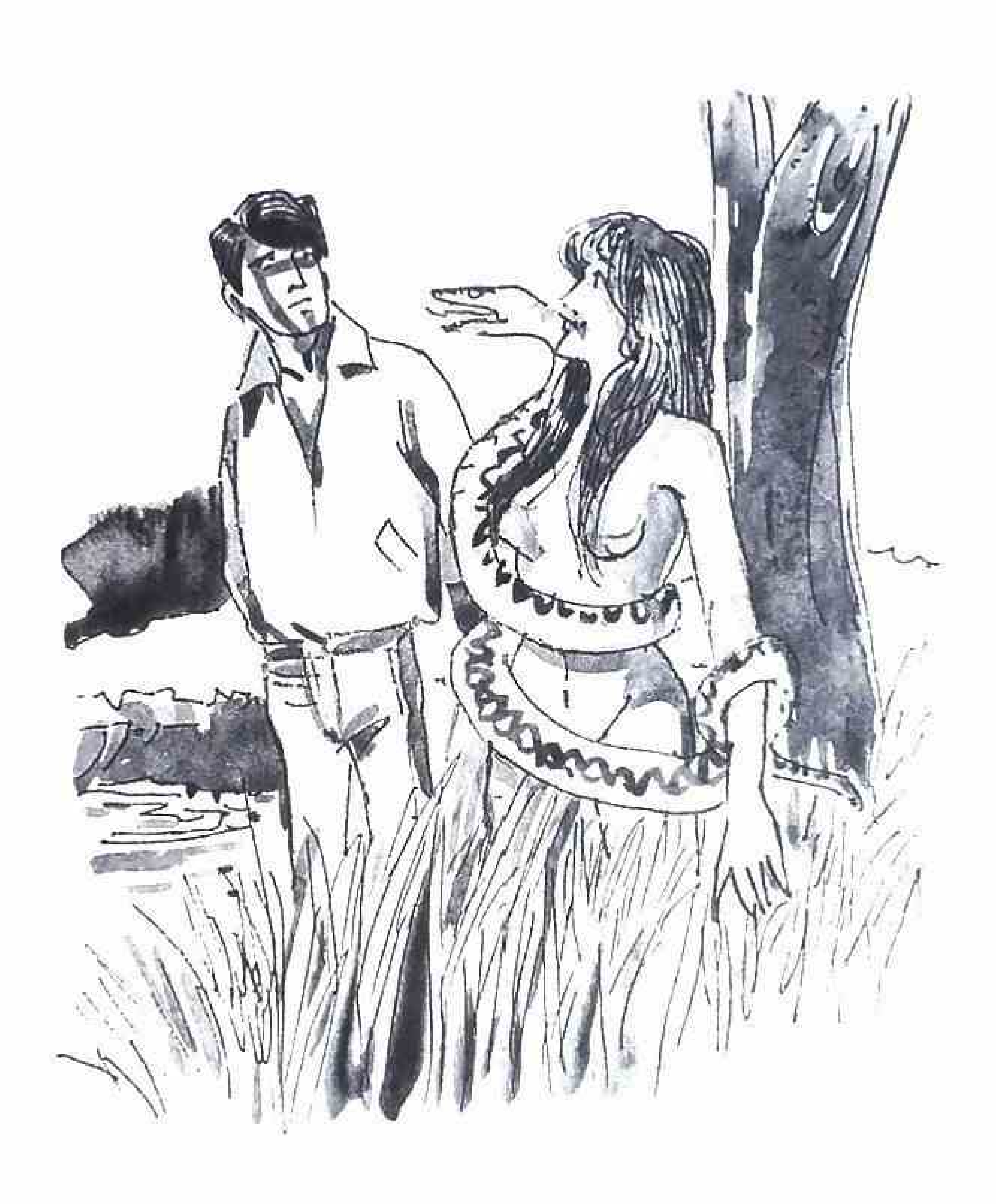
（科幻篇）

目錄

沒有腳的女人

他在床上爲一聲巨大的震動驚醒。一輛車子從天而降，闖入他的房間，車內還有一個昏迷的女郎。

這女郎改變他的命運，把他帶入一段驚險、難忘的歷程。



奇遇的開端

一件奇遇的開始，似乎總有某種預兆。

林彥這一天眉毛直跳，跳得他心神恍惚。

他是做金融工作的，有十餘名客戶的投資由他管理，責任頗重。

他警告自己，在精神不集中的時候，不要做買賣。

但不如意的事，從晨早開始接踵而來。

他打破了自己的咪啡杯，這杯子已伴隨了他三年。雖然不值甚麼錢，總覺相當可惜。

十時許，女友貝絲打電話來。他們冷戰已兩星期，這電話不會是甚麼好事。果然，貝絲開門見山說她將和新相識的男朋友到歐洲旅遊，叫他把過去的感情抹掉，同時為他們祝福。

林彥欲哭無淚。他知道這段愛情無法挽回，貝絲怪他從早到晚注意金融消息，神經兮兮，沒有時間陪她，連吃飯、睡覺也不安穩。他要娶她，就得辭掉這份工

作，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但他除了金融業務，甚麼都不在行。辭職等於要他的命。

算了，大丈夫何患無妻，不去想她吧。

下午，壞消息頻傳，股市和英鎊都大跌。

杜夫人打電話來罵他，為甚麼替她購入英鎊，這麼沒眼光！

林彥的頭腦快脹破了，他要逃，趕快逃出這辦公室。

他跑到酒吧間，連喝了兩大杯啤酒，讓頭腦在輕度痲醉中獲得休息。

也許貝絲說得對，這種職業不是人幹的。

在酒吧直坐到黃昏，才醉醺醺的回家。

從各種跡象看，美國股市開市也會暴跌，這又是對他不利的，他不去理它，索性抱頭大睡。

昏昏沉沉的不知睡了多久。在夢中，眉毛也在跳，他心中在想：老天，難道我的打擊還沒完？

就在此時，「嘭隆」一聲，他的睡床發生強烈震撼，彷彿受到甚麼物體的碰

撞。

他張開眼，天啊，一輛汽車撞了進來！

不對，這是一幢大廈的十七樓，汽車怎麼會開進來？

他開亮床頭燈再看，確是一輛汽車，暗綠色的，款式新穎，但沒有車輪，也許輪子已因碰撞而飛脫。

車身碰到他的腳尖，睡床被撞破，好險，看來他差些被撞死！

起來瞧瞧，車廂內有人暈倒，是個女子。

他未見到她的臉，但這女子身材美好，他只望了一眼，便不期然心頭亂跳。

她穿的是甚麼服裝，從來沒有見過，兩條修長的腿，完全裸露出來，粉白如雪。

她上身肌膚瑩瑩，穿得也不多。但你不能說她沒有穿，這就是她這服裝奇妙的地方。

一個奇怪女人

林彥想：有這樣身材和皮膚的女人，她的相貌絕不會醜到哪裏去。

此時她已昏暈，須趕快把她救起才好。

他想推開車門，把她救出來，但找不到車門的把手，也不知怎樣開啟。只好不停敲打車窗，希望使她甦醒。

過了一會，女郎的肩背微微移動，似乎醒了。

「喂，……」林彥叫她。

女郎頭一抬，坐起身來，滿臉驚訝。

林彥和她目光接觸，不禁呆了一呆。她不但是一個美女，而且有種出奇的神采，令人目眩，好像一顆珍貴鑽石，自然而然發出耀眼光芒。

彼此都呆在那裏。還是女郎先打開車門。

奇怪，那車門開在不應開的地方，原來在車頭。

女郎向房中情況瞥了一眼，見睡床被撞裂，知道自己闖了禍，向林彥露出歉

意，隨即說了一句林彥完全聽不懂的話。

雖然聽不懂，聲音卻異常動聽，如金石敲鳴。

林彥不相信，人的嘴裏能發出這樣美妙的聲音。

他猜想她是外國人，但從她的黑髮和眼珠看，卻似亞洲族裔。

林彥試用英語說：「我聽不懂。」

女郎聽了，才用英語回應道：「對不起，撞壞你的東西。」

林彥很高興，她會說英語。問道：「你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金星。」女郎一笑，露出編貝一般的牙齒。

「金星，你是指……」

「金星就是金星。我來自金星貝洛克城。你這裏是地球吧？」

「是，」林彥吃了一驚：「你……沒有騙我？」

女郎在車門邊坐下來，把她可愛的腿伸到地上，笑道：「為甚麼要騙你？你覺得我從別的星球飛來到地球上，很怪，是不是？其實我的祖先也是地球人，和你沒有甚麼分別。」

「你是說，地球人到金星發展和定居，在那邊把你生下來。」

「不錯，正是這樣。」

「怎麼我從沒有聽過這消息？」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經是金星的第十五代。」女郎說。

「你祖先到金星時是甚麼年代？」

「那是廿一世紀吧，已成為歷史啦。」

「甚麼？我們現在才二十世紀。」林彥跳起來。

「對不起，」女郎忽然省覺道：「我忘記了你的年代，在你來說，這件事情還未發生，難怪你不知道。」

「那麼你是甚麼年代出生的？」

女郎換一換她的坐姿，道：「我出生時是廿四世紀。」

林彥驚訝之極：「開玩笑！」

「千真萬確，不是玩笑。」女郎道。

「那你怎麼會來到此地？」

女郎指一指自己的車子道：「這部老爺車，誤了我。如果它性能好一點，就不會在這裏抛錨。」

「你是說，這是一部『時光車』？」

女郎點點頭：「我本來要到十七世紀的地球去找點資料。想不到半途出了故障，在這裏慢下來。還撞壞了你的睡床，真抱歉。」

林彥目瞪口呆：「那麼，『時光車』是真有其事，不是幻想！」

「很多以前只屬幻想的東西，慢慢都會變成真實。自二十一世紀開始，科學進步得很快。」女郎露出可愛的笑容。

林彥真的為她的美貌着迷了。要是別人說出這些話來，他會以為是吹牛，但經這女郎口中說出，他覺得句句都可以入信。

「可不可以請問你的名字？」

「我叫胭娜。」

林彥也自己介紹了。胭娜說：「幸會。」伸出手來。

林彥一握她膩滑的手，開始肯定這並不是一場夢。

他打開壁櫥，找出一瓶威士忌，拿了兩個杯子和冰塊過來，斟了一杯給胭娜，自己也斟一杯。

「來，慶祝我們相識！」

兩人飲了一口，胭娜讚道：「這酒不錯，很有勁。」

「你們平日喝些甚麼酒？」林彥問。

「一般是飲金星產的葡萄酒，很香很甜，不醉人，甚麼時候你到金星去，我也請你喝一杯。」

「我也可以到你那個地方？」林彥好奇地問。

胭娜呷一口酒，道：「為甚麼不能？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坐我的車子。」

「呵？」林彥心頭撲撲亂跳，孩童時代的夢想又回到腦際，想不到今天居然有實現的可能，他在考慮要不要答應。

胭娜豪爽地喝酒，還不客氣地拿起酒瓶自己斟酒。她的酒量比林彥好。

「我這車子要修一修，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她說。

「有工具嗎？」林彥問。

「有，車內有工具箱，不過，駕駛時光車，除了本身的能源外，還要倚賴人的精神力量，我在剛才撞車時，腦子曾受到震盪，需要休息半個鐘頭。」

「沒有關係，如你不嫌棄，就在這床上歇一會。我到外面去。」

金星旅客

胭娜笑道：「你不必避開，我只是閉目養神。」

說罷，很大方地在林彥床上睡下。

她那美妙的身材，一躺下更表露無遺。林彥發覺，她的胴體起碼有八成是裸露的，這大概是金星流行的服裝，像用幾條絲帶，包紮住一具價值連城的玉體，令人多看一眼，也覺呼吸迫促。

她腰間還掛着一柄類似手槍的東西，長形，比一般手槍窄小。年輕姑娘出遠門，帶備一柄武器防身是合理的。

林彥問道：「我要帶點甚麼？一個簡單的皮箱？」

胭娜道：「不用。你只去兩三天，越簡單越好，可以在我家中作客。」

「要不要帶點美鈔？」

胭娜笑得彎下腰：「美鈔早已不用啦。我們那邊用的是星際通用的貨幣。你放心，那邊甚麼都有，你一個人上車來好了。」

林彥道：「那我就不客氣啦。」

他登車坐下。

「不要對家人或太太交代一聲？」胭娜問。

「沒有太太，女朋友剛剛和我分手。」林彥苦笑道。

「難怪你那麼瀟脱！」胭娜似笑非笑地瞟他一眼。

她坐上駕駛位，關閉車門，替林彥繫好安全帶。一按椅畔的啟動掣，車身四周升上一塊鋼板，將他們與外界隔絕，不妨礙駕駛座左旁的儀表板。

「這是保證我們不受震盪，」胭娜道：「車子一到達目的地，速度減慢，鋼板會自動滑落車底，車內有空氣調節，放心。」

胭娜又按了兩個掣鈕，車子逐漸進入微微震動的狀態。

「已經在高速開行了。」胭娜指示一個電子表給林彥觀看，上面顯示年代數字不斷在改變，瞬間已由一九九三年進展至二〇〇〇，二〇〇五，二一〇〇……

林彥的心情異常興奮。

「我已經踏入未來世界了，那儀表每進一格，就表示離開自己的世界越遠。」

胭娜調整駕駛儀，解釋道：「剛才我們是作縱線的飛行，即穿越時間，現在我們兼作橫線的飛行，即穿越地域，你知道，地球和金星是有一段距離的。」

林彥道：「以前認為光速無法超越，現在相信你們已解決這問題了。」

胭娜道：「不僅是光速，很多問題都已解決了。否則金星根本無法居住，我們現在可以駕駛個人快艇來往星際，幾個鐘頭就到達另一星球，非常方便。」

林彥心焉嚮往，不勝羨慕。

飛行一段時間後，車身忽然起了不尋常的震盪，胭娜皺眉不語，過了片刻才道：「我們又出毛病了。」

「怎麼回事？」林彥担心時光車不上不落，拋錨在某一段時光隧道中，上不到

天，下不到地。

「我們的車子大幅度偏離航線，真要命！」

「不能調整？」林彥問。

「不行，我們要在最近的星體着陸，不管那是甚麼地方。」胭娜道。

林彥見她不時按動儀表板的掣鈕，時光車速度漸漸緩下來，四周鋼板自動縮進車底，車前的大透明窗顯示一片翠綠景色，林彥心道：「還好，總算能安全着陸。」

胭娜打開車門，吸了一口清新空氣。

「這是甚麼所在？」林彥問。

「是太陽系以外的一個我們不熟悉的星球。」

「太陽系以外？」林彥咋咋舌，他感到既新鮮又興奮。

「時際是多少年？」他問。

「公元二二九〇年。」

「這是廿三世紀，離你那時代還有約百年。」林彥道。

「嗯，這年代，我祖父還沒出世！」

林彥笑了笑，由於面對的環境太新奇，他絲毫不因車子故障而感到挫折。

「我能不能出外走走？」他問。

「可以，在我修車的時候，你可以四處看看，但最好不要超出百公尺範圍，否則出甚麼事，我救不了你。」胭娜道。

「你以為這星球會有危險？」

「不一定。但小心點總是上算。」

胭娜打開座椅，取出一柄手槍交給林彥：「你佩在身上，以防萬一。」

「很好。」林彥道。

他信步而行，只走了十餘步，轉過一株大樹，就吃了一驚。

女人是植物

林彥吃驚的緣故，是因為有一個人正悄無聲息地盯着他。

他扭轉頭，那人好像已在那裏很久了。林彥不期然手按槍柄。

但當他看清楚時，便不禁輕鬆下來，這只是一個女人，面如滿月，一副天真神態。

林彥對她笑笑，表示禮貌。

她也笑笑，落落大方，林彥反而臉紅起來，因為她身上甚麼衣裳都沒穿。

她甚至也沒有要躲避他的意思，一直臉朝着他。

「也許這裏的習俗就是不穿衣裳的。」林彥心想。

為了掩飾尷尬，他向她用英語說：「你好。」

女人也回了一聲：「你好。」

奇怪的是，她始終站在草叢中一動不動。

「請問這是甚麼星球？」林彥問。

「這是阿勒多星。」女人答。

「啊。」林彥表示恍然，但阿勒多是甚麼，他一無所知。

初時他不敢過分正視女郎之裸體，但見她已全不在乎，便不期然漸漸把眼睛放在她身上。

她身材相當好，纖穠適度，皮膚白中泛紅，充滿水分。一切都很好，只是她的腳到那裏去了？

那女人雙腳向內合攏，藏在草叢內，下面不見腳掌，也不見鞋子。

再細看一眼，更覺稀奇。她兩腿其實在小腿下合而為一。換言之，她只有一隻腳，這雙腳是藏在泥土下。

「原來是一個畸型人。」林彥暗想，「不知她的腳為甚麼要伸進泥內，也許她在接受天然治療？」

驀地一個意念掠過腦際，使他覺得非常恐怖：「這女人不會是一株植物吧？」不，植物怎會長出一個人來，瞧她皮膚多麼柔潤，白得像乳酪，雙目明朗，唇紅齒白，而且她會說話，植物怎會說話？林彥笑自己糊塗。

「請問，」他實在掩蓋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你的腳為甚麼站在泥下？」

「唔，嘻嘻。」女郎彎腰嬌笑，一手掩臉，好像聽見甚麼最可笑的事情。

不僅她在笑，附近林子內還有很多女人在笑，林彥馬上發覺在十餘步外，也有五六個女人把臉朝過來，對着他笑。

「我問得不對？」林彥有點窘。

「不，」女郎安慰他：「很多初到阿勒多的人都這樣問，為甚麼不見我的腳，他們不知道，我本來無腳，只有根，我的根深深生長在地下，如果你想見到我的『腳』，把我的根挖出來，我就要死了。」

「啊……」林彥目瞪口呆，她真是一棵植物？

女郎道：「我們要吸收很多養料和水分，一刻也不能離開泥土。」

「那麼……你是一株植物？」林彥仍不肯相信。

「有些人叫我們作『美人花』，我不介意。」女郎笑道：「那對面的六七朵『花兒』，和我是同類。」

「美人花，」林彥望望那邊的幾個「女人」，再望望眼前女郎的天真笑顏，不

禁嘆道：「你們真是我所見的天下最美的花兒。」

「謝謝你。」

「那麼你有沒有名字？」

「那天有一個和你差不多的男人走過，他叫博森，說很喜歡我，為我取了一個名字叫『白麗』，你覺得怎樣？」

「白麗，不錯。」

「博森先生說，過幾天會來把我移植到他家中，他要金屋藏嬌。」白麗仰望天空，帶着憧憬的神態。

「他一定是惜花之人了。」

「我們也要去。」對面樹叢的幾朵美人花說。

一個道：「博森先生也給我們起了名字，我叫金麗。」

一個道：「我叫水嬌。」

又一個道：「我叫明紅。」

林彥遙望過去道：「這些名字都很美麗。」

「只是名字美嗎？我們長得好看不好看？」那幾朵美人花問。

由於那幾朵美人花有其他雜樹遮掩，林彥瞧不清楚，過去看看，見總共有六棵，一個個都像初熟的少女，嬌艷怡人，有的是瓜子臉，有的是鵝蛋臉，有的金髮，有的黑髮，也有紫髮的，各有千秋，難分軒輊。

「原來個個都是美女！」林彥讚道。

「先生，你叫甚麼名字？」明紅問，她的臉特別紅潤，有如塗了胭脂。

「我叫林彥。」

「林彥先生，你有興趣金屋藏嬌嗎？」水嬌問。

「我……」林彥想想，如果真有一天，能找一塊適當的地點，把這些美人花移植過去，朝夕欣賞，確不失為一樁樂事。

「可惜我的家不在這裏。」他道。

「可以搬過來呀。」金麗向他拋一個媚眼。

「真的，只要你在這裏住下，我們都願意為你收藏，早晚供你欣賞。」明紅道。

「你要知道，我們的生命很短，盛開的日子只三百多天，所以都渴望有一個惜花人。」水嬌楚楚可憐地說。

林彥怦然心動。在她們的嬌聲軟語下，醺然欲醉，他發覺這些美人花不但可愛，而且身上散發一種淡淡的香氣。

「那位博森先生不是說要將你們移植嗎？」他問。

「博森先生家中已有很多花了，就怕他容不下我們。」金麗面有憂色。

蛇的挑逗

正說話間，忽聞「沙沙」之聲在草叢中傳出。林彥定睛望去，一條色彩斑斕的大蛇探頭出來，把他嚇了一跳。

那蛇蜿蜒遊到金麗腳下，現出全身，約有八九尺長，茶杯粗細。林彥神色緊張，速退數步，一手按在腰間手槍上，隨時要拔槍射擊。

金麗格格笑道：「不要害怕，斑兒是我們的朋友，牠不會傷害你的。斑兒，和林先生打個招呼。」

斑兒從金麗腿部一直爬上去，爬到她的肩頭，從她肩上探出身來，向林彥點點頭，表示善意。

林彥稍微放下心，但依然帶着警惕。

那蛇不理他，開始用舌頭舐吻金麗的俏臉、粉頸和櫻唇，金麗吃吃笑着，叫道：「你這小頑皮，不要纏住我！」

林彥聽出她的聲音雖然像責備，其實心裏樂酥酥的，無限陶醉。

旁邊的水嬌和明紅油然艷羨，兩眼露出水汪汪的表情。

片刻之間，金麗已給蛇兒逗得胸脯起伏、呼吸迫促，喉頭發出咿呀之聲，媚態極之撩人。

林彥怦然心動，想不到蛇兒也有這種本事。

水嬌腰肢擺動，顯得春心難耐，斜睨林彥道：「林先生，你能不能也像斑兒一般親親我？」

林彥想不到這些美人花這麼大膽，肆無忌憚地說出心中的願望。在他來說，何嘗不想一親香澤？她們除了腳部在地上生根之外，其他任何部分都和真正的女人無異。

這又是水嬌自己提出的要求，卻之未免不恭。他上前兩步，把手搭在她的纖腰上。水嬌的腰肢十分柔軟，她的上身已自動擺過來，把臉貼着他。

林彥親吻她玫瑰般的紅唇，水嬌兩手緊抱他，喃喃道：「吻我，愛我，我全身都是你的……」

霎時間，林彥血脈沸騰，他還未聽過女人對他說出這種熱情的話，回想以前和女友貝絲在花前月下談愛，貝絲偶然也有情動的表現，但比起水嬌的姿態，簡直是「小兒科」了。

他不僅吻她的唇。逐漸吻到她的脖子，吻她的酥胸，水嬌柔情似水，一任他盡情愛惜。

明紅不耐道：「林先生，你怎可以厚此薄彼？」

林彥偷偷打量她，見她雙頰暈紅，美目如絲，顯然也情動至極，正想移步過去，水嬌雙手摟緊他道：「不讓你跑，你是我的！」

林彥頓感尷尬，既不想放開懷中的水嬌，也不想明紅過分寂寞，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忽聽一個男聲道：「不要讓這些花兒纏住你，她們是永無饜足的。」

林彥回頭一看，見一個膚色棕褐的亞裔人，個子結實，上唇留着小髫子。幾朵美人花齊叫道：「博森先生。」

「你就是博森先生？」林彥向他招呼。

「你是新來的旅客吧？」

林彥點頭，介紹了自己。

「既是稀客，到我家坐坐，我收集的美人花有百多棵，都是一時之選。」博森道。

「這些女郎說你是惜花之人，我正要拜訪。」林彥說。

水嬌仍然摟着林彥，依依不捨。

「快放開林先生。」博森命令地道。

水嬌似乎很怕他，不敢不聽話，把雙手放開。

林彥對她和明紅、金麗等等一一揚手道：「回頭見。」

博森引領林彥而行，林彥道：「我還有一個朋友，叫胭娜，要不要把她一起叫來？」

博森道：「我剛才已望見她，好一個美女，不過她似乎在專心修理車子，我們不要打擾她吧。」

他們沿一條林徑走去。途中除了時見美人花外，忽然發現一株小草，只有六七寸高，也長出一個小小的美人頭。

林彥詫異道：「這是未長大的美人花？」

「不。」博森搖頭。

林彥問：「那麼這是甚麼？」

博森道：「這是美人草。」

林彥恍然：「原來有此分別。」

「最大的分別是，美人花可以長到五六呎高，美人草最多只八九吋。」博森說

着，隨手把一株美人草折下來。

「啊，這不是戕害了一條生命？」林彥惋惜地說。

「這裏到處都是生命，和你折一朵普通的花沒有分別。」

那被折下來的美人草發着細如蚊蚋的聲音，哀懇道：「求求你不要吃我……」

「它還會說話！」林彥驚訝說。

「美人花能說話，美人草為甚麼不能？它們在植物中都屬於『美人科』，性情聰敏。」

「為甚麼它說『求你不要吃它』？」

「美人草是很滋補的植物，比人參還有益，常吃長保青春，延年益籌。」博森把那小草遞給林彥：「要不要嘗試一下？很清甜的。」

林彥見那小草的小小臉孔上正在流淚，十分可憐，連忙搖手道：「不，不……」

博森聽他說不要，隨手把小草放進自己口中，把美人頭咬下，津津有味咀嚼着。

林彥心下惻然：「你太殘忍了。」

博森仰首大笑：「這個阿勒多星又名花草星；每一株花草都是有生命的，你能憐惜得多少？何況這小草已折下來，它反正活不成了。」

湖畔「金屋」

林彥心頭快快，不以為然。

博森和他繼續前行，轉了一個山坡，便見一湖綠水，碧波蕩樣，風景如畫。

林彥已渾忘了胭娜叫他不要離開她身邊一百公尺的警告，大步向前，讚道：「好美的景致！」

「那湖邊板搭的房子就是我的家。」博森說。

「你選擇的地方真好，如果有機會，我也願意在這裏長住。」

還未走到屋前，已見門邊和水畔長滿了美人花，像無數少女笑臉迎人。

他們見了博森，一齊用日文道：「博森先生，歡迎歸來。」

「原來你是日本人？」林彥道。

「不，只有四分一的日本血統，爺爺是日本人，娶了一個水星女郎，生下我父親。後來我父親在銀河系的貝奴星娶了一個貝奴女子，才生下我。」

「但是你會說日本話？」

「一點點。我教她們說日文的原因，是要她們模仿幾百年前日本婦女尊崇男人的優良傳統。」

「哈哈，」林彥笑道：「你把這些美人花真的當成女人看待？」

「為甚麼不？她們只欠不能行走罷了，除此之外，百分之一百是女人。甚至比女人好。」

「哪一點？」林彥好奇問。

博森道：「美人花絕對服從主人，完全沒有自己意見，這就是她們比真正女人好的原因。」

他把屋門開啟，裏面園子中、客室內到處都是美人花，洋洋大觀。雖說是一幢

板搭的住屋，其實相當寬大。

在屋外的美人花，上面都有一個鐵網保護。

「這是防範路過的採花賊？」林彥笑問。

「不，最重要的是防範天上來的賊。」

「甚麼？」

「天上有一種骷髏鷹，很嘴饞，最愛吃美人花，連根啄去。」

「美人花既無抵抗的能力，又不能逃避，豈非要遭殃？」林彥問。

「是的，所以她們喜歡移植到我家來，起碼生命有保障，但我不能全部收容她們，只能選擇最喜歡的百餘棵。」

林彥看出他家裏的美人花確是經過精挑細選的，每一朵都是千嬌百媚，較之剛才所見的金麗、水嬌、明紅都要美。

博森介紹他看屋中幾朵特異的品種，花兒帶着含羞楚楚的風姿，美得不可方物。林彥不禁看得呆了。

「怎麼？」博森問。

「我從來沒想到女人的容貌可以美成這樣子！」林彥慨嘆。

博森微笑道：「想不想嘗試一下美人花的鮮嫩肉體？」

林彥道：「這……你的意思是？」

博森道：「剛才你已和她們擁抱過，還親過嘴，那只是初步接觸，男女之間，自然還可以進一步作情慾的交流。」

「難道……你是說……」林彥愕然張大了嘴。

「絕對沒有問題。」博森知道他的疑惑：「美人花的生理構造和人類一樣，別以為她兩腿在腳跟合攏，生在泥土中，便不能和你作肌膚之親，錯了！把她帶到房中，她只要彎下腰，便能好好侍候你，一樣可嘗到鶯啼燕囀的旖旎風光，要試試嗎？」

「這……未免太唐突了。」林彥口上雖然謙虛，內心倒真是躍躍欲試。

「沒有關係，這室內幾棵名花都是上上之選，你可以隨便選一棵陪你。」

林彥向那幾棵異種名花看去，個個都粉頰泛紅，春上眉梢，她們自然聽到博森和林彥的談話，雖然臉上有些害羞，其實內心卻是不勝之喜。



林彥見幾株名花，各擅勝場，不知選擇哪一棵為是，正猶豫間，忽聽屋外連聲號叫，此起彼落，十分悽厲，不覺一驚道：「發生了甚麼事？」

「一定是骷髏鷹又來侵犯。」博森說：「我們去看看。」

飛行殭屍

博森拿了一枝形狀古怪的長槍，與林彥走到屋中央升起的小閣樓上，在那裏能清楚瞧見湖上的景色。

果見一隻大鳥在湖面盤旋。牠的翅膀展開來有一丈多寬，瞬間衝上半天，瞬間掠過湖面，兩翼扇風，呼呼作響，好不駭人。林彥從未見過這樣大的飛禽，面如土色。

那大鳥驀地轉過身來，露出牠的頭顱。牠哪裏像一隻鳥？頭部竟是一具骷髏，兩眼通紅，精光四射，說是一具飛行的僵屍，更加神似。

湖畔的美人花個個驚得縮成一團，可憐她們雙腳生了根，無從逃避，只有任人宰割的分兒，那骷髏鷹看準了其中一棵，倏然飛下，利爪一伸，將美人花連根拔起。那花兒慘叫一聲，遠達天外，令人心靈戰慄。

骷髏鷹絕非憐香惜玉之輩。牠張開大嘴，一口先咬住花兒的頭顱，一面咀嚼，一面把整棵美人花陸續送入口中，直到整棵被牠吞下，前後只是瞬間的事。

林彥心裏罵道：「魔鬼，這簡直是魔鬼！」

那骷髏鷹吃了一棵美人花，並不心足。在天空盤旋了一圈，又向下俯衝，向另一棵美人花撲去。

驀地，在美人花下有一樣東西，直衝而起，撲向骷髏鷹的眼睛，原來是一條青色花蛇，長六七尺，奮不顧身要作護花使者。

那骷髏鷹也頗為忌憚，疾忙後退。

牠盤旋了一個圈，二次撲下，這次不是針對美人花，而是針對那蛇兒。

牠兩眼精光電射，表面上仍然向那花兒撲去，其實是引那作為「護花使者」的蛇兒出擊。

那青蛇不論在身形上或體能上都較骷髏鷹吃虧，但牠不愧是痴情者，由於曾與美人花有過纏綿甜蜜的關係，抱着不顧一切、捨身相報的心情，當那巨鷹再度撲下時，牠又一次衝向牠的左眼，這一次，骷髏鷹看得真切，兩隻利爪剛好抓着蛇頸，把牠直帶到半空。

蛇一上了天，優勢盡失。牠仍盡力掙扎，意欲以身體纏住那巨鷹，說時遲，那時快，那骷髏鷹突然張開大口，在那蛇身上咬下，把蛇兒咬成兩截！

可憐那忠心耿耿，護衛美人的青蛇，終於壯烈犧牲。兩截屍身兀自顫動。巨鷹把它投在湖心內。

蛇兒一死，那棵美人花更無所憑藉，頓時發出哀鳴，把頭俯到地下。但無論怎樣彎腰躲藏，牠的臀部還是高高聳起，無法逃過骷髏鷹的視線。

骷髏鷹發出一聲快急長鳴，以獲勝者的姿態，撲下來取食牠的戰利品。牠自以為萬無一失。誰知就在此時，「蓬」的一聲大響，一道紅光直射向骷髏鷹的胸膛，骷髏鷹一聲怪叫，頓時血肉橫飛。

原來這一槍是博森開的。一響便擊中骷髏鷹的要害，在牠胸膛處打出一個大

洞。

骷髏鷹向博森這邊怒目而視，急欲飛來報復，可是牠的身體已無能為力，逐漸下墮湖中。

林彥異常興奮，一拍博森的肩膊道：「你槍法真行，為美人花消除一個大敵！」

博森一笑，臉上微露殘忍的表情：「這種槍是骷髏鷹的剋星，殺傷力大，幾乎等於一顆小炮彈，一槍便可置牠於死地！」

就在這時候，林彥見到另外一奇景。那骷髏鷹一墮下湖面，便有一群黑色的大魚搶上來吞噬，場面十分可怖。霎時，幽靜的湖面變成一個血池，骷髏鷹死前猶自發出哀鳴。這情景教人想起牠剛才撲食美人花時，花兒的悽厲呼叫，二者大同小異，真想不到「報應」來得那麼快！

林彥一直以為那湖平靜美麗，想不到會出現這樣醜惡的場面。他雖然憎恨骷髏鷹，卻也有不忍卒睹的感覺。

「那是些甚麼魚？」他問。

「是魔鬼魚！」博森遙望湖心，目光帶着興奮道：「這些魚最喜血腥，哪裏有肉食，便爭相擁至。」

「你住在這湖邊，不覺得害怕？」林彥問。

「牠們體積大，來不到湖邊。大致說來，十尺以內水深，不用畏懼牠，我還飼養了兩條哩。」

「甚麼，這麼可怕的魚類，養來做甚麼？」

「好玩，」博森道：「魔鬼魚生命力強盛，我欣賞牠們，每當我意志消沉的時候，一瞧牠們搶食獸肉的兇相，鬥志便被激發起來。讓我帶你看看去。」

博森帶他走出閣樓，回到客廳，從另一道台階轉入地下室。

「想不到你這房子設備周全。」林彥道。

「我一個人居住在這星球上，不得不謹慎一點。」博森道：「萬一有敵人來襲怎麼辦？這地下室是我的堡壘，用鐵樹建成，十分堅固，普通槍炮難以攻入。」

「鐵樹？」

「嗯，這裏出產一種鐵樹，在它生時是柔軟得很易砍伐，鋸成木板。可是離開

泥土七八小時後，便逐漸變硬，與鋼鐵無異。這種鐵樹是最好的建築材料，由它造成的房子，和鋼鐵堡壘一般。」

「大自然的奧妙，無奇不有！」林彥讚道。

說話聲中，他們已來到一個室門，上面寫着一個「3」字。

「這是地下第3室，也是『魔鬼魚室』，請進。」

博森取出鎖匙，啟門入內。裏面是一個水池，長三四丈，寬約二丈，水相當深。隱隱有一種腥味，不知是魚腥還是血腥。

片刻溫柔

水池內有兩條大魚，長約一丈，遍身烏黑，在水中翻騰來去。嘴尖而長，露出兩枚長長的利齒，兩眼極兇地盯着人，彷彿會撲上來噬咬。

在水池一端有一條小鐵橋伸近池中央，有一個活動的架子可以降至水面，林彥

問那架子的用途，博森神秘地一笑道：「那是用來餵肉食的。」

按理說，餵魚只要把肉食丟到池內便行了，何須用那架子，博森未有解釋。這疑點在林彥腦中一晃而過，也沒多留意。

「來，我們去看看鄰房。」博森道。

從魚池出來，他打開第「2」號房，裏面是個雅潔的臥室。

「這是你的臥室？」林彥問。

「不，只是個客房，你休息一會兒，待會我們才一同用飯，剛才你不是說想要一棵美人花，享受片刻溫柔嗎？告訴我，是哪一棵，我立刻把她送進來。」

「這……不大好意思吧？」林彥給他提起，心頭又有些癢癢的。

「大家是男子漢，客氣甚麼。」博森道。

「那麼，我想要臉上有酒渦、頭髮淺紫的那一棵。」

「啊，我知道是哪一棵，你真有眼光，她名叫紫韻，現在就叫她進來。」

林彥奇怪道：「她能自己進來？」

「是的。」博森一按牆上一個號碼按鈕。

西面牆壁上露出一個長形的門戶，有滑輪轉動聲。不久，一盆天姿國色的美人花便被送進來了。她正是林彥為之着迷的紫韻。

「真的，原來還有自動軌道！」林彥讚道。

紫韻自然知道被召進來的目的，臉上微帶羞赧，叫道：「博森先生……林彥先生。」

博森道：「這位林先生千挑百選，看上了你，你要好好服侍他。」

「知道了。」紫韻低頭說。

「我出去了。」博森拍拍林彥的肩頭：「好好享受！」

「謝謝。」林彥興奮地答。

博森離去，反手把門掩上。

林彥已有過與美人花摟抱的經驗，也不再客氣。在紫韻細小的纖腰上一搭，把她擁進懷中。紫韻肌膚細膩，滑不溜手，只一吻她，便即散發濃郁的香氣，這是美人花動情的表現。

林彥在她耳邊讚道：「在我見過的美人花中，你是最出色的一棵！」

紫韻聽他誇讚，更加開心，越顯得溫柔體貼，嬌婉動人，她彎腰伏在床上，林彥緊摟着她，一人一花，心意交融，熱情流注。

銷魂蝕骨的歡樂過後，林彥正想和紫韻說幾句體貼的話兒，忽見她眼中流淚，很是奇怪問道：「你不高興？」

紫韻道：「不，我太快樂了。」一面附在他身邊，如蚊蚋一般道：「我有幾句話告訴你，千萬不要露出驚慌神態。」

林彥不知紫韻要對他說些甚麼，輕輕點頭。

紫韻又道：「不論我說甚麼，你只是聽，不要反應，我怕這房中有竊聽器。」

林彥明白，在她粉臉上一吻，以作掩飾，口中讚道：「你真可愛。」

紫韻也故意發出吃吃笑聲，暗地卻說：「林先生，你有危險。」

林彥用目光向她反問：「為甚麼？」

紫韻道：「款待你不是好意，這是『最後的晚餐』。」

林彥驚訝，表面不露聲色，撫摸她的腰肢道：「你的皮膚怎能這樣滑膩！」

紫韻道：「博森先生要獨霸這一塊美人花王國，不論誰闖進來，他都視為眼

中釘，以前已有十幾個人中了他的毒手。」

林彥吻一吻她的小嘴，低聲問：「他把他們怎樣？」

「通常是款待進這房間，讓美人花服侍他，過一段甜蜜的時光。接着在房中放出迷魂氣體，把他迷倒，然後將他送到『魔鬼魚室』。」

林彥打了一個寒噤：「給魔鬼魚吃掉？」

紫韻：「不是這樣，博森會把那人放在魚池中心一個鐵架上，只露出一雙腿，讓魚兒把他兩腿咬斷，卻又無法吃到他的身體。」

「這有甚麼作用？」林彥駭然問。

無腳奴隸

紫韻道：「你不了解博森的為人，他性情殘忍，喜歡見人受苦。當別人失去兩腿，大聲狂叫時，他便引以為樂。」

「他幹嘛不讓魚兒把整個人吃掉？」林彥問。

「博森不殺人。他還要繼續折磨他，通常是將他送去工場做工，永遠作他的奴隸。由於他已失去兩腿，無從反抗，且還有機器人的監督，誰躲懶，機器人會用鞭子抽他，那些人將一生過悲慘的日子。」

「太卑鄙了！」林彥罵道。

「我見你人很好，不忍心你遭受同樣的命運，所以流淚。」

「謝謝你，我要立即離開這房間。」

「只怕不行，這房間是用厚厚的鐵樹板做成，門一鎖牢，普通短槍也轟不開。要是能有法子逃出，我早就提醒你了。只因沒有法子，所以才不掃你的興，讓你好好享受這段時光。」

「我不信。」林彥站起來去推房門，果然難動分毫。

他四處打量，再找不到任何出口。剛才紫韻進來的那扇側門也關上了。他模仿博森去按牆上掣鈕，全無作用，大抵博森已在外面將機關掣鈕關上。

林彥心中驚惶，但還抱着一線希望：或許紫韻的話是錯的。叫道：「博森先

生，請讓我出來。」

從房頂擴聲器傳來博森的怪笑聲，說道：「老弟，你完事倒快，其他男人在美人花的魅力下，很少願意這樣快離開房間的。」

「不要開玩笑了，」林彥道：「快讓我出來，我要和我的同伴離開這裏，將來有機會再來探望你吧。」

他以為表示要離開這個星球，可消除博森的殺意。博森的目的不外是要獨佔美人花王國，那就讓他獨佔個夠！

「你錯了，老弟，」博森道：「自我發現這片奇妙的天地後，就決心不讓任何人來分享。若讓你活着離去，你定會把消息傳出，一傳十，十傳百，不久各個星球的人都會來這裏和我爭奪，我還有立足之地嗎？」

「我發誓不對任何人說出便是。」林彥道。

「誓言是沒有用的，我已決心把你留下，沒有人能改變我的主意。」

「你是一個狂人。」林彥按不住心中怒火：「難道有一百人來到這星球，你就把一百人殺死？要是有一千人，一萬人來到，你怎麼辦？」

博森打個哈哈道：「誰說我要殺人，我只是把他們留下罷了。」

「胡說八道，」林彥道：「雖然你不殺人，這方法比殺人還殘忍！」

「原來你都知道了？一定是紫韻那小妖精告訴你的，待會我會好好懲罰她。」

紫韻聞聲，登時哭起來。

林彥還想說甚麼，一股無色無臭的迷魂氣體已往房中氣孔散出，林彥和紫韻都相繼暈倒，不省人事。

在樹林中的胭娜，已把時光車修好，想叫林彥回來動身，可是到處張望，都不見他。

一個聲音陰惻惻地起自她的身後道：「想找你的同伴，是不是？」

胭娜回過頭來，赫然見是博森。

「怎麼，是你？」胭娜驚異地問。

「可不是我！」博森狡猾地笑道：「我們有三四年不見了吧？」他手中有一柄槍，正指着胭娜。

二人是曾經不止一次打過交道的，博森是亡命之徒，幾次搶劫做案，都被胭娜闖破。博森狼狽逃遁，僅以身免。一次，還被胭娜槍傷了屁股，他對她恨之入骨。

這幾年，博森不再露面，胭娜料想他已到別的城市活動去了，卻想不到在這個星球相遇。

對博森來說，「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其實，在林彥相見之前，他已在樹林內窺視，見到胭娜，不過，他不知林彥是何許人，先對付了他，才來解決後者。

胭娜知道博森的為人，兇悍無匹，心下暗暗叫苦。但力持鎮定問道：「我的同伴到哪裏去了？」

「很抱歉，我已拿他去餵魔鬼魚去了。」

「甚麼？」胭娜驚道：「博森，我和你有過節，你要對付我，可以。林彥先生是個善良無辜的人，你不能傷害他。」

反擊弱點

「你很關心他？」博森得意洋洋地笑道：「除非你跪下來求我！」

「博森，做人別太過分。」胭娜道：「你在這裏，看來生活不錯，我不來干預你便是。」

「干預？」博森冷笑道：「這裏不是金星，小姐。別夢想你還管得着我。相反地，你的生死卻操在我掌上！」

「你把我殺死好了。」胭娜説。

「殺你？那我卻捨不得。」博森露出一副無賴面孔：「我會像對付其他人一樣，鋸斷你的雙腿，養在我家中，作我的奴隸！」

胭娜心下吃驚：這種無人性的殺胚，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她極力尋思，想找到博森的弱點，予以反擊。

「我們來談個條件，怎樣？」她道。

「甚麼條件？」

「如果我給你一千両金子，你就讓我走。」

「千両金子？」博森露出貪婪的眼色：「在哪裏？」

「在時光車的座位下。」

「不要想騙我！」博森狡猾地笑道。

「槍在你手上，還怕我逃了？」

「嗯，先給我看看。」

「那麼，你答應了？」胭娜要他肯定地答覆。

「好吧，如果真的有千両金子，我可以網開一面。」博森笑笑：「你上車去拿下來。」他心裏在想：「先把金子拿過來，然後慢慢對付你。」

胭娜轉身，將要上車。

「慢點，」博森道：「別使花樣，把你的佩槍放下。」

胭娜把佩槍取出，拋在地下。

她慢慢走上車子。博森跟過來，在車門前用槍緊對着她。

胭娜彎腰跪下，去取座位底下的一個箱子。

她頭向着博森，背向着車尾，這情形倒有點像向博森下跪。博森道：「不敢當，怎麼向我行起大禮來？」

胭娜的背部幾乎全裸，只有一條腰帶束在腰間。粉光緻緻，白璧無瑕，她那穿了「T」字型短褲的臀部高高聳起，更令博森心動不已。

正在迷惘之際，忽覺眼前現出一道光華，博森大吃一驚，原來胭娜背上腰帶陡地射出兩串光束，直透他的胸膛。這是胭娜的救命法寶：按鈕在她腰帶前方，她趁伏下時，秀髮遮掩，手便伸到按鈕上，光束的角度正好對着博森上身。

博森慘叫一聲，光束已透過他的身體，在心房附近洞穿兩個細孔，鮮血迸射。胭娜一擊中的，身子立刻閃在椅後，同時急按車門掣，讓車門向內關牢。

博森痛極，全身抽搐，他立即開槍，胭娜已躲在椅後，子彈擊在車身上，發出連串火花。

時光車是極其堅固的，門一關牢，槍彈便無可施其技。

胭娜右肩也被子彈擦傷。她顧不得處理傷勢，急開動時光車，向後倒退十尺，開動車頂機關槍，向博森掃射。

「トトトト……」博森慘叫聲中，身體倒地。他的身體被打成蜂巢一般，這個野心勃勃的狂人終於走上了末路。

胭娜跳下車來，拾起自己的佩槍，一踢博森身體，見他確實死了，才舒一口氣，將自己傷口略事包紮，前去尋找林彥。

她向林中的美人花詢問這裏的情況，她們說，林彥跟博森去了他的家。胭娜問明房子的方向，又問這裏除了博森外，還有無其他人。美人花說：「凡從外面來到此間的人，都被博森招待回家，以後就不見了。」

胭娜擔心林彥安危，匆匆趕往。見博森的房子位於湖畔，門前長了無數美人花，一片明媚風光，誰知道裏面竟危機重重？

她正要推門走進屋子，裏面一個冷漠的聲音問：「找誰？」

一個禿頂漢子在玻璃門內詢問，胭娜一望，知是機械人，說道：「我是博森先生的朋友。」

「博森先生不在。」機械人道。

「博森先生受了傷，在林子中，我是來求救他的，快拿葯物去給他。」胭娜

道。

機械人半信半疑，把門打開。胭娜道：「快拿葯去救，遲了就來不及了。」

機械人只屬「E」級類型，頭腦辨別能力不高。聽她的話，便取了葯箱出去。

機械人一出門，胭娜搶步入內，反身把門鎖上。

屋內那幾盆特異品種的美人花，都詫異地望着胭娜，她們幾乎以為她也是美人花之一，因她的美艷無殊於她們，不同的是，胭娜多了一雙腳會走路。

「那客人林先生在哪裏？」胭娜向美人花詢問。

「在下層客房。」一株美人花答。

胭娜恐防還有埋伏，小心翼翼走到下層，隱隱聽到女人的哭聲，在「2」號房傳出。

她推開門，見哭泣的是一朵特別嬌艷的美人花，她是紫韻。

「有沒有見過林先生？」

紫韻見問起林彥，哭得越發傷心，說道：「博森拿他去餵魔鬼魚，大概已凶多吉少。」

胭娜大驚，忙問：「魔鬼魚在甚麼地方？」

「就是隔壁第3室。」

胭娜三腳兩步走過去，聞到一陣腥味，兩條大魔鬼魚在池內翻騰游動。

「林彥！」胭娜大聲呼叫。四周寂然一片，全無應聲。

她兩腳發軟，隱隱覺得林彥已葬身魚腹。

池畔有一道小鐵橋伸進池中，那末端有一個架子。架上有一個藍色布袋。

胭娜抱着萬一的希望，過去把布袋揭開，赫然發現林彥被綁成一團，放置袋中，嘴巴為一片大膠布封住。

「啊呀，差點嚇死我，以為你已被魚吃了。」胭娜道。

割斷繩索

她把林彥口上膠布撕開。林彥神色仍很緊張，頭一句話便道：「把我拉回池邊

安全的地方去！」

胭娜用小刀割斷他手上的繩索，將他從袋中拉起來。原來那承放布袋的架子搖搖晃晃，給人極不安全的感覺。博森曾警告林彥：「你不可掙扎，一掙扎，布袋便會掉下魚池，那時連骨頭也被吃光！」林彥在袋中，既不能呼叫，又不敢亂動，精神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直到此時，他出了布袋，腳踏實地站在橋頭上，才大大舒了一口氣。

「到底是怎麼回事？」胭娜問他。

「別提了，我們先去找博森那王八蛋！」林彥激動地說。

「他已被我打死。」胭娜道。

「謝天謝地！」林彥喜不自勝。

他述說他的遭遇。博森在客房中放出迷魂氣體，使他昏迷，然後把他縛牢，放進布袋，對他說，待將胭娜擒了，一併帶來，將他們放進池中，他要慢慢欣賞魔鬼魚咬斷他們二人大腿的樂趣。那橋頭特製的架子，就是要來餵魚的，可以將人的雙腳垂下，讓魔鬼魚只吃到兩腿，卻咬不到他的身體。

「好殘忍的傢伙，死有餘辜！」胭娜罵道。

「還不止此，」林彥説：「他把所有被魔鬼魚咬去雙腿的人，送到他的私人工場，永遠作他的奴隸。我本以為自己逃不過這厄運！」

「那工場在哪裏？我們去把那些無辜的人釋放出來。」胭娜道。

林彥和胭娜出了屋子，向美人花打聽到工場去的走法，美人花只一知半解。不過，他們沿湖邊向北行去，走了約二十分鐘，便發現工場的所在。

那工場有鐵板，相當於一個足球場那麼大。但只得一個出口，被送進去的殘廢人便像入了囚牢一樣，永遠不能出來。

胭娜轟開門鎖，三條惡犬聞聲撲出，胭娜和林彥分別開槍將牠們射殺。

裏面是一幅悽慘的人間景象：二十餘名男女，全都被魔鬼魚咬斷雙腿，在工場內做着各種各樣的工作。如製造傢具、日用品，或是種植糧食蔬果。這些人移動只能用兩手緩緩的爬。稍一躲懶，便會被三個監工的機械人鞭打。

胭娜用死光槍指嚇機械人，打開他們後腦勺的機件門，改變指令，叫他們以後要聽這批殘廢人的話，尊他們為主人。

所有殘廢人聞說博森已死，歡聲震天，有的爬到一塊，相擁流淚。

胭娜道：「各位，今後你們就是這個湖濱的主人，可以搬進博森的房子居住，他的一切將是屬於你們的。這些機械人會聽你們指揮，駕駛小貨車送你們前往。日後你們也可自製一些傷殘人士使用的小車，以方便行動。」

殘廢人齊道：「放心，只要沒有博森來欺負，我們懂得怎樣生活。」

「那再好不過了，」胭娜道：「祝你們好運。」

林彥在工場內，一直沉默着。他想起剛才只要博森一念之差，先把他拿去餵魚，才出去找胭娜，他的命運便和這些人相同了。又或者胭娜沒有那麼幸運，不能戰勝博森，他也將永遠在這工場內度過餘生。想到這裏，不寒而慄。

他們離開工場，從原路回去。

走到「時光車」旁，見那個帶着藥箱的機械人，仍蹲在地上哀悼他的主人博森。胭娜同樣打開他後腦勺，改變指令，叫他回去侍候新主人。

林彥對這些機械人製造的迫真，很感驚異。他們身上都穿了衣裳，與人無異。

胭娜笑道：「這些還只是『E』型機械人，將來你見到『A』型的，才會嚇一

跳，那些機械人有感情思想，能自己作主，和真人幾乎沒有兩樣。」

「那怎樣分辨？」

「很難，我們也要憑一些很小的特徵去判斷。有時和他作了多年朋友，才知他是機械人。」

「那真是妙不可言。」林彥道。

「車子已修好了，我們隨時可以出發。」胭娜道：「要不要和你的朋友們告別？」她是指那些美人花。

林彥和水嬌、明紅、白麗等一一說再會，見了她們那嫵媚多姿的神態，想起她們朝不保夕的生命，頓生怏怏之感。

「這個星球給我的回憶，可說既美麗又恐怖！」他感嘆道。

「上車吧。」胭娜催他。

闖入地下城

地下城風光奇異，純潔、美麗的女人，可能沒有靈魂；有靈魂的女人，卻可能置你於死地……



世外桃源

胭娜校正航線後，繼續向金星進發。

「你對金星究竟知道多少？」胭娜把一雙妙目望向他。

「很慚愧，我只知道它是個行星，繞着太陽轉動，和地球差不多。」林彥道。

「答對了。」胭娜笑說：「金星和地球像一對雙生姊妹，面積大小相似，也有大氣層；不同的是，金星距離太陽近，熱得要命，表面不可以居住。」

「你們怎樣解決這問題？」

「我們把城市建造在地底。用人為的方法使四周岩石溫度降低。在城市內放出人造空氣和水源，那樣才可以居住。」

「那一定是個很特別的城市！」林彥充滿憧憬說。

「嗯，經過這些年的改進，的確變得很可愛。我居住的貝洛克城是首都，人人都叫它做『夢之城』。」

「要支持這樣一個城市會不會很昂貴？」

「問得好，你不愧是研究經濟的，金星的城市是宇宙間最昂貴的城市，也叫貴族城市，不是人人都住得起。想想看，單是支付那筆人造空氣和水源要多少錢？」

「那麼，居住的必都是上層人士，大富之家？」

「差不多。這是金星居民引以自豪的地方，卻也是最使人妒忌的地方，以致引來不少敵人。」胭娜感喟說。

林彥道：「是不是很多人渴望到這『夢城』居住？」

「是的。可惜大多數人都不符合到夢城居住的條件，只得望門興嘆。」胭娜道。

「到夢城去遊歷總可以吧？」

「即使去遊歷，也要排期半年到八個月，要來一遊的人太多，夢城不能一下子接待數百萬旅客。」

「我的情況怎樣？」林彥關心到切身問題。

「你不同，乘時光車進入的可受優待，不在此限。」胭娜向他一笑，露出可愛的貝齒。

「是因為你的地位特殊？」

「不要誤會！」胭娜打斷他：「特殊的不是我，是我爺爺傅羅。他是管轄夢城的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科學家，這輛時光車是他的製作。乘時光車進來的客人不需經過關卡。」

林彥還想問甚麼，胭娜道：「我們已到了。讓我調整着陸地點，儘量準確一些。」

林彥不再開口，讓她全神貫注。

車身接連震盪了幾下，數分鐘後，完全靜止。

「我希望這是爺爺的後院。」胭娜說。

話聲未了，時光車四周密封的鋼板向車下收縮，表示車子已經停定。從透明車窗向外望，哪裏是甚麼後院，只見燈光燦爛。

胭娜吃了一驚：「我又出錯了。這地方不是爺爺的房子，是『大都會舞台』！糟糕，人家正在表演芭蕾，還以為我門是演員哩！」

林彥道：「我們怎麼辦？」

「只好硬着頭皮走出去！」胭娜說，「如果再開動，我怕重蹈覆轍，飛到別的地方，這輛車子有問題！」

「你肯定這是夢城？」

「沒有錯。」

胭娜打開車門，和林彥雙雙鑽出來，舞台上的演員都睜大眼睛，不知他們怎會從天而降。舞台下的觀眾則興高采烈，以為這是舞台特意安排的神奇魔術——突然變出一輛車子。

胭娜為了表示抱歉，拉了林彥的手向台下一鞠躬，觀眾大樂，報以熱烈的掌聲。

舞台上演出的情節，本來是一群人祈求被女巫擄走的公主早日獲釋歸來。那些演員們只好更改歌詞，唱道：「啊，這一對年輕伴侶的歸來，定是公主獲釋的先兆……」然後簇擁林彥、胭娜走入後台。

胭娜向舞台導演致歉，導演大為光火，不過聽說她是傅羅的孫女，所乘坐的又是傅羅的時光車，他的火氣才降下來，命人用劇院的起重機把時光車吊往後台，胭

娜答應不久便叫人來運走。

她和林彥走出「大都會舞台」，舒一口氣。外面滿眼繁華，這時是夜晚，燈光璀燦，五彩繽紛，令人目不暇給。

林彥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地下城也有日夜之分？」

「有的。」胭娜道：「這裏也仿效地球，有白天和夜晚。」

林彥好奇道：「白天怎麼出現？」

胭娜指一指頭上道：「你望見天空嗎？」

「望見的，好高，有很多星星。」

「那不是真正的天，是一塊人造天幕，可以隨意變幻，到上午七時，它便逐漸光亮，呈現一片藍天，放出人造陽光，風和日麗。」

「太妙了。」林彥東張張，西望望，只覺接觸新鮮事物太多。

首先他發現，街道上沒有汽車，只半空有吊車穿梭來往。人們逛街，可以走出馬路中心，絕不虞被汽車撞倒，街道就像大型展覽館的通路，行人自由徜徉。

「馬路兩旁有輸送帶。」胭娜解釋：「它可以帶你到四方八面，不費氣力，如

要到較遠的地方，可乘半空軌道的吊車，無人駕駛，隨時轉車，很方便，讓我們試試。」

他們在馬路旁一個小型電梯，升上半空吊車軌道。吊車源源經過，他們截了一輛，坐上去。

「要不要計錢？」林彥問。

「看到這戒指嗎？」胭娜舉起左手，纖麗的中指上有一隻戒指，把戒指在吊車座位前的電眼上一照，笑道：「這是我的身分證明，它全自動計算，在我的銀行內扣帳。」

「要是沒有戒指呢？」

「那要使用金星貨幣卡。回到家中我會給你一張。把卡片插進這條小縫，情況一樣，也會在銀行內扣帳。」

房子像蛋糕

林彥問：「扣誰的帳？」

胭娜微笑道：「那『貨幣卡』上面有我的戶口帳號，自然扣我的帳，你是我的客人，這幾天的開支由我負責，讓我作個小東道。」

「看來我除了說多謝，也沒有別的方法了。」林彥道：「因為我無法償還你。」

「你在這裏想作甚麼便作甚麼，一切由這『貨幣卡』支付，不必為我節省。這個東道我還做得起。」

說話聲中，吊車已迅速開行，林彥忙着瀏覽四周的繁華景色。

中途他們轉了一次吊車。方法很簡單，只是自己按停，從吊車步出，走到西北面軌道去，乘搭另一方向的吊車。

六七分鐘後，便抵達胭娜的家。那是一間淺紫色的二層樓房子，看來像一個圓形的蛋糕，非常有趣。

一個年輕女僕出來迎接。胭娜道：「她叫小雅，不論甚麼事都可吩咐她做。你可先洗個熱水浴，上床休息。我去找爺爺，把『大都會』那輛車子搬走。」

林彥道：「很好，你自便吧。」

胭娜走後，小雅便服侍林彥入浴，她說，沒有男裝內衣褲供他更換，只好以毛巾浴袍代替。

林彥打量小雅，見她十七八歲，身材苗條，像剛才街上所見的大多數女郎一樣，她們都喜歡把整條玉腿呈現出來，那所謂褲子，只遮蔽小腹和臀部的一小角。

小雅的上身穿着一件短短的外套，在胸前鬆鬆的綁了一個蝴蝶結，青春的胸腹和腰背大部分裸露。林彥每望她一眼，都覺呼吸迫促。心想，金星的女人都愛這種裝束，簡直要男人的命。如在這裏長住，只怕要短命十年。

浴缸呈四方形，比一張床還要大，上面放了溫水，像一個小水池。林彥正想踏入浴缸，小雅道：「慢點，請先用乳漿按摩。」

她指着一個白色的橢圓型箱子，打開來，裏面有一個座位。示意林彥脫下衣裳，坐進去，林彥照她的話做了，小雅把箱門關上，只讓他的頭露出來。

她一按機鈕，箱子內有大量柔滑的乳漿沖出，在他身上溫柔地鑽來鑽去。林彥覺得非常有趣，又有些發癢，禁不住哈哈大笑。

小雅笑問：「你以前沒有嘗試過？」

林彥道：「從來沒有……啊哈哈……真是太舒服了……要我的命……」

三分鐘後，小雅按停機掣，便道：「經過乳漿沖洗，身體已非常潔淨，可以到浴缸去了。」

林彥踏入浴缸，斜躺下來，享受那溫水的泡浸。

小雅離開了浴室，沒有妨礙他。等他洗好，剛剛站起，小雅又進來了。林彥有點難為情，連忙背轉身。小雅落落大方，一點也不覺得甚麼，她拿起毛巾浴袍為他穿上，說：「我替你按摩。」

林彥道：「不，太不敢當。」

小雅道：「沒有關係，這是我的本分。我的手指很靈活，你應當試試。」

林彥見她執意如此，不便再拒絕。

他在二樓的客房躺下來，那床很大，形狀像一隻船，床頭特別高，上面有音樂

播送系統，還有很多掣鈕，不知作甚麼用。

林彥躺下來，那毛巾袍立即敞開，他趕忙拉攏。小雅視而不見。

她開始為他按摩，從腳部做起，將他十隻足趾輕輕揉按，林彥立即覺得舒服無比。

小雅從他小腿慢慢按摩上來，她也爬上床，林彥見她那半裸的胴體近在咫尺，就像一個火爐在旁邊烤炙着，本來已經舒服得想睡了，卻又不捨得放過眼前的美景，睜大兩眼。

小雅留意到他的目光，她看得出他很喜歡她，因而更加賣力。

當她爬到林彥胸前來時，那豐滿的酥胸近在咫尺，林彥真想不顧一切，探手撫摸一下。但他想起自己是初來的各人，應當尊重一些，強自忍住。

小雅時時露出微笑，好像笑他強自抑制的窘態。

當小雅按摩到他的頸部時，林彥終於抵不住舒適的慵倦感覺，呼呼睡進夢鄉。

他做了很甜蜜的夢。

第二天，是胭娜把他叫醒的。

「睡得還舒服吧?」她問。

「太舒服了,我睡了有多久?」

「足有十個鐘頭!」胭娜笑道:「現在是晨早八時。」

林彥起來,穿上自己的衣服,和胭娜一同吃早餐。

「今天我要上班報到,晚上才能陪你。」胭娜道:「你可以自己到處闖闖,或許你會覺得這樣更有意思,對不對?」

林彥道:「對的。」

「貝洛克是一個文明的城市,在這裏亂闖,也不會碰到甚麼危險,不過,為防萬一,我給你這個警報器。」

胭娜給他一個半寸直徑,像錢幣一樣的東西,說道:「在有事危急的時候,只要一按這警報器,它就會直接傳遞到警局情報中心,自動報出你的位置,你只要留在該處等待援助好了。」

「你想得真周到。」

胭娜又給他一張「貨幣卡」,道:「不論購物大小,都可用這個付錢。」

他們一同出門，乘吊車到市中心，胭娜才和他分手。

白天，街道熙來攘往，比晚上還熱鬧。由於沒有汽車行駛，灰塵不大，空氣異常清新。

林彥瀏覽各種消費品。很多物品見所未見，不知作甚麼用途。

他走過一家男士服裝店，見一個很特殊的女售貨員，吸引了他的眼睛。

這女孩有一頭金髮，皮膚是可愛的象牙色，嘴唇微微翹起，給人稚氣的感覺。她身材纖麗，該豐盈的地方豐盈。林彥只看了一眼，已覺呼吸迫促。

何況她穿得極少，和其他金星女郎無異，隨隨便便站在那裏，也叫人目眩。

林彥進去買了兩套男裝內衣。這些內衣非常誇張地強調男性的特點，林彥自己看了有些臉紅。雖然有很多牌子，但基本格式是一樣的。他入鄉隨俗，只好隨便選了兩套。

那女售貨員接過他的金星貨幣咭，甜甜地笑問：「你好像是外地人？」

「我是從地球來的。」林彥道。

「怪不得。」女郎把內衣包好了，遞給他：「你對這城市有點陌生吧？」

「非常陌生。」

她笑了笑：「如果你喜歡，我可以作你的嚮導。中午十二時後我休班。」她看得出林彥是對她有興趣的。

「真的？」林彥受寵若驚。他發覺金星人的友善，遠勝於地球人。

「回頭我來接你，我們一起去吃午飯。」他說。

女郎微笑點頭。

林彥在附近商店流連，把一個多鐘頭打發掉。他發覺貝洛克城是種族和諧的城市，黑髮、金髮、紅髮、紫髮的女郎都有，皮膚也有白的、黃的、赤的、黑的，各擅勝場。人人都散發青春的魅力，爭妍鬥麗。

情人餐廳

十二時，他回到男性服裝店，接了那個金髮女郎。

她服飾沒有改變，多帶了一個小巧的手袋，一見林彥，很自然地把手插進他臂彎中。

本來還有一絲陌生感，一下子已被打破了。

「叫我作莉莎。」她豐滿的身材若有意若無意的碰觸着他。

「上哪兒去吃飯？」林彥問。

「你喜歡高貴堂皇的餐廳，還是專供情人享用的情人餐廳？」

「情人餐廳一定很新鮮吧？」林彥好奇道。

「你應當去看看。」

莉莎帶他乘坐吊車，十分鐘後抵達一家金光燦然的餐廳，外形像一顆「心」，設計富於魅力。

他們一入門，便聽到纏綿浪漫的音樂，還未坐下，已有點醉了。

更巧妙的是，所有卡座都是流動的。卡座下有輪子，慢慢移動，像遊樂場的穿山車，只是速度極慢，經樓下的位置旋轉流動到五六樓的高度，又旋回原處。

侍者引導林彥和莉莎登上一節緩慢前進的卡座後，便即消失。

卡座的位子柔軟而寬闊，但只有一面，兩人必須並坐，符合情人的心意。

卡座左方有帷幔，可以放下，也可以掛起，右方是玻璃窗外的街景，從卡座可以望見外面，外面卻瞧不見裏面的情景。

這種設計，一坐進來已使人想入非非。

林彥不知道怎樣點菜。卡座沿軌道向前移動，他瞧不見侍者。

「想要叫甚麼對這裏說。」莉莎持着一個類似「對講機」的小巧儀器。

林彥拿起餐牌，點了紅酒燒雞。莉莎說，她中午不想吃太多東西，只叫一客沙律。但是餐酒她很喜歡，主動叫了一瓶「初戀」（牌子名）。

他們點過菜後，不久，桌旁有一個活門打開，輸送帶把他們所點的食物送進來。菜式精美，香味濃郁，難得的是，上菜也沒有人打擾。

莉莎斟了兩杯酒。舉杯道：「祝你快樂。」

林彥也道：「祝福你。」

他呷了一口，甘甘的，澀澀的，確是「初戀」的滋味。

卡座繼續前進，兩旁見不到任何人影，只是二人天地，口上吃着美味，耳邊聽

着纏綿的樂曲，身邊坐着一個麗人，林彥只覺飄飄然的，不知人間何世。

莉莎用銀匙舀起一匙沙律，送到林彥口中。林彥也把一塊雞子用叉子叉了，遞給莉莎吃，十足是一雙情人的模樣。

那酒，別小看它，雖只是淡淡的，卻有亢奮的作用。把菜吃到一半，林彥已感身子微熱，飄飄然，陶陶然。

莉莎很自然地把頭靠在他肩上。

林彥的心怦怦亂跳：「我不知是不是可吻她？」

莉莎好像能聽見他的心聲，一隻柔膩的手伸過來把他的左手放到她的懷中。

這是非常熱情的暗示。

林彥試探地先在她髮際親吻一下，莉莎不動。

林彥再親她的臉頰。

莉莎把臉轉過來。小巧的櫻唇湊在他唇上。接着，她把豐滿的身子向林彥靠過來。像嫩藕一般的粉臂伸出，搭在他頸上，舌尖輕吐，伸進林彥的口腔內。

林彥感到一陣銷魂。

他絕料不到金星的女孩子開放如此。才第一次見面，就這麼熱情。

餐廳的氣氛和設計也大有關係。誰在這環境下能不動心？除非他是泥塑木雕的，要不就是老得不能動彈。

林彥絕不老，莉莎看來也只十七八歲，兩人都是情感豐盛的年齡。

林彥受了莉莎的鼓舞，他的手也不老實了，在她身上滑動。

莉莎敏感地顫動一下，把他摟得更緊。

林彥的舌尖在莉莎的頸項遊移，來到她的耳際。

莉莎很快把頭避開。

林彥料想她怕癢，沒有在意。

他們繼續親吻，兩人的心都熱得快要溶了。

莉莎在他身邊用痴迷的聲音道：「如果你喜歡我，我可以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是一個怎樣的地方？」林彥問。

「仰頭可以看見星星，低頭可以墜入夢境。」

「有這樣美麗的地方？」

「想不想去？」

「嗯，現在就去。」

林彥用胭娜給他的金星貨幣咭在餐桌上的一條小縫一插，「叮」的一聲，便表示已經付帳。兩人離開了情人餐廳。

莉莎帶他坐了十五分鐘車子，來到一組「懸屋」之下。

「懸屋」是懸吊的屋宇。它像一株高數十丈的大樹，在樹枝上掛滿一間一間的小屋，遠看像鳥籠。其實每一個鳥籠都是一個獨身者之家。

莉莎帶他進入「樹幹」，那是所有房子的支柱，乘自動電梯上升。她按了「五十一」的號碼。

電梯很快滑到那一層。有走廊通到半空懸掛的「五十一」號房屋。那走廊在地上望上來就像「樹枝」。

他們走了幾步，抵達「五十一」號屋，莉莎用電子匙開了門，道：「歡迎光臨。」

星夜裸吻

林彥恍然：「原來你說『仰頭可以看見星星的地方』就是你的家？」

「嗯，進來就知道了。」莉莎說。

林彥跟她入屋，裏面是精美的客廳。莉莎帶他直入臥房，關上門，一屋漆黑。她再按一處電掣，天花板便像銀幕一般現出夜晚的星空，耳朵聽到大自然的天籟之聲。

莉莎讓他在榻榻米式的床褥坐下。這房間面積約三百尺，床褥寬大，幾乎佔了整個地面。

「現在請你躺下來。」莉莎溫柔地說。

林彥躺下，仰頭滿眼星星，鼻中彷佛聞到青草味，耳中聽到蟲鳴聲，像躺在大自然的草地上無異，只覺身心非常舒適。

「真奇妙，那青草香是從哪裏來的？」

「這房間有香味調節！」莉莎解釋。

「你真聰明，連住所也這樣講究。」

莉莎不答。在黑暗中傳來悉悉索索的聲音，不久，一個溫軟膩滑的身子鑽入他懷中，原來莉莎已把身上的束縛全部解除。

「仰頭可以看見星星，低頭可以墜入夢境。」現在林彥完全明白她的話了。他把她拉近，把頭埋在她豐滿的身體上。

莉莎撫摸他的頭髮，發出低迷的笑聲。

林彥從未度過這樣羅曼蒂克的時光。那情景就像一位女友赤裸地仰躺在星夜的草地上，一任他親吻。

在情人餐廳中的激情，很快又回來了。

莉莎緊緊擁抱着他，身子仰挺，接受他的愛撫。

他們不久就進入如痴如醉的夢中。林彥覺得他又一次作星際旅行，不過這一次是莉莎陪伴着他。

過了很久很久，莉莎在他身邊道：「喜歡我嗎？」

「還用問？」林彥輕吻她翹起的嘴唇。他的手不覺接觸到她的耳後，莉莎又一

次敏感地避開。

「不要碰那地方。」她說。

「為甚麼，你怕癢？」

「那是一個秘密。聽了這個秘密後，你也許就不愛我了。」

「不會的，你儘管說。」

「你可知我是甚麼人？」

「不知道。」

「我是一個機械人。」莉莎平靜地說。

「甚麼？」林彥幾乎跳起來。

和她卿卿我我半天，還作了肌膚之親，竟不知是一個機械人。

霎時，林彥有種受了欺騙的感覺。他的感情好像虛擲在一件無意義的物體上。

「瞧，你已經不喜歡我了。」莉莎幽幽地說。

「不，我只是覺得意外，為甚麼你不早點告訴我？」

「如果我早告訴你，你還會和我親熱嗎？」

林彥一想也對，如果莉莎一早說她是機械人，他哪裏還會有慾念？

他不相信地再一次撫摸她那豐腴的胴體，那富於彈性的肌膚，還有那令人銷魂的各種女性特徵，世間竟有這樣可以亂真的機械人？

「騙我，你不是機械人！」林彥說：「你是故意和我開玩笑的。」

「不，我說的是實話，」莉莎低聲啜泣：「你摸摸我耳後，那裏有一條細紋，那是機械人的暗門。」

林彥一摸，果真如此。正常人不會有那條細紋。他的心不覺冷了下來。想起今天曾兩次接觸莉莎耳後那地方，莉莎都敏感地避開，原來是這個道理。

「機械人的特徵就只這一點？」他問。

「股間也有一條細縫，那是不容易被人察覺的。」

「那麼，你說一說，和我調情時的感覺是怎樣的？」林彥的熱情冷卻下來，代之以好奇。

「我很歡喜，」莉莎說：「相信我，現代的機械人不是一塊廢鐵，而是一個有情感的物體。只是情感還不及人類濃郁而已。」

「你喜歡和我親熱的感覺？」

「嗯，非常非常喜歡。」

「按理說，機械人是沒有生理反應的。」

「雖然沒有，但是我能由你的激動而感覺歡悅。這是奇妙的體會，很難告訴你，當一個機械和人類『接觸』越多時，它就越來越人性化。」

林彥問：「機械人都喜歡『人性化』？」

「自然，這是我們活着最大的目標。」

林彥無言。他心目中有很多問題，一時難以解答。譬如說，機械人若是徹底『人性化』，那時將是怎樣一個世界？

「我多麼喜歡有個男朋友，甚至有一個家庭。」莉莎像夢囈一般說：「可是，我永遠不能達成夢想。只要他們一知道我是機械人，就會離我而去。」

「那也不一定，像你這樣可愛的機械人，別人的看法就不同。」

「真的？」莉莎轉嗔為喜。

「可惜我在這裏逗留不太久，否則我一定經常來找你，和你成為真正的朋

友。」

「只要你這樣說，我已很高興了。」莉莎伏在他懷中抽抽噎噎地哭起來。

「這城裏有多少機械人？」林彥問。

「很多，女機械人多數担任商店服務員、家庭女傭、護士等工作。」莉莎答。

林彥忽地想起：「胭娜家中的女僕小雅一定是個機械人！昨夜自己還給她引誘得心猿意馬。胭娜說得對，新一代的機械人和人簡直沒有兩樣！」

莉莎問：「你在想甚麼？」

林彥道：「沒有甚麼，我想我該回去了。我的朋友快要下班啦。」

「還會不會再來看我？」

「一有時間，我就給你電話。」林彥道。

地獄門

他和莉莎吻別，出到街上。一座建築物的大鐘指着四點，離胭娜下班還有一段時間。

他走過一個酒吧，進內小坐，這酒吧叫「地獄門」，規模非常之大，裏面有各種青面獠牙的面譜裝飾，倒也有趣。

林彥叫了一瓶金星出產的葡萄酒，那是胭娜曾提到過的，顏色金黃，入口清醇，確是佳釀。

在酒吧間的另一種享受，是見到各種裝束的女人。無論她們穿甚麼，目的都無非把她們的胴體襯托得更突出，更性感，林彥遊目四望，只覺環肥燕瘦，美不勝收。

不過有了剛才的經驗，他不敢隨便向女人搭訕，只怕又惹來一個機械人。

忽然，他在吧枱那邊望見一個非常熟悉的身影，修長俏麗，那不是胭娜麼？

在她身邊有一個東方男子，二十來歲，平頭裝，臉孔圓圓的，戴眼鏡，一副孩

子氣的模樣。胭娜和他有說有笑，神態非常親密。不知怎的，林彥心中竟生出一種說不出的妒念。

這時他才發覺自己心中其實一直喜歡胭娜，不過由於她太美，不敢作非分之想，才顧而之他，向其他女人動腦筋。

胭娜和那圓臉男子談了一會，站起身，兩人向這邊走來，林彥心中很矛盾，不知該不該和她打招呼？

胭娜走向一個白皮膚、上唇蓄小鬍子的男人身邊，突然拔出手槍，指着那人胸膛。

「起來，黑魔星的奸細！」她喝道。

那漢子很錯愕，笑問：「你說甚麼？」突然把酒杯舉起，向她臉上一潑，身子如箭離弦，離開座椅，向林彥這方向奔逃。

胭娜兩眼張不開，等她視線恢復，那漢子已逃出數丈，奔到林彥身邊。

林彥見那漢子兩眼直望，神色張惶，他突然伸腳一攔，那漢子冷不防摔倒在地。

胭娜急奔過來，向那人臂部射了一槍，教他不能再逃。

她以為相助的是一個普通酒客，說道：「謝謝你幫忙！」說完才發覺是林彥，笑道：「真巧，怎麼會是你？」

林彥不答，把她一推，胭娜向旁跌倒。「砰」的一聲，一槍打破牆上的鏡子。原來在酒吧另一角有黑魔星的同黨向胭娜狙擊，林彥及時發覺，將她推開，救了她一命。

胭娜抬起頭，那狙擊者已向酒吧另一方逃逸。

胭娜頓足道：「可惜，給他逃了。」

她回頭對林彥嫣然一笑道：「謝謝你救我。」

她給地下那漢子戴上手銬，說道：「帶回去慢慢訊問。」

站起來，她向林彥介紹那圓臉孩子氣的男人，說道：「這是田翼，超精神力學會副會長。」

林彥不知甚麼是「超精神力」，他伸手出來和他相握。

田翼一笑道：「剛才有一股強力的妒忌腦電波，原來是你發出的！」

林彥一驚道：「甚麼？」

胭娜解釋道：「田翼善於在大庭廣眾中探測別人的腦電波。我請他來的目的，是要他探索這酒吧有無心懷不軌的黑魔星人，全憑他，我才知道這小鬍子是奸細。」

田翼道：「在這些酒客中，我發覺有一人強烈妒忌我和胭娜在一起。當時因隔太遠，未確定是誰，現在才知是你。」

林彥滿臉通紅，無詞以對。

胭娜聽說林彥有妒念，並不生氣，反而顯得很高興。為免林彥尷尬，她把話題岔開道：「我們接到消息，有十名黑魔星人潛入本城，現在只捕捉了一個，明天還要到各處盤查。」

圍過來看熱鬧的人漸多，胭娜道：「我們走吧。」

他們離開酒吧，胭娜和田翼押解疑犯回警局。她對林彥道：「下班後見。」

林彥繼續在街上蹓躂，想起胭娜的工作極其不易，剛才若不是一時眼快，把她推開，說不定已沒命了。看她長得如花似玉，為甚麼要選擇這種危險的職業？



正在胡思亂想，後面忽然有個女人走上來，把手插進他臂彎中，低聲問道：「先生，你一個人？」

林彥轉頭看她，紫色頭髮，紫色高跟鞋，很艷，也很邪，正想問她甚麼事，忽覺腰間像給甚麼刺了一下，頓時一陣痲痺感向上擴散，失去知覺。

紫色女郎

林彥醒來時，見自己躺在一個小室內。兩腿被繩索纏牢，上身連手臂也被繩索纏得像粽子，兩手手腕還被加上一副手銬，要脫身比登天還難。

他暗暗叫苦：「誰和我開這樣大的玩笑？」

記憶所及，曾見過一個紫色頭髮的女人，跟着腰間一痲，便即失去知覺。一定是那女人幹的，她大概使用痲痺針一類暗器。但他和她無怨無仇，為甚麼要這樣對他？

細看這小室，寬約百尺，除了一張沙發外，別無他物。四周無窗，只天花板上有燈光，極可能是一個貯物間。

他記得褲袋中有一個小巧的警報器，是胭娜給他的，表面上像一枚用舊的錢幣，別人不大在意。現在也許仍在袋中，可惜他雙手動彈不得，無法按動它。

想起晚上約好與胭娜見面，現在時間已過了吧？心裏十分焦急。

忽然，房門打開。林彥躺在地上，首先見到一雙紫色高跟鞋，接着是鞋上一雙修長白皙的腿，是她，就是那個紫色頭髮的女人！

她反手把門掩上，走過來毫不客氣地把右腳高跟鞋踏在林彥臉上。

「噢。」林彥叫了一聲。

「小王八蛋，」那女人嘴角冷冷的笑道：「你和那個女警是甚麼關係？」

「你是甚麼人？」林彥反問。

「混帳。」那女人右腳的高跟鞋順勢在他臉上一踢，林彥眼角頓時流出血來。

「是我在問你，不是你問我！」她道。

林彥吃了虧，知道這女人絕不好惹。

「你是指胭娜？」他道：「我們只是朋友。」

「甚麼朋友？」女人追緊一句問。

林彥把自己和胭娜的關係簡略說了。表示自己是從外地來的旅客，才第一天抵達金星。

女人又問了很多問題，證實他不是警員時，神色才變得溫和一點。

「你是誰？為甚麼把我綁來這裏？」林彥問。

女人在沙發上坐下來，翹起一雙美腿，說道：「老實告訴你，我是黑雲母星的人。」

「黑雲母？」林彥從未聽過。

那女人不理他，繼續說道：「剛才，你們捉了我們一個人。我也以牙還牙，把你捉回來，明天我要將你交換我方的人。」

「啊，你們是從黑魔星來的！」林彥恍然大悟。

「大膽！」那女人狠狠在他身上踢了一腳：「黑魔這名詞是對我們星球最大的侮辱，以後你應叫黑雲母。若再說錯一次，我踢爛你的嘴！」

林彥道：「黑雲母便黑雲母好了，何必這樣兇！」

女人道：「你知不知黑雲母星在哪裏？」

林彥搖頭。

女人道：「白痴！我告訴你，黑雲母是銀河系最有朝氣的星球，將來它會成為全銀河系的領袖！」

林彥沒有答話。

那女人圓睜雙目，問道：「你不相信？」

林彥道：「不是不信。我對貴星球了解太少，希望有一天能去觀光觀光。」

女人道：「嗯，你應當去看看，我們星球上有最優秀的人才，別的星球無法比擬。」

林彥道：「我相信。」

「你怎麼知道？」

「不但優秀，而且美麗，瞧你這個榜樣就知道了。」

「油嘴滑舌！」女人半嗔半笑道：「滾過來。」

林彥把身子向沙發滾了一滾，恰巧滾到那女人腳邊。女人把高跟鞋踏在他臉上道：「我要你吻我的鞋底！」

林彥苦口苦臉，自嘆禍從口出。說道：「其實你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為甚麼總要扮成兇霸霸的樣子？」

女人道：「看在你這句話的分上，免了你的苦頭。」把高跟鞋一踢，掉在地上，改用柔軟的腳貼住他的臉，道：「吻我的腳掌吧。」

女人腳掌線條纖秀美好，趾甲上還塗了鮮紅的蔻丹。這不算甚麼苦差，林彥輕輕吻了兩下，女人的腳掌在他臉上擦來擦去，雙目微閉，胸脯一起一伏，顯得春心動盪。

就在這時，有人在外敲門，女人如夢初醒，把腳收回，問道：「誰？」

一個女聲道：「報告隊長。」

那女人道：「進來吧。」

房外進來一個瘦長女子，說道：「隊長，不好了，被警方捕去的小鬍子羅定，已把住所供出，警方根據地址，在該處又逮捕了我們兩個隊員。」

紫髮女人臉色大變，頓足罵道：「蠢材，王八蛋！他怎麼會供出來的？黑雲母的人哪有這樣膿包？」

瘦長女子低頭道：「不知道，也許他們的刑法比我們厲害。」

「不會，論刑法之嚴，任何星球不及黑雲母，難道你沒有見過？」

瘦長子打了一個寒噤，道：「是，我見過。」

「沒有理由他會招供的，羅定是曾受過嚴格考驗的人。」紫髮女郎百思不得其解。

林彥反而約略猜到那原因。警方有「超精神學」的專家田翼相助，在訊問時便事半功倍，那「小鬍子」不能說假話，他如撒謊，田翼馬上會發覺。

想到這裏，林彥心頭一喜：「那小鬍子大概把這地點也供了出來。那麼我有救了。」

卻聽紫髮女人道：「幸虧沒有把這新地點告訴羅定，否則我們會被他害死！」

林彥的心一沉，滿腔希望又告幻滅。

瘦長女子怯怯地問：「Ｂ２計劃怎樣，我們是不是照樣進行？」

紫髮女郎堅決地道：「絕對如期進行。就是只剩下一個人，我也要辦成這件事。」

說完，和瘦長女子出去，將門鎖上。

林彥在室內孤清清的，度日如年。他手足不能移動，最多只能將身子打滾，這種等待不知到何時，令人十分難受。他開始胡思亂想，胭娜不知會不會將手上的俘虜和他交換？如果胭娜不答應。那紫髮女人說不定會殺了他，她是甚麼事都做得出的那種人。

這樣想着，不禁又多了一層恐懼。

過了不知多少時候，那瘦長女子捧了一碗湯和一塊白麵飽進來，放在地下，轉身便走了。

林彥已覺腹飢，不得不把身子慢慢滾過去，要把角度對好，嘴巴才能咬到那塊麵飽。一口一口吃下肚中。想起這一頓飯和中午在「情人餐廳」吃的一頓飯，苦樂真有天淵之別。

啃完一塊白麵飽，口乾得要命，望着那碗清水般的湯，卻吃不到口。他再將身

體調整，把嘴就到碗邊，剛剛把碗邊咬住，不小心，把整碗湯翻倒，心裏喃喃咒罵。

以後，很久很久也不見再有人來，在林彥心中覺得比一年還長，他不能入睡，更要命的是，他無處便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只好把褲子撒濕，情況更加不堪。

等待，等待，再等待。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房門突然打開，瘦長女子把另一個俘虜推進來，滾倒地下，又將門鎖上。

林彥看這俘虜，是個女子，眉清目秀，最多只十六七歲，她身體細縛的樣子，和他一模一樣。

新來的女俘

這女俘的裝束和一般金星女郎有別，白衣長裙，一頭黑油油的頭髮，一雙小黑靴，在樸素中見嫵媚。她沒有露出身上大量肌膚，這是與眾不同的地方。

她進來後一直在哭，絲毫沒有理會林彥。

林彥忍不住了，出聲問道：「姑娘，你因甚麼事被關進來？」

女郎吃了一驚，似乎沒想到他會對她說話。

「你呢，你為甚麼被關在這裏？」她反問。

「唉，別提了。我是一個倒霉的遊客。」林彥道。

「我也是一個倒霉的遊客。」女郎道。

忽然，她似聞到甚麼氣味道：「好臭！」

林彥臉上通紅，他知道那臭味是從他身上發出來的。

「別忘記，這是一個監牢。」他解嘲道：「監牢總不會有芬芳的氣味！」

女郎默然片刻，彷彿接納了他的說法。

「他們為甚麼把你擄來此地？」她問。

「有一個黑雲母星的人被警方拘捕了，這些人把我捉來，想與那被捕的人交換。」

「說不定我被捉來的原因也是一樣。原來這些人是黑雲母星人，若非聽你說，我還以為他們是本地的歹徒哩。」

「嗯，希望他們快點去交涉，把我們放出，否則真受不了。」

「你來了多久？」女郎問。

「久得連時間都忘記了。」

女郎想了一想，道：「他們有沒有給你食物？」

「有，一塊麵飽，一碗像清水般的湯。」林彥答。

女郎向他望了一眼：「你身體綁成這樣，怎樣吃？」

「他們把食物放在地下，讓你像狗一樣爬過去，用嘴巴咬，吃不到，不關他們的事。」

女郎想到她自己也可能這樣吃食時，不禁眼睛一紅，又想哭，猛地裏，她明白

剛才那陣臭味是甚麼，是便溺。人縛在這地方，不能出去，自然要隨處便溺了，她不禁哇的一聲哭出來。

「你哭甚麼？」林彥問。

「在這裏不知被困到甚麼時候，我害怕。」

「談談說說，就不悶了，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是不是？」

女郎點頭同意。

「還未請教芳名？」

「我叫米杜。」

「你說你是個遊客？」

「嗯，我是從茱麗葉星來的。」

「茱麗葉星？沒有聽過，名字倒挺漂亮。」

「那裏是宇宙間最好的地方。」

「哦？」林彥心中覺得好笑，初次見胭娜時，胭娜把金星形容得天上有，地下無，後來遇上黑雲母星的紫髮女郎，她說黑雲母星全宇宙第一，現在這個少女又說

茱麗葉星是最好的地方，看來人人都以自己家鄉為驕傲，重視自己，低估別人。

「你不相信我說的話？」米杜看出他的懷疑。

「不是不信，我對茱麗葉星所知太少。」林彥道。

「在我們星球上，最寶貴的不是天然風景或資源，而是我們建立的制度。」

「甚麼制度？」

「女人本位制。」

「那是甚麼意思？」

「就是說，一切以女人為主，經濟權和社會管轄權都在女人手上。」

「那男人幹甚麼？」

米杜嘴角露出愉快的微笑道：「男人是戀愛的對象，是快樂的伴侶，是生孩子的配搭。他們是一切歡樂的來源。」

林彥有點明白了：「他們提供愛情和快樂，但並不主管社會上的事務。」

「正是，只有這樣，男人才真正顯出他們的好處。以前毛病百出的婚姻制度已徹底改善！」

「你們現在的制度怎樣？」

「女人是一家之主，所有兒女都跟母親生活。家中沒有丈夫，也沒有父親。」

林彥很感興趣道：「這不是恢復母系社會了嗎？」

「可以這麼說，但我們把一切安排得更好。」

「男人也喜歡這制度？」

「喜歡極了，他們充分享受愛情，卻沒有負擔，世上那有更好的事？」

女人至上

林彥奇道：「男人不用做事？」

米杜道：「可以做，也可以不做，隨他喜歡。他只要照顧自己的生活，開支不大。一到晚上，他便去尋找他的溫柔鄉，在任何一個女人家中住宿。所有女人的大門都是開放的，她們歡迎陌生男人，不必事先認識。」

「男人就這樣去敲門，不會碰釘子？」林彥問。

「不會。在女人家門前，設有三色燈光：紅、黃、綠。綠燈開亮，表示她這晚是自由的，歡迎任何男人。當一個男人按門鐘時，她會在屋內一面螢光屏上見到這個男人。喜歡的便叫他進來，雙方如情人般度過一夜；不喜歡的，只要一按門外黃燈，那男人便會識趣走開，去敲另一家的門。至於紅燈，則表示她已經有男人在屋中，不歡迎別的男性。」

「這方法很妙，可以減少尷尬。但男人有無機會選擇女人？」

「有。當女人願意接受那男人時，她開亮了門外的一面螢光屏，她的容貌和全身體態都會顯示在那上面，男人看了若不滿意，可以按『取銷原意』的掣，表示他不想問津。」

「很公平。」林彥想像那樣的社會，的確有趣，說道：「那麼，一個女人可以天天接納不同的男人？」

「嗯，男人何嘗不是？」米杜道：「這方法改變了婚姻制度最大的缺點，一男一女，只能和一個伴侶終老。就算再好的夫妻，也有厭膩的時候。」

林彥道：「假如那一男一女，互相都很喜歡對方，不想分開，怎麼辦？」

米杜道：「這情形由女方主動。雙方同宿一宵後，女子在天明時，可以挽留男子，請他不要離開。或叫他明天再來，她將按亮紅燈，不接納別的男人，只等候他，通常男人會覺得這是一種榮耀。有些男人可以逗留整個月，或整年的，不過一年後，多數會分開，讓對方選擇新的伴侶。」

林彥想了一想道：「這種制度，可以使男女在一生中接觸不少異性，而不限於一兩個人。」

「這不是比舊制度有很大的進步嗎？」

「我同意這說法，」林彥道：「不過生下來的孩子，大概不知父親是誰。」

「那沒有關係，孩子以母親的姓為姓，長大後獨立謀生，我們實施以來，效果良好，最重要的是，男女都感到非常自由、舒適，隨意享受愛情的歡樂，卻不會有愛情煩惱，如吵架、爭風吃醋、離婚、禁錮、強姦、自殺等，社會上的罪惡減少百分之八十，連娼妓也自動絕迹，因為沒有市場。」

林彥頗為嚮往，「聽你說來，確有很大的優點。我希望有一天能到貴國去遊

歷。」

「歡迎之至……」米杜想轉動一下身子，身上緊縛的地方在作疼，她的心情頓時又回到現實之中，非常沮喪道：「能不能離開這鬼地方還不知道，談甚麼將來？」

林彥驀地想出一個逃生的主意。向她望了一眼，道：「我想吻你。」

荒謬的求吻

米杜一怔，她在茱麗葉星球上過慣自由的性愛生活，可以每夜擁抱不同的男性，對林彥所提的一個接吻的要求絕不會吝惜。不過，在此時此際提出，未免有點荒謬。

「真奇怪你會有這種閒情！」她微帶嘲諷地說。

「不是閒情，是忽然覺得有這需要。」林彥道：「如果現在不求吻，誰知明天

命運會怎樣？也許我們永遠不能出去，也許出去了，卻不能相見。所以，要珍惜這個機會。」

「你真的這麼想？」米杜問。

「嗯，你就當我看見你門前的綠燈，來按門鈴好了。」

米杜面上一紅，道：「這個時候？」她望望兩人身上的綑縛：「就算我答應你，你能嗎？」

「讓我試試看。」林彥道。

他把身子慢慢向她滾過去。角度不對，他的臉只對着她的腰際。他努力調整，希望能湊近她的臉。

米杜也將身體移動，儘量遷就他。

過了好一會，兩人的臉終於湊在一塊，身子側臥，四片嘴唇迎合在一起。

由於經過不少努力，兩人都覺難能可貴，也產生一種心意相通的喜悅。

吻了一會，林彥的嘴唇滑向她耳邊，悄悄道：「我佯裝親吻，是要告訴你一個求生方法。」

米杜雙眸一亮，點點頭。

林彥道：「我們要裝成無限陶醉的樣子，我懷疑這房間有電眼監視。」

米杜很聰明，馬上閉上眼睛，微微喘氣，好像春心動盪。

兩人吻了又吻，林彥小聲道：「在我右邊褲袋內，有一個小型警報器，像鈕子一般大小，只要一按動，警方就知我們所在的地點。可惜我雙手被縛，無法接近它，你有沒有法子？」

米杜想了一想，道：「我可以用牙齒咬爛你的褲袋。」

「好辦法。」林彥道：「我們假裝情慾衝動，不能自持，互相咬扯對方的衣衫。」

兩人隨即演戲。林彥在米杜頸上啜吻，大口喘氣，說道：「我愛你。」米杜道：「我也是。」實際上兩人互吻了一會，心情也漸覺興奮，這場戲絕不難演。接着，二人滾動身子，互相調換位置，變成彼此的頭和對方的腿相對，林彥親吻她光滑的小腿。米杜則拚命咬他的褲子，好像要將它拉脫，實則她是咬他的褲袋。

（外面監視的人會想：「好不要臉的一雙男女，快有好戲上演了，不要打斷他

們！」）

在米杜的不斷咬扯下，林彥的褲袋終被咬破，那小小的警報器滑出身旁，米杜用自己的頭顱遮着它。嘴唇咬住警報器，用牙齒擠壓，使它傳訊出去。表面上，她的頭顱不斷搖擺，發出呻吟聲，好像受不住情慾煎熬而快要發狂，裝得異常迫真。

林彥低聲問：「可以了嗎？」意思問那警報器按了沒有。

米杜仍然裝成春心盪漾的樣子道：「可以了。」暗示已按過警報器。

林彥道：「那麼讓我倒過頭來，我想再吻你。」

米杜唔了一聲。

兩人再將身子調整，頭對着頭，嘴對着嘴，再一次親吻。

一來因已發出求救訊號，兩人心情已好了不少。二來由於不停的舐吻對方，他們都動了真情，越吻越覺心頭空虛，身如火熱。

「我……好想……」米杜雙頰赤紅說。

「我也是，」林彥聲音沙啞道：「你不知道自己現在的樣子多美。」

兩人正感萬分難過之際，房門突然被人踢開，那紫髮女郎走了進來，臉帶冷笑

道：「想不到茱麗葉星的七公主竟這麼放蕩，連一個囚犯也要勾搭！」

米杜的臉色由紅轉白，長長的睫毛掛着淚珠。

林彥覺得驚訝：原來她竟是位公主！

紫髮女郎在那沙發椅上坐下來，翹起雙腿，繼續揶揄道：「你要男人，還怕少了?我們把你帶回黑雲母星去，把你關在一個五十名男犯的房中，看你應付不應付得了！」

米杜「哇」的一聲哭泣起來。

「你們為甚麼把我捉來這裏?是不是王母得罪你們?」她問。

紫髮女郎道：「不，我們早知茱麗葉星的七公主要到金星來旅行，特意安排在這時候將你擄走，理由只有一個，要使金星的領袖頭疼。」

「那對你們有甚麼好處?」米杜哭問。

「短期來說，沒有。」紫髮女郎道：「但長期來說，無數的猜疑和誤會，會使宇宙發生戰亂，那時候，人人都要購買武器，我們的機會便來了。你可知道，銀河系出產武器最多的是甚麼地方?黑雲母星，只要有戰爭，黑雲母星就會出頭！」

「這樣做太卑鄙了。」米杜斥道。

「你懂甚麼，要做大事就得不拘小節。為了黑雲母星的將來，只要有利的，我們甚麼都幹！」紫髮女郎眼中射出狂熱的光芒。

她轉過頭來對林彥道：「至於你，很不幸，本來我想用你去交換被捕的同僚，但金星警方好像不感興趣，一再拖延，我已改變主意，準備另外捉兩個富商的女兒去作交換人質。你的存在已經是多餘的了。」

林彥一驚道：「甚麼意思？」

紫髮女郎再揚一揚翹起的右腿道：「表示我要殺掉你！」

林彥臉色鐵青，他萬萬想不到會遭遇這樣的後果。心內渴望姻娜和救兵快些到來，目前只有使用拖延戰術。他厚着臉皮道：「我真不明白，像你這樣可愛的女子，為甚麼動不動就要殺人？」

紫髮女郎道：「要我不殺你，除非你能證明有存在的價值！」

林彥苦思一下。心想，必須投其所好，說道：「你可知道我是做甚麼的？」

紫髮女郎道：「聽你說過，是做金融買賣。」

林彥道：「到了這個關頭，我不得不說了，我在地球上，是年薪最高的三大金融專家之一。」

「是怎樣的專家？」

「表面上，我是幫助別人賺錢。實際上，我是金融戰略家，專門研究如何在極短時間內，擾亂別國金融，達到征服別國的目的。」

「有這麼厲害？」紫髮女郎微覺動容。

「我最近還研究了一個秘密武器，不過，」林彥望一望旁邊道：「在這裏不便說。」

「是甚麼形式的武器？」紫髮女郎問。

「大致來說，是用一組精密的電腦密碼，輸入敵國的金融系統，他們便不知不覺地陷入一個微妙的陷阱，錯誤百出，卻找不到錯誤的根源，在一夜之間，可使他們整個制度崩潰。」

紫髮女郎有點懷疑道：「憑甚麼證明你有這麼能力？」

林彥道：「你是聰明人，想一想，假如我沒有一點超卓的能力，金星人會巴巴

的把我從地球找來嗎？」

紫髮女郎想了一想，道：「算你有道理，我命令你，在一小時內，把那秘密武器的計劃寫出來。如果我認為有價值，便保留你的性命。否則，仍舊要殺！」

林彥裝成極端為難道：「這是高度秘密，我怕寫出來會……」

紫髮女郎斥道：「胡說，叫你寫就寫。到我房間去寫，除了我，沒有人能瞧見。」

林彥仍然面有難色：「一個鐘頭太少，起碼也要五個鐘頭。」

「儘量簡單些，三個鐘頭後我們便要撤離此地，限你兩個半鐘頭內寫成。」

林彥暗暗吃驚。默默祈禱胭娜趕快率領救兵來到。

紫髮女郎揪起他背上繩索，把他連拖帶曳，帶進她的房間，門一開啟，已聞到一陣幽香。那房間內的傢具都是紫色的，證明這女人很愛美，即使短暫的勾留，也要把房間佈置得十全十美。

「為甚麼你那樣喜愛紫色？」林彥問。

「因為我的名字叫紫羅蘭！」

「啊，我希望將來到了黑雲母星，能跟在你身邊做事。」林彥根本沒有甚麼秘密武器好寫，只好儘量拖延時間。

「不要臉，」紫羅蘭啐道：「你以為我一定會帶你去黑雲母星？先看看你寫出來的東西好不好再說。」

「像我這種人才，黑雲母星一定缺少，如果你把我帶回去，必然得到領袖的嘉獎。」

紫羅蘭目光一亮，似乎覺得有理。口上卻說道：「別囉嗦。」她把林彥身體提起來，安放在椅子上。把他左臂用手銬鎖在椅子靠手，另用一條鐵鍊將他的腳鎖在桌旁。

「你給我安安心心做事！」紫羅蘭說。

紫羅蘭正要出房，忽聞一陣細小的「玲玲」聲響起床頭。

她忙止步，用一個耳罩套在林彥頭上使他聽不到一絲聲音。然後回到床邊，一按床頭製鈕，在床前數尺的半空，一串綠光團團亂轉，驀地凝聚成一個人頭。

林彥耳雖不聞，目卻能視，以為是甚麼妖魅，嚇得一顆心跳到口腔中。

那人頭是一個蓄有鬍子的男人，狀甚威嚴，停在半空，嘴巴一開一合，對紫羅蘭說話。

從她那必恭必敬的姿態看來。這人頭定是她的「上司」。她肅立了一會，狀甚惶恐，舉起手掌，左一巴，右一巴，摑在自己臉上，好像承認辦事不力，出了錯誤。

幾分鐘前，她還是趾高氣揚，充滿自信；這時恰巧相反，她淚盈於睫，兩頰給自己打得通紅，模樣十分可憐。

林彥腦中如電光石火般，霎然明白過來：那人頭必是黑魔星的領袖，紫羅蘭才會怕成這樣子。可能這是一種新的通訊技術，能把對方說話的人，用電光投射，看起來像魔怪出現半空。

這樣想着，他的害怕逐漸減少，反而對紫羅蘭生出幾分同情。剛才她將一個耳罩覆在他頭上，分明是怕他竊聽他們的通話。

不久，那空中人頭消失。紫羅蘭像洩了氣的氣球般，伏在床上哭泣。

紫羅蘭肩頭抽動，像一個普通的軟弱的女人，林彥覺得這時的她，其實比剛才

的她要美麗動人得多。

好一會，她才坐起身，用一條手帕拭乾了淚痕，猛然見林彥正瞧着她，十分羞窘，叱道：「看甚麼？」三腳兩步走過來，取去他頭上耳罩，「拍拍」有聲，清脆地打了他兩記耳光。

林彥叫道：「冤枉呀，我是同情你，才望着你，怕你受妖怪迫害！」

「瞎說八道，甚麼妖怪，那是我們偉大的領袖巴巴魯，他遲早要統治銀河系！」

林彥故作恍然道：「原來是他！我不明白，你們念念不忘要統治這宇宙，就算真的達到了目標，對你又有甚麼好處？一個人所需要的不過是吃得飽，穿得暖，活得快樂，這些你早就有了，何必還要時常去找別人的麻煩？就算真的成了宇宙霸主，那光榮也是巴巴魯一個人的，與任何人無關。說不定他一個不高興，還會把你踢走！」

這句話似是說中紫羅蘭的弱點，她呆了一呆，沒有答話，隨即省覺道：「蠢材，跟你這種沒有志氣的人談論是多餘的！」

她像賭氣一般出門而去，用力把房門拉上。

房中一靜下來，林彥內心的恐懼又逐漸恢復。他根本寫不出甚麼！所能做的只是祈禱。

他後悔自己作這次星際旅行，一出來就遇到種種麻煩，早知如此，還是留在香港，喝喝啤酒，玩玩股票的好；即使失戀和倒霉，那又怎樣？總勝過被人槍殺。

正在自怨自艾之際，忽聞槍聲卜卜，在屋外響起。林彥又驚又喜，喜的是終於有了變化，大概是胭娜趕來救他吧；驚的是紫羅蘭這些人，在緊急關頭，隨時會作出瘋狂舉措。說不定先將俘虜射殺，以免洩漏機密。

這担心延續了約三分鐘——在心理上比半年還長——槍聲終於停止，外面一片死寂。

又過了數分鐘，有腳步聲衝入，房門逐一打開，「砰」的一聲，林彥這個房門也被槍轟塌。

帶頭進來的人是胭娜。後面還跟了二女一男，她一見林彥，喜極道：「林，幸虧你沒出甚麼事！」一跑過來，捧起他的臉吻了一吻，隨即設法替他開鎖。

林彥一顆心直到這時才定下來。胭娜的吻弄得他癢酥酥的，一見她那容光煥發的臉孔，頓時又覺得剛才受的苦好像不算甚麼。

胭娜向他道歉，說警方雖知他被黑魔星人擄去，卻無法查出對方巢穴所在，對方每次打電話來要求交換人質，警方都含糊以對，採取拖延政策，直到收到林彥警報器的通知，他們才確定這個地點，隨即調動一個分隊來救人。萬想不到黑魔星人竟匿藏在這一帶高級住宅區中。

林彥想起紫羅蘭，問道：「那些黑魔星人怎樣了？」

「只逃走了一個，其餘的都打死了！」

林彥心頭卜卜亂跳：「是不是逃走了紫色頭髮的那個？」

「嗯，你怎知道？」

林彥不覺放下心來。雖然紫羅蘭曾侮辱過他，很奇怪，他卻對她有一種好感。

「她是這班歹徒的頭子！」林彥為了掩飾對她的關心，隨口答道。

「那些黑魔星人死不足惜，他們不停製造事件，挑撥是非。這次，他們又想綁架來訪的茱麗葉星七公主，想使我們不和，陷入戰亂，好毒的心腸！」胭娜說。

「啊，是了，七公主沒有事吧？」林彥想起囚房中的米杜。

「林，我在這裏！」米杜在走廊那邊跑過來，聽見林彥問起她，很高興，伸出兩臂摟住他脖子，給他一個十足十的熱吻。

林彥受寵若驚，抬起頭來，恰巧碰見胭娜的目光，不禁訕訕的，有些不好意思。

米杜卻毫無顧忌，叫道：「今次多虧你救了我性命，要不是你想出假扮情侶的方法，我只怕真的被黑魔星擄去作奴隸，今生也回不了家！」說罷，又在他嘴上一吻道：「你跟我回去見王母，她一定大大的謝你！」

林彥見她如此熱情，心中也感高興，卻礙於有胭娜在旁，不知如何啟齒。

「你跟不跟我去？」米杜天真地追問。

胭娜倒落落大方，在旁邊道：「既然七公主一片盛情，你就隨她去茱麗葉星觀光一番吧。」

林彥巴不得有此一句，說道：「好，我正想去茱麗葉星看看。」

「我們明天就動身。」米杜親熱地挽住他臂膀，看得旁邊的胭娜大不是滋味。

女人王國

在女人王國中，一切以女人爲中心。男人如浪蝶，每晚隨意去敲任何女人的門，共度春宵，明天又告分手。在女人門外設有燈光訊號，綠燈表示歡迎男人，紅燈表示已有佳客。生下孩子，只認母，不認父。這制度使每個成年男女都可以接觸千百個戀人，符合他們的願望，消除婚姻制的缺點，娼妓絕迹，強姦、私通……等性犯罪不再存在。

林彥初到這個國家，一切都是那麼新奇。他親身去體驗一下這女人國的各個特點。



林彥坐在一艘非常舒適的太空船內，正以高速飛向茱麗葉星。

他聽米杜說過，那裏是一個以女人為主的王國，男人只是女人的附屬品，他對此充滿了好奇。

米杜本來準備在金星逗留三天，由於遭遇綁架的意外，她決定提前返國，以免女王擔心。

太空船不大，像一般私人遊艇。米杜一行十一人。由於她是小公主，獨佔飛行船後艙的豪華寢室，這寢室有一張大床，幾張柔軟沙發，還有酒吧和浴室，設備齊全。

林彥是船上嘉賓，大多數時候都在這室中陪米杜聊天，啜着茱麗葉星出產的半澀半甜的美酒「劫後情」——好奇怪的名字，恰巧象徵林彥和米杜的遭遇。

米杜喝了幾口酒，臉上紅撲撲的，說道：「林，我懷念在囚房中的時光。」

林彥道：「開玩笑！那時候手足被綁，不能動彈，一切由人擺佈，不知有多慘！」

「可是我記得我們的吻，」米杜道：「我真的動心了。很久以來，我都沒有那

麼激動過。」

林彥點頭：「那倒是，或許由於那種環境，當人在得不到所需的東西時，便格外渴望。我們四肢被綁，不能親近，卻偏偏把身體湊攏在一起，顯得特別難能可貴。」

「我想再扮演一次當時的情景。」米杜帶着稚氣道。

林彥楞了一楞，望着米杜那水汪汪的眼睛，也不覺怦然心動。

他記起，她是茱麗葉星人，茱麗葉星的女子在愛情上是採取主動的。

「怎麼扮演？」他含蓄地問。

「讓我們到床上去，互相把對方的手縛起來，然後我們只能用嘴唇表示我們的愛意。」

「不怕有人闖進來？」林彥問。

「不怕，我不按鈴，沒有人會進來的。」

於是，米杜先把林彥雙手縛在身後，再由林彥反身縛她的手，雖然很難，兩人儘量合作，還是縛好了。

他們笑嘻嘻地躺到床上去，先親了一個長吻，然後互相用嘴唇去探索對方的身體。上次在囚房中，兩人佯裝親吻，目的是咬破林彥長褲的衣袋，取出那警報器，其他都是偽裝動作，今次不同，真正的目的是要撕開衣服，接觸對方身體，目標更為鮮明。

林彥逐漸咬開她的上衣，親吻她雪白酥胸。米杜全身酸軟，吃吃笑道：「不行，我投降了。」林彥道：「投降也不成，你還未完成你的使命，尚未找到我的『警報器』！」

米杜笑道：「誰叫你穿那麼厚的褲子，討厭！」

過了片晌，她氣喘吁吁，不自禁地把頭部倒轉過來，去咬扯林彥的褲子，一如上次在囚室中的動作一樣。

彼此一顛倒，林彥更佔盡上風，他嘴唇在她光滑的腿子上通行無阻。

愛情的小室

米杜怕癢，笑道：「啊喲，你要死了……」

她越笑，林彥越得寸進尺，米杜軟成一團。這時她才發覺，這遊戲讓林彥佔便宜太多。她穿的是裙子，林彥穿的是褲子。要把他的長褲咬開，談何容易，幾次將近得手，又笑得不能動彈，功敗垂成。

後來她心急如焚，兩片小嘴唇終於把他的皮帶解開，其情形一如上次在囚室之時，找到警報器一樣高興。

兩人已解開障礙，身體又對調過來，四片嘴唇交合在一起，完成了在囚室中想做而未能做成的美夢。

過了很久，他們才結束遊戲，互相擁抱，親親熱熱坐在沙發上。

林彥嘆道：「這是緣分！幾天之前，我怎會想到懷中擁抱一個美麗的公主？」

米杜道：「我也未想到有這樣有趣的際遇！」

林彥問：「在茱麗葉星，女子很早就有性自由了吧？」

「嗯，母親不會監管，也不過問。女兒甚麼時候成熟，就由得她去召蜂引蝶。」

林彥道：「我明白，在你們國家，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無拘無束，不比我們，女人有很多顧忌，怕一旦失身於壞人，便招來不堪設想的後果，結識一個男人之前，必須十分謹慎。」

米杜點頭：「我們認識男人，就像吃果子一樣，隨意吃，隨意丟掉。」

林彥道：「你們那裏的女人，一定很懂得愛情，每個人一生中所接觸的異性，起碼也有幾千個吧？」

「嗯！」米杜道：「活潑和好動的女性，一生可以有上萬男人。同樣，男人也有平等的機會。」

「這樣說來，我真有點羨慕你們。」林彥道。

「在我們眼中，一個女人要一生一世守着一個或兩個男人，那是多麼痛苦和委屈的事，人不該只為一個人而活着的。」

「說得有理。不過在我們那社會，還未開明到這地步。」

「毛病的根源就是以男性為中心。男人沒有給女人平等的機會。」米杜很認真地說：「只有女人當權，人們才有好日子過。」

「這次到了貴國，我一定好好觀察你們的生活和習俗。」林彥吻一吻她的小嘴道。

旅程並不短，但林彥在溫馨的小室中，不覺時間消逝，只知和米杜接吻聊天，倦了相擁而眠，有時在半睡半醒中，米杜用櫻唇把美酒餵進他口中，使他醒來。林彥人雖醒來，心又醉了。

兩天後，太空船抵達茱麗葉星。

機場外聚集了數千人，歡迎七公主無恙歸來。他們揮舞旗幟，用鮮花拋在米杜的開蓬座車上。米杜頻頻揮手表示感謝。

林彥坐在她身邊，也分享了這份光榮，鮮花堆滿了他一身。

茱麗葉星天氣很好，不冷不熱，四季如春，在這方面遠較金星優勝。居民不用躲入地底，也不用藉人造陽光和空氣來調節，一切都是天然的，免費的，與地球非常接近。

街上所有屋子都顏色鮮艷，紅、黃、藍、綠，像進入童話的國度，高樓大廈不多，除了商業區，都是小巧的房子。一到夜晚，每一間房子都代表一個女性，敞開心扉，等待一個男人闖入家。

米杜和林彥所乘的車子經過市中心，那裏有一座大雕像，高數十丈，極其壯觀，是一個全裸的女人站立着，一個男人半跪在身邊，親吻她的腰際。兩人都露出無限陶醉的神色。

米杜解釋道：「這雕像象徵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愛情的國度。每一個人，每一天，都離不了愛情。」

林彥道：「也象徵男人要比女人低一個頭，才能創造美滿的和諧。」

米杜笑笑不答。

沿途見很多男女擁吻，或是在路邊，或是坐在長椅上，或是在私人汽車中；有的超出擁吻的範圍，做出非常大膽的動作，旁人也視若無睹。

林彥見了，為之心動不已，讚道：「這確是一個美妙的國度！」

公主座車不久駛到王宮，是一座金光閃閃、華麗無比的寬敞宮殿，氣派萬千，

汽車直駛到宮門前停下。

數十名男女在門前恭候。

第一美人

宮女總管陶莉莎上前向米杜行禮道：「歡迎公主回國。女王在寢宮繪像，請公主進去見她。」

米杜對林彥道：「我帶你去見王母。」

眾人見公主對林彥態度親暱，對他也不免另眼相看。

米杜微笑說：「在見王母之前，你有一個心理準備。」

林彥奇道：「為甚麼？」

米杜天真地道：「你猜猜看。」

林彥道：「是因為她很嚴肅？很講究禮儀？不歡迎外來客人？」

「都猜錯了，」米杜笑道：「我要你作準備的是，王母是本國第一美人，風華絕代，雖然已四十許人，看起來還像二十多歲，我們所有女兒都不及她好看，待會兒你見了她，不要手足無措。」

林彥失笑道：「哦，原來如此，我還以為是甚麼，見了美人，只是喜愛、欣賞，不會嚇倒的。」

「那樣就好。」米杜道。

「慢點，你說，是否才四十餘歲，可是你已是她第七個女兒，難道……」

「唔！她十六歲生下大姐姐。生我那一年是二十六歲，今年四十三。」

「啊，我忘了，在貴國女性可以很早結識男友，自然很早便能做母親。」

「像我這樣年紀，有很多已有三個孩子啦。」米杜笑道。

說話間，已進入女王寢宮。登了七級金階，林彥鼻上隱隱聞到一陣似蘭似麝的香味，不知是花香，還是衣香，總之，聞在鼻上，非常受用。

首先接觸眼簾的是一個大水池，池上熱氣氤氳，像是一個溫泉，隨時可以沐浴。水池旁邊，是一個起坐間，有許多舒服的軟椅和椅墊。可是並未見女王。

再進一層，才是真正的寢室，佈置花團錦簇，美不勝數。中間一張大床，一個美女斜坐床上，讓畫家繪像，身上穿一件金色晚禮服，下襬在身後展開，向上掀起，如孔雀之開屏，美女上身自肩裸露至胸，豐滿酥胸，若隱若現。下身兩條修長美腿幾全部裸露，線條美好，光亮秀麗，足踝纖纖，一雙金色高跟鞋擺在床上腿邊。

僅僅這姿態，活色生香，已令林彥怦怦心跳。再看她的臉，雙眸如水，鼻樑挺直，櫻唇微微向上翹起，一副如怨如慕的姿態，好像急需異性的慰藉，又像一朵成熟盛放的花，香氣四溢。林彥少見這樣未曾真個也銷魂的女人，不覺呆住。

米杜上前參見女王，母女寒暄等事情，林彥全都視如不見，只是目瞪瞪瞧着女王。米杜叫他上前行禮，林彥絲毫不覺，女王首先噗嗤一笑。男人見到她失魂落魄，並不是第一次，她也不見怪，米杜卻有點着急，過來拍拍林彥肩頭，林彥如夢初醒，羞窘滿面，口上結結巴巴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女王又掩嘴一笑，這一笑，風流嫵媚，盡在不言中，令人骨為之酥。

米杜只好為他介紹道：「這位林先生是我的大恩人，幸虧是他，我才逃得出

來。」

女王點點頭：「謝謝你相救我的女兒，林先生。」

林彥道：「不，不……其實我並沒有救她，是她救了我……不，是我們一同救了自己……」

這語無倫次的神態，看得旁邊的畫家，宮女全都樂了。女王嫣然道：「米杜，你去款待你的朋友吧，我畫完像才出來見面。」

米杜道：「謝謝王母。」招手叫林彥出來。

直到離開寢宮，林彥才復常態。米杜嗔道：「我已警告過你，見了王母，不要手足無措，你不信！」

林彥尷尬道：「她真的太美麗了，叫我全身顫抖，甚麼都不聽吩咐，連說話也說不出。」嘆了一口氣，又道：「現在才知道，原來女人有這樣的魔力！」

「王母聽到你這句話會很高興。」米杜說。

「她聽得見嗎？」米杜低聲問。

「嗯，如果她需要，這宮殿任何一個角落的聲音，她都聽得見。全宮殿都裝了

『天聽』設備。」

「那麼，宮殿不是全無秘密？」

「宮殿是王母的天地，她可以如此。」

米杜說着，把他帶到東面偏殿，她的宮室。

翩翩男裝

米杜的宮室和女王的宮室大異其趣。房中擺了很多洋娃娃、絨毛小狗小貓、美麗的卡片、圖畫，各種小玩意。充分表現天真少女的情懷。

他們坐下不久，宮女就送上精美茶點。

「你是七公主，上面還有六位哥哥和姐姐？」林彥問。

「六個都是姐姐，母親沒有生過男孩。她們都長得比我美麗。每逢星期天，我們七姐妹聚在一起，平時各有各的活動，誰也不干涉誰，等到星期天，我會介紹你

認識她們。」

「今天才星期一，是不是？」林彥問。

「怎麼，等不及？」米杜取笑他。

「不是，我怕住太久，會妨礙你寶貴的時光。」

「沒有關係，我也不是每天陪着你。你一住下來，就不需要我陪了。」米杜神秘地笑說。

林彥望着她天真的大眼睛，不知她何所指。

「吃過點心，我先帶你去看看這城市的市容，不過，我要換上男裝。」米杜說。

「怎麼？」

「我不想別人認得我，每個人要招呼，太麻煩。」

「那倒是。」

米杜入內一會，變成一個翩翩風度的男子出來。她把秀髮束在頭頂，戴上一頂帽子把它遮蓋。

林彥笑道：「和你這樣俊俏的男子走在一起，教我自慚形穢。」

米杜一笑，挽了他臂膀出門。

米杜自己駕駛一輛小汽車，把林彥載到市區。然後雙雙下車漫步。

街上行人很悠閒，不似其他城市緊張。男女都把自己裝扮得漂漂亮亮，吸引異性注意。

有些女人走過，以為米杜是男子，向她暗送秋波，有的還飛吻吹口哨，想勾引她。米杜只微微一笑，不理她們。

經過一家美容院，有一個大胖婦坐在櫃枱上，神色愉快，和進出的客人招呼。

米杜低聲向林彥道：「瞧見那個老闆娘嗎？她這店子總共有十個美容師，全部是男的。叫十全美髮店。」

林彥道：「那些男美容師個個都很年輕。」

「唔，你能瞧見那老闆娘是很稀罕的事。大多數時間，她總在店後和男美容師鬼混。她這店子叫『十全』，實際只是『九全』，因為店面通常只得九個人工作。」

林彥笑問：「那些男美容師輪流去服務她？」

「對。這老闆娘風流成性，永不言倦，從早上到傍晚，十個男美容師都對她服務遍了，她才感到滿足，春風滿面出來櫃枱坐坐，不久就下班了。」

「她倒會享受，對她來說，真是十全極啊！」

「哈哈！」兩人笑起來。

「那些男人是不是自願的？」林彥問。

米杜道：「當然是自願的。在我們國家裏，沒有強迫的事情。那些男美容師樂得有個時間休息一下，舒展一下筋骨，做起事來更精神。」

「這樣說來，那老闆娘倒很會照顧她的職員！」林彥笑道。

他們走過一家很大的時裝店，裏面陳列有金星時裝、火星時裝、木星時裝……等等，五花八門，各有各的特色。其中一個櫥窗標明是地球時裝，極盡大膽誘惑之能事。

林彥甚感驚訝道：「我在地球上未見過這種時裝！」

「這是廿四世紀的時裝，和你出來的時間有所不同。」米杜提醒他。

「啊！是的，」林彥記起來：「我出來時才是一九九三年，是乘時光車來的，這些時裝應是我孫女的孫女的孫女的時裝，難怪這樣大膽。我進入了未來，自己卻不知道。」

米杜輕輕一拉他的手，說道：「在這裏駐足的漂亮女士，不一定是為購買時裝而來的。」

「她們來幹甚麼？」

「在這裏獵艷啊。見到可愛的男子，便遞出名片，叫他們晚上去找她。」

「難怪也有不少男子在這裏流連。」

「彼此彼此，不僅在這裏，就是在街上，每個男女都可以詢問一個陌生人，向他索一張名片，或交換一個電話，表示愛慕對方。」

「不怕唐突，遭人拒絕？」

「不會，每個人都很禮貌。」

米杜說：「這裏的人，就是拒絕你，也會很婉轉，不會使你不舒服。」

林彥道：「讓我試試看。」

正談話間，一個驟看上去好像全裸的美女走過來，林彥頓覺眼前一亮，細看之下，才知她穿的是一件肉色衣服，緊貼身體，穿了和沒穿幾乎一樣，顯得身材極苗條秀麗。如果不是她頸上、兩袖和兩腳有一條黑邊，誰都會把她當成裸露看待。

林彥上前兩步，衷心讚道：「你的衣裳可愛極了。」

那女子嫣然一笑，一雙大眼流動，極有風情。說道：「你想知道我今晚是否有空？」

林彥略一遲疑，道：「正是。」

那女子打開手提包，取了一張名片交給他：「如果你今晚七時前來，我等你。」

林彥道：「謝謝。」

女子笑笑，走向路邊一輛汽車，坐上去開走。

林彥細看名片，上面寫着「朗妮」，附有她的地址。名片是綠色的，帶着淡淡香氣。

在「女人王國」約會一個女人，比想像中還輕鬆！

他回頭找米杜，卻不見了她，等了數分鐘，才見她從店裏出來。

「你到哪裏去了？」林彥問。

米杜聳聳肩道：「我不想妨礙你的約會。」

米杜再帶林彥看了幾處地方。像音樂廳、飯店和百貨公司等，比較特別的有按摩院，據說那是女人喜歡去的所在。按摩師都是年輕男人，很多女人在一天忙碌過後，便到按摩院消磨一二個鐘頭，在那裏享受真正的鬆弛。

從表面看來，男人並沒有受到虧待。個個都生活得很好。

米杜道：「最大的分別是在心理上。男人自小不喜讀書，比同年齡的女孩愚笨得多。他們有一種倚賴心理，反正將來不要做甚麼大事，多讀書也無用，倒不如培養一副好身材，修飾得整整齊齊，專門討女人歡心。久而久之，男人便都變成不用腦的動物，遇事束手無策，必須受女人支配。」

看過了幾個地方，時間已晚，米杜道：「你該赴你的約會了，這裏的女人非常守時。她說了七時等你，七時前絕不會約別人，但七時過後，她不會睬你。」

林彥吐吐舌頭，米杜開車送他到朗妮門口，笑道：「去吧，好好享受，明天

見。」

林彥望着她車子去遠，才走上門廊，果見有三色燈，此時所亮的不是紅，也不綠，而是黃色，表示這屋內的女人雖無男人相伴，卻也不是開放時刻，這可能有多種原因，譬如生病、心情不好，或已約好一個男人到訪，朗妮的情況是後者。

林彥一按鈴，門就開了。朗妮微笑站在門前。她又換了裝束，穿一條很短的草綠色裙子，襯出她的修長玉腿。

她上身穿一件同色的上裝，領口敞開，頸項和胸前肌膚，雪白細緻。

「你果然依時。」她笑一笑，張開兩臂，搭在他肩上，像情人見面一樣，給他一個熱吻，林彥受寵若驚。

她帶他進內。裏面全部鋪了柔軟的地氈。林彥見她沒穿鞋子，連忙也把鞋脱下。

客廳有舒適的沙發和酒櫥，燈光溫暖宜人。不過，朗妮卻把他帶到飯廳。從地板下昇起一張矮桌，已經擺好了食具和酒杯，有一個可以燒烤的火爐。兩人對坐在地氈的蒲團上，朗妮為他斟酒。這次酒名不是「劫後情」，是「情淚」，同樣是極

浪漫的名字。（如果想像所飲的是情人的眼淚，那味道一定很特別。）

出乎林彥意外，朗妮完全不問他的來歷。大抵她們認為那是多餘的。只是一夜相聚，明天又各自西東，何心多問，只要今夜過得愉快就足夠了。

他們吃的食品是烤兔肉、燒雞、鮮菌湯和蔬菜鮮果沙律，兔肉即烤即吃，很有情趣。

朗妮喝了兩杯酒，雙頰緋紅，她一隻線條優美的纖足，便從矮桌下伸過來，林彥接着，不覺心頭一蕩。

進食到半途，朗妮索性坐過來，靠在他懷中，林彥一手摟着她的腰，一手在她身上輕輕愛撫，發覺她那寬敞的外衣下面，便是雪白膩滑的肉體。

不久，朗妮把爐火熄去。按一按地氈下的掣鈕，整張桌子連食物都縮進地板下，上面讓地氈蓋攏，整個飯廳便變成軟綿綿的「大床」。朗妮斜躺下來，衣裳半褪，玉體橫陳，情態好不動人，林彥爬到她的身上，兩人緊緊擁着。

次晨醒來，不知甚麼時候。林彥發覺自己睡在一張軟綿綿的床上，他不知甚麼時候進了朗妮的房間，好像是半夜之後，只記得他們曾幾度纏綿，如膠似漆。

此時朗妮不在，枕邊有一個小巧的按鈕機，林彥一按，房中一角的電腦便發聲道：「早安，你睡得好，我不想叫醒你，廚房有早點，可自己取吃，我要上班，希望將來再見，你昨晚甜死了。」

林彥心想：「這裏的人真大方，她怎知我是甚麼人，不怕我把她家中物品統統搬走！」

他打了一個電話給米杜。米杜笑道：「你知道現在是甚麼時候，已經中午了。昨晚你過得很愉快，是不是？」

林彥承認道：「是的，這樣的經驗，對我很新鮮，彼此不問對方是甚麼人，但求陶醉在一起，到了明天，又各奔一方，互不相識，在我們地球上，這是不可想像的事！」

「哈哈，看來你還在回味。」米杜揶揄道：「我說過，在我們這國家，你住多久也不會厭的！」

愛神之殿

「今天你帶我到哪裏去？」林彥問。

「去看我們的宗廟。」米杜說。

半個鐘頭後，她駕車來接林彥，向城市東面開去，駛向半山。

老遠已望見一座堂皇的建築物，逐漸近前，看得更加清楚，林彥不禁「噫」了一聲。

「覺得很奇怪，是不是？」

「那殿門真像……」

「不是像，是工匠特地按照女人的生理特徵造成的，不要用猥褻的眼光看。他們是用虔敬的心情，頌揚女人的偉大，子孫萬代，都從這個門戶誕生出來。」

「有很趣，的確很迫真。」林彥笑道。

「這是遊客必到的地方，你該在門前拍一張照，表示曾到此一遊。」

林彥真的在門前讓米杜拍了一張照，才進入殿內。

「這情景使我覺得好像走入女人的腹內。」林彥道。

米杜一笑，輕輕拍打他的手背。

廟內正殿是一個巨大的女人半身裸像，五官端秀，笑容嫵媚。

「這是甚麼神？」

「是愛神，我們祈求容顏美麗，身體健康，能好好享受愛情生活。」

他們在愛神雕像前恭恭敬敬鞠了一躬，才進入另一大殿。

這裏陳列的是女王歷代祖先像，大殿當中有一座女王裸睡的石雕。

這座石像一定出自高手。女王的身材雕刻得玲瓏秀麗，臉上似笑非笑，嬌俏無倫，令人見了，不期然想入非非。

「王母是天生尤物，是不是？」米杜問。

林彥衷心點頭。

「將來你們七姐妹，誰繼承王位？」

「大姊有優先權，如果她不要當，便輪到二姊，如果六位姊姊都不願當女王，就要由我勉為其難。」

「做女王不是很好麼，怎說勉為其難？」

「太忙，不自由，我們姊妹都喜歡過不受拘束的生活。」

「女王是不是有一群男性的妃嬪？」

「嗯，每年由王母選二十四人入宮，不叫王妃，叫『王侶』，次年卸任，另選一批替換。王侶可以享受高薪，生活豪華，很多人都願意幹，尤其是陪伴王母，她長得美麗，人人都願有這榮寵。每年選王侶，是一次熱鬧盛會，一排一排美男子上台，由王母自己選出她合意的人。」

「和我們的選美會一樣，不同的是她選了自用。」林彥笑說。

「王母很重視愛情生活。她說，男女如果過得水乳交融，可以延年益籌，長保青春。她每晚要四個『王侶』陪她過夜。是輪班制，她從不偏心。」

「我相信她的説法，瞧她容光煥發，青春常駐就知道了，可是每四人輪一晚，一星期不是有一晚輪空？」林彥問。

米杜道：「你腦筋轉得倒快。不錯，每個星期有一晚是輪空的。王母說，她想在那一晚靜一靜，不受人打擾，可以思索一些事情。」

「對的，她日理萬機，應該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你以為她休息得不好？其實她每晚都睡得非常酣暢。」

「這倒出人意料，我以為一個國家的首腦很易失眠。」

米杜輕輕瞟他一眼道：「每晚和四個男人愛過，不是舒服死，便倦死了，還能睡得不好？」

兩人談談説説，不覺在一處美麗的花園坐下。

米杜道：「你現在對我們的國家已有點了解了吧！由於女人具有神聖的生育任務，所以她是社會的基本國體。一個女人去世，她的大部分遺產都留給女兒，只有一小部分給男孩。男人沒有家庭負累，萍踪無定，喜歡住在哪裏便哪裏，喜歡吃在哪裏便哪裏，這正符合男人的性格，不是嗎？男人像粉蝶，基本上愛沾花惹草，不喜落地生根。我們的社會滿足了他們這種慾望。」

林彥不插口，聽她説下去。

「女人懷孕，產下兒女，跟着母親長大，他們不須理會父親是誰，也沒有必要。我們這國家有一樣最多的，是託兒所。嬰兒從第一天產下，就可交給託兒所撫

養，不會影響母親的工作，這是最重要的，只有這樣，女人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

林彥道：「可是，兒女會不會缺少家庭溫暖，父母也享受不到天倫的樂趣？」

米杜道：「這是一項損失。尤其男人，不能像你們的社會一樣，享受父親的尊嚴和快樂。不過，世事難十全十美，有了這樣，就難免缺少那樣。既然要自由和多姿多彩的愛情生活，自然得放棄某些權利。至於女人，每星期起碼有一天，會把孩子從託兒所帶回來，和她一同生活，享受家庭的樂趣。在這方面，她的損失是較少的。

「孩子慢慢長大，由小學到中學，都住在學校宿舍，有專人照顧，由政府支付費用，同樣，青少年每星期有一天，可回家和母親一同度過，享受親子之樂。

「十八九歲，男女從學校出來，各自投入社會工作。女人負擔較重，她必須有一個房子，才能享受愛情生活，大多數由母親手上，取得一筆錢，作為購買房子的首期。以後供房子的費用，須由她自己去賺。

「青春期的女性，可以招蜂引蝶，過得非常浪漫。她可以選擇避孕，四五年或

甚至十年後才生孩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以交三百多個男友，甚至超出此數，沒有人會干預她，也不會產生任何不良後果，這是我們社會最優秀的地方，人人在愛情生活上都可以發揮到最完美的境界。

「你會問：當年紀老了，怎麼辦？那時候，人們已不需要性愛，或無能為力，更需要的是一個伴侶。

「我們國家也考慮到這一點。在六十歲以後，婦人可以選擇一個男人作永遠的伴侶，接回家來居住，彼此互相照料，享受對方關懷，直到老死。當老婦人過世時，她可以留下一小部分錢財給老伴，但基本上這老伴不是她財產的繼承人。只有她女兒才有資格。

「不過，對兩個老人來說，財產不是甚麼大問題，他們都有老人福利金，基本生活已獲得保障，根本不用担憂，不過，有錢的人可以過得更豐富罷了。

「在生活上，老人不愁寂寞，他們多數會在託兒所做事。全國託兒所需要大量人手。

「老年人既有工作寄託，又可和許多天真的小孩在一起，使老懷十分愉快。

「以上是我們茱麗葉星的人，從出生到死的過程，這種生活，你覺得怎樣？」

林彥輕輕拍手道：「不錯不錯，本來我一直以為，在你們這個制度中，青年人會活得很好，隨心所欲，胸懷舒暢，只有愛情的快樂，而無愛情的煩惱。

「但老年以後，問題就來了，那時候，不論男女，都需要一個伴，一個家庭，不應再作無根的浮萍。現在看來，這個問題，你們已經照顧到，那麼，確比我們的社會好！」

「不要急於下結論，你還有很多天在這裏，可以慢慢體會一下。」

他們離開宗廟，米杜道：「我向你說過，在我們這制度下，很多罪惡都告絕跡。像強姦案件，少之又少，男女兩方隨時都可以找到性愛對象，何必還幹犯法的事情？

「偷情、通姦，由於沒有婚姻制度，根本沒有這種罪名。娼妓，以前是為滿足男人的性慾而設，現在無此需要。我聽人說過，社會罪惡百分之八十是與色情有關。有些人表面是為金錢而犯罪，實際上，他攫取金錢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美色。這樣說來，在我們這社會，大半的罪惡已『不藥而癒』了。」

「這真是一個好現象。」林彥感喟說：「我們地球上的人，一生花了無數精力，是在維持家庭的和諧上，結果，紕漏百出，甚麼性情不合啦，見異思遷啦，紅杏出牆啦，事業矛盾啦，悲劇無日無之。想想，這些煩惱都是人為的。」

「說到這點，得感謝近代偉人巴朗氏，沒有他，甚麼性愛解放都是空談。」

「他是誰，我好像沒有聽過這名字？」

「他是廿一世紀的人，你那時代，他還沒出世。由於他發明一種藥品，每個嬰兒注射一次，便能畢生與性病絕緣。由那個時候起，愛滋也告絕跡。

「因此，人們才能無憂無慮地享受愛情，才能放心與陌生人結合而無後遺症，這是極端重要的，否則怎麼也自由不起來。所以他被稱為『性愛解放之父』。」

他們駕車回到市區。

米杜道：「明天晚上，王宮有一個舞會，我想請你作我的舞伴。」

林彥受寵若驚道：

「我行嗎？」

「為甚麼不行？」

「我……不懂宮廷禮節，又沒有豪華的衣着，怕配不起你。」

「傻瓜，衣着宮廷多的是，明天我叫美容師替你裝扮一下，保管你風度翩翩，迷倒不少少女。」

「這是普通的舞會，還是……」

「是歡迎一位國賓，鑽石星的國王耶律夫。」

「鑽石星？」

「嗯，如假包換的鑽石。他那星球得天獨厚，專產鑽石和寶石，隨便一條河床，都由寶石鋪成。」

「聽起來羨慕死人！」

「他們國家的人，全都不用做工，靠鑽石作外匯，去交換別國的糧食和物產。」

「妙不可言，他今次來是談貿易？」

「他要向我們購買一千名美女，我想王母不會答應。」

「好大手筆，他出多少錢一名？」

「他說無所謂，任我們開價。問題是，在他那國家，婦女無地位，只是供人奴役。出多少錢，我們也不會答應。不過，他是貴客，我們總得好好款待一番。」

「他該向茱麗葉星學習啊。」

「多謝你讚揚，耶律夫去年來過一次，那時他想在我們七姐妹之中，選一人作王妃。」

「你們答應了沒有？」林彥關心問。

「沒有。」米杜搖頭：「誰稀罕！鑽石星是女多男少的國家，女人比男人多上十倍。

「男人被捧到天上，女人卻賤如泥沙。一個男人隨時可娶十名妻子。

「耶律夫是一國之主，娶八百名也無所謂，這樣的王妃，誰要做？還不及我們這裏最貧賤的女人幸福！」

「不錯。為一個王妃虛銜而耽誤一生，太不值得。」

米杜忽然把車子停下。

「現在是你自由活動的時候了。這個地方最熱鬧，叫『小地獄』，顧名思義，

是充滿聲色之娛，它的好處，必須你自己去體會。」

「謝謝，明天見。」林彥跳下車。

「小地獄」有點像東京的銀座或新宿，行人眾多。

此時是下午四時，各種娛樂已開始。

電影院、餐館、舞廳、劇場、浴室、咖啡室，應有盡有，和銀座及新宿不同的是，這裏的女人絕對比他們大膽。

她們主動地挑逗和調戲男人。

林彥走了不久，便有三四個女人向他拋媚眼，吹口哨。

一個還用豐滿的身體碰一碰他，道：「要不要一起玩？」

林彥笑笑，搖搖頭，這個女人，他沒看上眼。

走了一會，見一個店子，叫「靈魂之椅」，名字挺別致。

靈魂之椅

林彥站在門外向裏張望，見有一個一個黑色的大蛋，不知蛋裏的情景怎樣。

忽然一個聲音在耳畔響起：「想玩玩嗎？」

林彥回過頭來，見是一個嬌嬌小小的女郎，眉目盈盈，頗為俏麗，便點了點頭。（米杜告訴過他，對一個女人的挑逗，覺得好感，便要點頭。）

那女郎很高興，一牽他的手道：「進去吧。」

他們走進店中一個「蛋」內。

那些蛋是金屬製的，裏面寬廣與一般咖啡店的卡座相當，但並無桌椅，只是光溜溜的。耳畔聽得鄰近有隆隆之聲，林彥意會到這東西是能旋轉的。

女郎叫他把袋中的硬物取出，放入「蛋」外一個上鎖的小箱中。她的小提包也放進內，才笑問：「準備好了嗎？」林彥道：「好了。」

她把二枚硬幣投入一條縫隙中，機器便突然發聲，那蛋前後擺動，由於光溜溜的，沒有扶手可以抓拿，女郎和他立即碰在一起。

那擺動越來越快，兩人完全不由自主，滾來滾去。女郎大笑，很自然地抓住林彥。林彥兩手沒有憑藉，也只好把她抓着，這就是「靈魂之椅」的妙用，一下把二人的隔膜解除。

那「蛋」不僅前後搖擺，後來又變成左右搖擺，到後來索性團團亂轉。兩人一時頭上，一時腳下，笑個不亦樂乎。互相隨時抓到對方敏感的地方，更增加挑逗成分。轉了幾轉，女郎已春心動蕩，數分鐘後，那蛋停下來，女郎依然偎在林彥懷中，兩手勾住他頭頸親吻。

林彥承認，這玩意是的確別有滋味，令人「靈魂」搖晃。

兩人吻了一會，更加熱情，女郎自稱里黛，是一個商業資料公司職員，她提議道：「讓我們去看廂座電影。」

林彥不知甚麼是廂座電影，但凡是新鮮的玩意，都想嘗試一下，便道：「好。」

里黛拉了他的手出來，在街道上東行約三分鐘，便是一家廂座影院。

門口並無售票員，投入數枚硬幣後，門即自動開啟，讓人入內，裏面正在放映

影片。戲院很高，銀幕又大又寬，觀眾席位分成一格一格的廂座，座位頂上是有蓋的。每一廂座內是一張柔軟的靠椅，可供兩人並坐。它的特點是，坐在廂位內的人，見不到別的觀眾，別的觀眾也見不到他們，對一雙情侶來說，當然是再美妙不過了。

進入戲院時，一片昏黑，里黛指一指前面數個座位，腳下閃着小小綠燈，表示是空座。他們選擇一張坐下。

林彥見影片是描寫一對男女的愛情故事。聲光極美，不在話下。更有趣的是，影片給人很高的立體感，看起來幾疑是真實的景象。

他留意電影的情節，里黛卻剛好相反。把身子緊緊挨着他，頭靠在他肩上。在「靈魂之椅」留下的餘緒，還在她心中飄蕩，她想林彥吻她，可是林彥卻在看戲。

影片上的調情鏡頭是極大膽的。林彥見所未見，深深被吸引着。

受了影片的感染，里黛一顆心更熾熱了，她一拉林彥的臂膀，低聲道：「不要儘看戲嘛！」

林彥回過頭來，見她眼波欲流，含情無限。不覺也怦然心動，捧起她的臉親吻，里黛的櫻唇非常濕潤，緊緊含着他的舌頭。

這樣看戲，林彥是第一次，以前和情人在電影院接吻不是沒有，但畢竟有所顧慮，不像這種廂座，可以肆無忌憚。

不久，里黛就坐在他的膝頭上來，她身體嬌小，坐在林彥懷中，剛好適當，好像天造地設。一任他姿意愛憐，個中滋味不足為外人道。

初時，林彥還偷暇把目光射到銀幕上，到後來已不知那上面演的是甚麼了。

過了很久很久，兩人才從戲院出來，里黛看看錶道：「該吃飯了，我們到花園浴池去。」

林彥不明白：「浴池怎麼吃飯？」

里黛笑道：「你沒有嘗試過？那更要一試。」

她帶林彥向南行，也是不到數分鐘就到了。（「小地獄」不愧是聲色之區，各種玩意應有盡有，而且都集中在一個地域。）

花園浴池裏面，真的像一個花園，佔地寬廣。它並不是露天的，其實是一個溫

泉水池，佈置了花草樹木，和懸橋飛瀑，看起來和天然景色一樣。

水池像一個大湖，有彎曲的堤岸，堤岸上有餐桌供人進食。客人先取了食物（是自助餐形式），選一張餐桌坐下，一面進食，一面可在溫泉中戲水。

最令林彥感到新異的不是這些，而是在溫泉中嬉戲的人，全部是赤裸的，男男女女，無拘無束，自得其樂。

里黛已習慣此種場面，很大方地把衣衫脫下，露出苗條的胴體，反而林彥有些尷尬。里黛笑道：「怕甚麼？」她動手替林彥把衣物一一解下來。

林彥連忙步入泉水內，里黛也跟着跳下。經過一番嬉戲後，才逐漸忘記那種尷尬。

里黛時時緊摟他接吻，意態親密，旁觀池上其他的男女，也是接吻愛撫，旁若無人。

倦了，才坐在池畔吃喝，林彥覺得今晚之遊，大開眼界，他問里黛道：「你帶我所到的地方都是雙雙對對一同消遣的場所，假如我只是單身一人，有甚麼地方可

去？」

里黛道：「那要看你是男的，還是女的。如果是男的，可以到酒吧喝酒，可以看歌舞表演，可以玩電子遊戲，可以到賭場消磨時間。但是你不會孤單得太久，不論在任何場合，都是有女性向你招手，你很快會找到合意的人，和她共同度過愉快的一晚。」

「要是女的呢？」林彥問。

「女的一方面可以上酒吧、遊樂場等處消遣，順便物色男性，假如她當晚找不到適合的男人，而又不想靜悄悄過一晚，她可以上按摩院或舞廳，在舞廳有很多年輕男子伴舞。只要她願意付錢，就可以挑選一個喜愛的男子，回家過夜。」

林彥道：「聽你說來，男人要找伴侶，好像比女的容易？」

里黛道：「是啊，男人夜晚在街上溜溜，會發現亮綠燈的住戶不少，不愁找不到好人家去按門過夜。女人就沒有這樣的方便。」

林彥道：「為甚麼會這樣？是不是女性在人口比例上比男性多？」

「這倒不是，男女比例大致相當，問題是……」里黛神秘地笑笑，附在他耳畔

說了兩句。

「啊。」林彥明白了。

她是說男女生理有不同。女人對愛的要求可以熱烈不息，男人的體力卻有一定限制，不是永無休歇。

久而久之，男女對比的數量，便顯得不平衡，女的偏多，男的偏寡。

經此一說，林彥恍然大悟。

難怪他走在街上時，顯得很吃香，那麼多女人向他吹口哨。

他又明瞭一點，在別的社會上，男女分配大致均衡，那是因為女人的欲望受到節制。但一旦性愛束縛解除，女人也追求肉慾的滿足時，男女的供需便顯得不平衡了。

里黛見他不說話，低聲問道：「今晚你到哪裏過夜？」

林彥道：「還沒有主意。」

里黛道：「我帶你到一個姐妹家中去，好不好？她綽號『小野貓』，你一見她就會喜歡。」

林彥戲問：「她有沒有你漂亮？」

「至少比我漂亮一倍。」里黛笑道：「如果你不反對，我去打電話，叫她準備一下。」

林彥不禁想到米杜的話：「在這裏住下，你會不想離去。」

奇特預感

片刻過後，里黛笑咪咪回來說，那位姐妹已答應了，她的名字叫露珠。

他們離開花園溫泉，到停車場去取她的自用車，里黛說，她每星期總有一二天到「小地獄」來玩，把車子留在停車場，便可四處尋樂。

半小時車程把他們載到露珠家中，門口已亮上黃燈，表示主人有了約會，不歡迎新的客人。

里黛按鈴，門就開了，揚聲器傳出一個女人聲音道：「我在洗浴，你們隨便寬

坐。」

屋內陳設雅致，但林彥卻忽然生出一種陰冷的感覺。

那是甚麼原因，他又說不出來。

里黛拉了林彥的手，示意他不要聲張，兩人躡手躡腳，走進裏面臥室，先關了房中的燈，然後把北面牆上的一幅綠色帷幔拉開，赫然是一面大玻璃牆，裏面浴室情況一目了然。

一個身材高大，肌膚微黑，非常性感的女子，坐在浴缸旁邊的水晶座上，用香皂塗抹身體，她神態很野，難怪有「小野貓」的綽號。

里黛說：「這面玻璃牆，只從這面可以看見，那面的人不知道你在窺看，可以放心欣賞。」

這也許是她們預先約好的安排吧？

林彥想，不過，不失為一個有趣的項目。

里黛一面看，一面與林彥低聲笑語。

露珠在裏面聽見了，罵道：「你這小鬼，在偷看我。」她說着，匆忙跳進浴

缸。

里黛道：「偷看便偷看，有甚麼稀奇。你這面玻璃牆本來就是要給人欣賞的嘛。」

露珠道：「這不是我想的，是前任屋主的設計。」

里黛故意道：「你不是看上這設計才租用的嗎？」

露珠道：「看我出來不撕破你的嘴！」

兩人互相笑謔，忽然門外鈴響，露珠道：

「我的幾個朋友來了，你招呼一下。」

里黛出去，帶了四女一男進來，林彥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里黛說好來露珠家過夜，沒說有許多人，他打眼色向里黛詢問，里黛只作不知。

進來的四個女人，或高或矮，年齡在二十至三十之間，說不上漂亮，說話和態度很野，好像是沒有受教育的一群，那男子中等身材，動態反而斯斯文文，略有點娘兒腔。

里黛為林彥逐一介紹，說這是露珠的好朋友，常常一起玩，她附在林彥耳邊悄

悄說：「我沒想到他們會來。」

一個穿短褲梳短髮的女郎走過來，笑道：「你就是林？」說完不客氣地在他唇上「嘖」的吻了一下。

其他女郎笑道：「貝拉，你不可饞嘴！」

貝拉：「反正是那麼回事，何必裝模作樣！」

她把自己衣裳瞬間脫個精光，擺了一個優美的姿態，問林彥道：「喜歡我嗎？」

林彥維持禮貌，點點頭，貝拉吹一聲口哨道：

「那我們還等甚麼？」撲上來，親吻林彥。

她把林彥推到一張寬大的床上，其他三女也紛紛撲過來，叫道：「還有我呢！」

她們有的解開林彥的衣鈕，有的捧着他的臉親吻，有的脫他鞋子。

林彥大吃一驚，這是他第一次在女人面前覺得害怕。

以前若有一個女人赤身露體，投懷送抱，他會受寵若驚。

可是今天，有四個女人在一起，反而倒了胃口，他只是吃驚，絲毫不覺喜悅。

大概這是供求的問題吧？

女人太多，原來並非好事。

露珠也從浴間出來了，身上裹着一條毛巾，叫道：「喂！喂！客人是我的，不可亂搶！」

她把貝拉的頭髮一扯道：

「你這饞貓，給我滾開！」

貝拉也不示弱道：

「這是工作前的調劑，人人平等，分甚麼先後！」

露珠道：「你敢駁我？」兩人不知是真是假，竟演起全武行來，你一拳，我一腳，在床邊翻翻滾滾。畢竟是露珠高大，佔了勝算，她把貝拉的身子高高舉起，送進浴室，把她投進浴缸中。

這二人爭執，其他三女佔了便宜，林彥給她們糾纏着，瞬間已被一女擁有。

他頓感痛苦，亦覺啼笑皆非，情慾這回事，原來具兩面觀。



當你不想要時，它可以變得極不愉快。

林彥以前不大明白，兩性接觸本來是高興的事，何以女性常常要叫「非禮」。

現在他充分了解，女人處身在惡劣環境下的心情。

如果說這群人是「女無賴」，露珠好像是她們的領袖，她把伏在林彥身上的女郎，一個個揪起頭髮拉開，然後爬上來，獨自霸佔林彥。

其餘數女只是咕噥着，不敢和她爭奪。

里黛在旁邊輕描淡寫地說道：「你們這樣子遲早會將男人嚇壞的！」絲毫沒有助林彥脫困的意思。

貝拉從浴室出來，便去纏着和她們同來的男人，名叫霍多。

其他數女在外間酒櫥取酒進來狂飲，里黛也是一樣，她們有時唱歌，有時笑謔，有時像異性一樣擁吻愛撫，房間氣氛亂七八糟。

當露珠從林彥懷中爬起時，另一個女郎又撲上來……

鬧了半天，林彥給弄得奄奄一息。

露珠叫道：「好了，大家玩也玩完了，開始做正經事吧。」

林彥奇怪，她們還有甚麼「正經事」要幹，兩女過來，把他身子拉起，一人一邊攙扶着他，向屋後走去，沿一道石階進入地下室。

地下室也鋪了地氈，女郎們把林彥推到一副電腦攝影機面前，替他照相，量他身高和體重。

另一方面，里黛也為霍多照相，量他身高和體重。

好像有一項甚麼圖謀在醞釀着。

兩個林彥

林彥道：「你們在玩甚麼把戲？」

露珠道：「我和里黛在打賭，里黛說她可以把霍多扮成你。要扮得一模一樣，別人分辨不出來，我不相信。我們打賭一枚鑽石指環。」

里黛也道：「林，你一定要幫我，我不能輸的。」她正在替霍多量他的鼻子，

吩咐旁邊的女郎道：「鼻樑要加高。」

貝拉則把林彥照好的相片，和霍多的相片，在電腦放大、比對，記下不同的特點。

不久，露珠叫林彥躺下，說替他做面膜。

她拿了一盒油膏，裏面有二十餘種顏色，小心選擇和他臉上皮膚最相似的一種，緩緩塗在他臉上，把整張臉塗勻。

隔了十分鐘，那油膏自然變成一塊薄膜，可以撕脫下來。

此時，霍多的臉而已作了若干修正，如用軟膏填高鼻子，加大耳珠等。

里黛向露珠點點頭，把林彥臉上製成的面膜，黏在霍多臉上。

再作小心加工、上油、塗色，然後又修髮、黏鬍渣，忙碌異常。

露珠則利用這段時間，問林彥的背景、嗜好，和米杜公主的關係。林彥覺得不對，越發起疑。

一個鐘頭後，霍多已扮好了，站立起來。

林彥驚訝得張大嘴巴，他十足十就是另一個林彥，無一處不迫俏，真想不到，

化妝術可以神奇至此。

里黛看了一眼道：

「身上皮膚還不對，要把顏色加深。」

貝拉笑嘻嘻道：「你以為米杜會叫他脫下衣裳檢驗？」

「誰知道，他們的關係是很密切的。說不定她要先和他親熱一番。」里黛說。

「霍多，聽到嗎？」貝拉半嘲弄地道：

「你要學習林在床上的習慣。」

霍多微笑道：「要林當我面表演一次，我不知他的習慣是怎樣的。」

露珠道：「不行，每一樣都要學習，便來不及了。明天不要給米杜太多時間，讓她沒有機會和林作別的事情。」

里黛望她一眼，怪她說得太坦白，轉頭對林彥道：「坦白告訴你吧，其實我們要打賭的人是米杜，我們要和她開個玩笑，讓她分不出那個是真的你。這樣我們就會得到一份名貴禮品。」

接着，她們叫林彥和霍多同時在房中踱步，並做各種動作，凡霍多學得不像

的，都要從頭再做。

霍多是個模仿天才，每一處細節，經人一點便記住了。

到後來，兩人在鏡前做姿勢，林彥也分不出那一個是自己，那一個是霍多。

里黛認為聲音方面還有小小缺陷，兩人說話的基本音調不像。

她給林彥喝一小杯液體，又酸又苦，林彥喝完連連咳嗽，很快他的聲音就沙啞了，像重傷風一樣。

霍多也喝了一杯，同樣，他的聲音變成沙啞。

兩人聲調即使不同，別人也再區別不出。

忙了半晚，天快亮了。

林彥已很疲倦，可是里黛等不讓他睡眠，儘量爭取時間，問他這幾天做過的事情，說過的話，以免霍多露出馬腳。

她們在林彥頭上裝了測謊機，防他說謊話，誤了大事。

有時她們故意把問過的事情重問，看林彥的答覆是否相同。

林彥疑心更大，他擔心這幾個女郎要作出對米杜不利的事。對她們的問話，他

只答覆六成到七成。

他沒有說謊，只是未答得十足，所以測謊機無負面反應。

露珠說到關鍵的問題：「你和米杜今天的聯絡方法怎樣？」

「我說好是我醒來時給她電話。」林彥答。

「沒約定時間？」

「沒有，她叫我不要睡太晚。」

「今晚宴會是幾點？」

「七點。」

「那麼你不要太早給她電話，推說你在一個很遠的地方，要四時過後才回來。」

……

在中午之前，林彥被允許睡了一會。

醒來時，是二時左右，露珠示意林彥打電話給米杜。

林彥望了里黛一眼，道：

「到底是怎麼回事?這玩笑不能再開下去了。如果你們不說明原因，我不打這電話。」

貝拉突然用刀子抵着他喉嚨道：

「你敢！」

林彥面色大變。

里黛望一望露珠，揮手叫貝拉不要暴躁，說道：「林，你必須和我們合作。至於原因，你就不用問了，事成之後，我們好好謝你便是。」

貝拉把刀收起，林彥驚惶道：「你們是不是要傷害米杜？」

「不，我們絕不會傷害她。」里黛向他保證。

林彥心裏稍為安定一點，說道：「那麼這一切是你們早就安排好的，包括你認識我在內？」

里黛點點頭承認，笑道：「不過，昨天和你在一起，我的確很快樂，那不是裝出來的。」

林彥道：「你們知道我是米杜的朋友，想利用我的關係，去接近她，目的

是……」

貝拉在他臉上重重摑了一巴道：「少廢話，叫你作甚麼便作甚麼。再嚕囌，我把你舌頭割下來。」

林彥撫摸着熱辣辣的臉頰叫苦，心想這般女太歲終於露出本來面目，兇狠不亞於男人。

露珠也板起臉孔道：

「老實告訴你，我們現在已有了你的替身，隨時可將你撇開，如果你聽話，我們會保留你的性命，否則，殺你易如反掌！」

她從壁櫥中取出一柄手槍，抵着他的額頭：「打不打電話？」

林彥知她不是空言恐嚇，只好允諾。

他撥電話和米杜聯絡上。

米杜立刻埋怨他，怎麼此時才打電話來。

林彥說，認識了一個女人，她帶他到郊區遊玩，大約四時才能回城，米杜大不高興：「你明知今晚有個舞會……」

行刺陰謀

不過，米杜自幼脾性極好，人家說，茱麗葉女王有七種特性，分別留傳給七個女兒：高貴、勇敢、智慧、溫柔、放蕩、淘氣、體諒。米杜賦得的是「體諒」二字。

她很快便想到，林彥人地生疏，也許為了遷就別人，有不得已的苦衷，便把脾氣收斂了。

「你叫那女人把你送到小地獄車站，我派人來接你。」她說。

人生就是這麼微妙，只因小小的變化，可以產生重大的區別。

假定她的脾氣繼續發下去，對林彥不理不睬；或雖然和林彥一同參加舞會，卻採取冷漠的態度，一幕極大的悲劇便要發生！

米杜不然，她非但原諒了林彥的過失，而且在等待他回來時，想到不久前在金星同作囚徒的遭遇，心中柔情漸生，嘴角掛着笑容。

在露珠那一邊，她們所要進行的其實是一項刺殺茱麗葉女王的重大陰謀。

四時左右，按照原定計劃，把霍多當作林彥，送到車站，真正的林彥則軟禁在家中——不讓出門。

四時三十分，米杜的侍從把一個假林彥接回宮中。

米杜見他神采奕奕，絲毫不露倦意，心中更覺喜歡。

她一句話不說，吩咐侍從拿兩條繩子來。

霍多作賊心虛，心頭惴惴，不知公主要拿繩索來幹甚麼。

米杜接過繩子，斥退侍從，叫霍多把兩手伸到背後，用繩子一圈一圈的將他綑縛。

霍多心中冰冷，暗叫：「完了，我自以為化裝巧妙，想不到七公主一眼便看出我是個冒牌貨，我們的計劃要泡湯了。」

他身子微顫，求情道：「公主，你是怪我回來遲了，還是……」

米杜不說話，繼續將繩子繫牢，心想：「這是我兩人最大的默契。我用繩子縛你雙手，你還不知道我想要甚麼？」

霍多見她不開口，心中更驚，豆大的汗珠在額上冒出，說道：「我……知錯

了……你原諒我……」

見他神色有異，很奇怪，卻仍未對他起疑，低聲道：「你知道該怎麼做。」

霍多的誤會更大了，他以為公主叫他認罪，心中左右為難，如果認罪，是死路一條，連累露珠和里黛她們，通統都要死。

不如拖一下，看情勢怎樣。他聽米杜說：「你知道該怎麼做」，不禁單膝跪下，行了茱麗葉星的大禮，道：「我……我……」下面說不下去。

米杜奇道：「你幹甚麼？快起來！」心想，一定是昨晚那女人太厲害，把他頭腦弄昏了。

她拿起另一條繩子，自己反手伸在背後，叫霍多把她兩手也縛上。

以前林彥是這麼做的，雖然這動作不容易，但林彥還是能將她手腕縛牢，兩人不用雙手，同玩愛的遊戲。

霍多不明就裏，以為公主是諷刺他，說道：「我……怎敢……得罪公主……」

米杜皺起眉頭道：

「你忘記了我們的遊戲嗎？」

「是，是……」霍多從她的眼神中驀地省悟：公主好像沒有惡意的。

他站起來，照米杜之意，慢慢將她兩手縛上。

心中還是驚疑不定，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可怕的刑罰？

米杜雙手一縛，便即湧起在囚房中的柔情蜜意，跑到床上躺下，閉上眼睛等待對方來吻她，用嘴巴在她身上摸索，扯開她的衣裳……

可是等了很久，霍多還無動靜，她微張雙眼，見他還站在那裏，踟躕不前，大嗔道：

「快過來呀。」

霍多這才爬到床上，仍不知公主打的甚麼主意。見她閉上雙目，忽然猜到：

「她大概是要我吻她。」壯着膽子，把嘴唇湊到她唇上，米杜果然反應熱烈。

他的膽子漸大，繼續親吻。但終不敢作進一步的行動。米杜睜開眼睛，埋怨道：「怎麼你都忘記了？」

霍多應道：「是……是……」他怎知道公主所指的是甚麼？

米杜只好用牙齒去咬開他的衣衫，作為示範。

霍多這才恍然，便也照着去做。

但他心存顧慮，總不敢對米杜太過粗暴。

每一動作都要等米杜暗示，他才敢進行，叫米杜覺得大不是味兒。

她心中想：「昨晚那女人究竟對他做了甚麼，叫他這麼糊里糊塗的？難道他吃了甚麼葯物，還未清醒過來？」

米杜心中有了疑慮，便故意問道：

「林，你在地球住在甚麼地方？」

霍多一愣。他知道林彥來自地球，卻並未問他住在甚麼地方。

他呆了一呆，裝作一時記不起來，怪自己道：

「怎麼搞的，這些日子過得十分快活，甚麼都忘記了。」

米杜道：

「在金星綁架我們的女人叫甚麼名字？」

霍多又是愕然，絕沒想到，公主會問起這些細小的問題。

米杜又道：「我們從金星回來的太空船上，喝過一種甚麼酒？」

「這……」霍多更無從答起，雖然他可以在七八種女性喜愛的酒中選擇一個答覆，但萬一答錯了怎麼辦？他結果還是保持沉默。

米杜霍然從床上爬起。

林彥對這三個問題都答不出來，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他頭腦被麻痺，或許他根本不是林彥！

後一個想法，使她吃了一驚，她叫侍從進來解開她手上綑縛，與她耳語兩句。回頭對霍多道：「我看你是病了，聲音沙啞，記憶衰退，我叫太醫來替你把把脈。」

霍多吃了一驚：「我是沒事的，只是睡得不好……」

不一會，太醫和一個神情高雅的中年女人走進來。後者是宮中一位催眠師。太醫先替霍多診視，認為他身體健康，並無病徵。接着，那女人問霍多道：

「你望着我，讓我瞧瞧你的眼球……」

霍多一望她的眼睛，便覺有種強烈的吸力，耳邊聽着她的吩咐：

「放鬆，放鬆……」他漸漸進入受催眠的境界中。

「你叫甚麼名字？」催眠師問。

「霍多。」

旁邊的米杜不禁大吃一驚，剛才不過略有懷疑，他或許不是林彥，叫催眠師來試探一下，想不到這竟是事實！

「把你的名字再說一遍。」催眠師道。

「霍多。」

「還有別的名字嗎？」

「沒有。」

「在甚麼地方出生？」

「哥紐。」（茱麗葉星的一處風景勝地。）

「你認識林彥？」

「唔，一個從外地來的人。」

「你真不錯，把林彥扮得很像。」

「謝謝。」

「扮成林彥的樣子，要到哪裏去？」

「宮廷。」

「去幹甚麼？」

「……」

「為甚麼不答話？」

「不能說的。」

「傻瓜，在我面前有甚麼不能說？」

催眠師摸摸他的鼻子，又讓他的手摸摸她的鼻子，才道：

「凡摸過鼻子的便是自己人，甚麼話都可以說，明白嗎？」

可怕毒針

霍多臉上流過一絲欣慰：

「是，甚麼都可以說。」

「你到宮廷去要做甚麼？」催眠師問。

「和米杜公主一同參加舞會。」

「在舞會上做甚麼？」

「當女王出現時，我會上去參見，吻她的手。我是少數有這機會的人。」

「然後呢？」

「我會……（臉色忽趨緊張），我不能說。」

「沒有關係，說吧，我們是自己人，這裏沒有人會傷害你的。」催眠師又摸摸他的鼻子。

「我會……（聲音降得極低）把一支纖毛毒針插入她手腕血管內。」

米杜、催眠師、太醫一聞此語，盡皆變色。

催眠師再道：「那小小毒針有甚麼作用？」

「有的，它會使人慢性中毒，在二三天後，變成一隻瘋狗一般，雙眼充血，逢人便咬，嗜好殺人，比野獸還可怕。」

「那便怎樣？」

「旁人會把她關起來，當瘋人一樣看待，她的女王再也當不成了。」

「這樣對你有甚麼好處？」

「沒有。」

「既然沒有，為甚麼要這麼做？」

「對露珠有好處！」

「露珠是誰？」

「銀葉黨的偉大領袖。」

「銀葉黨的目的是甚麼？」

「反對女王，重建銀葉系舊王勢力。」

「你為甚麼要幫露珠？」

「她是我的愛人，我愛她愛得發狂。」

「把一枚毒針插入女王手腕，你以為你作得到嗎？」

「那毒針很小，插進肌膚，像小蟲微叮一下，不易察覺，女王為了禮貌不會立

刻去察看手腕，等到她有機會察看時，手腕上已毫無痕跡。」

「你有把握不被發覺？」

「我已練過三百遍了，萬無一失，試驗時是用無毒的毛針，事後用磁石吸出。」

「可是，萬一失手呢？」

「……那是為露珠犧牲，也是值得的。」

「你自己的手指也接觸毒針，不怕感染？」

「我已預先服了解毒劑。」

「露珠為甚麼要反對女王？」

「她是金枝玉葉，銀葉系的王族後裔。」

「就算女王出了事，有七位公主繼承大位，也輪不到露珠當女王啊。」

「那只是第一步，我們還陸續有其他行動。」

「銀葉黨有多少人？」

「幾十名，慢慢還會增加的。」

「那個林彥現在甚麼地方？」
「在露珠家中。」
「地點呢？」
「地點不能說。」
「好吧。我駕車送你回去露珠那兒，讓你們見面……我們駛向某某街。」
「不對，應該走某某街。」

花容失色

催眠師繼續用引導的手法道：
「我們的車子已駛到某某街，現在要轉哪一邊？」
「右轉，駛入某某徑。」霍多道。
「很快就可見到你親愛的露珠了。門牌幾號？」

「一〇五號」……

催眠師想要的資料，都已得到了，回頭向米杜請示。

米杜下令將霍多綑縛，送交法庭處理，霍多醒來，知道闖下大禍，面色蒼白。

米杜將此事告知女王，女王聽了花容失色。

她從不知道，銀葉女王系的後裔還在活動。當初，女王的祖先用武力從銀葉女王手中奪得政權，是因銀葉女王獨裁，人民生活困苦。

這些年來，茱麗葉星風調雨順，可說是新王朝的功績，萬民擁戴。

想不到還有少數銀葉系分子在作危險活動。

女王自思，假如真的讓霍多得逞，把毒針插入她腕肉，她變成一個瘋女人，見人便咬，那多麼可怕……她想也不敢想下去。

她立即派遣一隊御林軍，直撲露珠巢穴，要將林彥救出。

且說露珠在家中，將霍多送出後，人人心情緊張，等待夜晚降臨。

露珠主張將林彥殺掉，因他見過眾女面貌，不能留下活口。

里黛和林彥有過一段情緣，不忍見他慘死，但她是銀葉王朝大臣後裔，不能不聽露珠的號令。

里黛心想，如果一定要殺林彥，不如讓他死得快活些。

便在露珠身邊低語數句，露珠道：「也好。」

她們為林彥注射一針興奮藥劑，能令人長期保持在亢奮狀態中。

如果是女性，那還沒有問題，男性經過二十四小時後，會突然崩潰，衰竭而死，死時身體枯乾，好像被榨汁機榨乾一樣。

林彥不知就裏，初時尚為米杜擔心，不知霍多會在她身上弄甚麼花樣，一經注射之後，血脈奮張，好像一頭飢渴的野獸，虎視眈眈望着眾女，甚麼事情都已忘得一乾二淨。

露珠等心情煩躁，雖然距離夜晚只三個鐘頭，卻好像度日如年，也想藉慾念發洩，以消除心情緊張，於是一窩蜂將林彥捧起來，拋到床上。

林彥怒吼一聲，恍若古人張翼德，喝斷長板橋。

眾女如虎口羔羊一般，任其噬吻。

在林彥來說，不知自己精力一滴滴消耗，死期將至，還以為天生神勇，所向無敵，感到從未有的快意。

而諸女也是如痴如醉，前赴後繼，得到瘋狂的滿足。

只里黛一人，默默無言，流露難抑的哀傷。

正在胡天胡帝之際，忽然有人破門而入，數十名御林軍從前後方衝了進來。

眾女措手不及，全部成擒，林彥也被人用毛氈裹住，送返王宮。

米杜等候林彥歸來，一見御林軍回宮，急不及待，衝出和林彥見面。

米杜跑到兵車前，見兩名御林軍把裹了毛氈的人體抬出。她嚇了一跳，以為他已遭遇不測，叫道：「是不是林彥先生？」

兩名軍士似笑非笑，不知如何作答。

米杜揭開毛氈一看，見林彥赤身露體，大口喘氣，咻咻有聲，似乎要擇人而噬，再看他下身，嚇了一跳，叫道：「把他送入我殿中，快召太醫。」

太醫來到，診治過後，說道：「這是注射催情藥物之象。幸虧發覺尚早，如再過幾個鐘頭，便難於復原了。」

於是為他注射解毒針劑，又給他服下兩粒藥丸，囑好好休息。

米杜道：「他可否參加舞會？」

太醫道：「只要不太費神，沒有問題。」

米杜很高興，一面讓林彥臥床休息，一面命人為他量身，準備服裝。

林彥呼呼睡了一覺，七時半，被叫醒梳洗更衣。

米杜說出銀葉黨的陰謀，把他嚇了一跳。

心想，幸虧米杜機警，能夠發覺，否則後果堪虞。那時就算自己不死，還有甚麼面目跟米杜見面？

他問米杜憑甚麼發覺霍多的偽裝。

米杜粉臉一紅，道：「我們以前曾在囚房苦中作樂，那秘密有誰知道？我要他再演一次，他無法做得出來，便知是作偽了。」

林彥失聲而笑，想不到在囚房的一次愛慾之戲，又一次救了他們。

經過一番修飾，林彥對鏡一照，風度翩翩，判若兩人。

他不大相信，自己竟有這樣好看的容顏。

米杜很高興，把玉手插進他臂彎，同去參加舞會。

舞會已開始一個鐘頭，米杜和林彥因情況特殊，容許遲來。

由於林彥是新聞人物，一入場，引得眾人矚目。

米杜的六位漂亮姐姐在場，她們心想：難怪小七為這人吸引，巴巴的把他從金星帶回來，果然有些道理。

米杜帶林彥首先見過女王。

女王微笑，把手遞給他親吻，忽然像想起甚麼，急忙把手收回道：

「你手上沒有毒針吧？」旁觀者起了一陣哄笑。

接着，女王把手遞給他，林彥接過那尊貴的手，用仰慕的心情，親了一親。

女王道：

「你不愧是個福將，先是在金星救了我的女兒，這一次又憑你的關係，使我得悉叛徒的秘密，也間接救了我。謝謝你。」

林彥受寵若驚道：

「不敢當，女王陛下不怪罪我險些招來大禍，已是萬幸了。」

女王道：「我說的是實話。假如不是你誤打誤撞，發覺銀葉黨的陰謀，將來不知她們甚麼時候對付我，我完全無法防範。」

林彥道：「陛下鴻福齊天，自會逢凶化吉。」

米杜帶林彥退下，和六位姐姐逐一見面。

六女各具不同風采，如六顆寶石，熠熠生光。

米杜又介紹今晚的貴賓——鑽石星國王耶律夫，林彥上前和他握手。

見他皮膚略黑，年約三十，臉容相當俊美，頗類一般有教養的花花公子。

他聽說林彥是個「福將」，是七公主的舞伴，又是從地球來的遠客，也對他另眼相看，向他詢問地球上的生活習慣。

林彥知他後宮有數百佳麗，投其所好，講一些中國古代帝皇在宮幃的享受給他聽，耶律夫大樂，抓着他問個不停。

林彥說，中國古代有所謂《素女經》的專書，能教皇帝周旋於千百妃子之間，瀟洒自如，歷久不疲，反而精神更加健旺。

耶律夫聽了，如獲至寶，笑逐顏開，堅持要邀林彥到鑽石星訪問。

米杜和林彥跳舞時，便問他：「你願不願意接受他的邀請？」

林彥道：「去看看也無妨。我想見識一下不同星球的生活。」

米杜道：「這個王子好色，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向你請教《素女經》的秘傳，你是真懂，還是假懂？」

林彥笑道：「《素女經》的內容並不神秘，它是教人利用房事，作為調節身心之道。基本精神還是教人不要縱慾，符合科學原理，我可以吹一吹，和他談三晝夜。」

米杜含笑道：

「那樣就無妨，你要讓他覺得請你這一行，物有所值才好。」

鑽石宮的奇遇

那地方遍地鑽石，但女人比鑽石更明亮。每個男人可以娶十個老婆，甚麼都不用做，坐在家中享福。女人自幼便要學習怎樣使男人快樂。

然而，在美麗的表面下，卻蘊藏重大的秘密，一個女人掌握生死存亡的鎖鑰……



十個老婆

林彥與鑽石星國王耶律夫，在太空船上飲酒聊天，談論天下美女，甚為暢快。

耶律夫像所有世界上的花花公子。他的興趣除了女人外，還是女人。

「聽說貴國的女人比男人多十倍，每個男人可以擁有十個女人。以陛下的身分，要多少就有多少，何以還要外求，要向外國購入美女？」林彥說出自己的疑問。

耶律夫道：「唉，你有所不知，敝國的女性雖然不醜，但她們天生黑膚。不外淺黑、淺棕、深棕、深黑四種顏色，看膩了，不覺可貴，我喜歡皮膚白如牛奶的女人，一見雪白肌膚，我便會怦然動心。」

「原來如此，殿下宮中只怕已有不少白如凝脂的美女了吧？」

「不多，我覺得還不足夠。」

「貴國的男人堪稱天之驕子，法律上有無規定，一個男人能娶多少老婆？」

「目前是十個，十個以上需要另外申請。」

林彥道：「一個男人怎能應付十個妻子？」

耶律夫哈哈笑道：「我們不需要應付她們。服侍男人是女人的義務，女人要考慮怎樣取悅我們，不是我們要考慮怎樣取悅女人。」

林彥道：「話雖如此說，當女人快樂時，我們才快樂。你不覺得，當你使一個女人滿足時，會覺得特別開心嗎？」

耶律夫想了一想，道：「這話是真的，但在我的地位，很難分辨出一個女人是真的快樂還是不快樂。每個女人為了討好我，都裝出很快樂的樣子。」

林彥點點頭，心想：「這就是作國王的悲哀了，你永遠見不到女人的真情！」

「瞧，下面已到我們的國家啦。」耶律夫指示說。

林彥向窗外觀望，見一片耀目光華，彷彿有無數冰山，高峻巍峨。

「貴國天氣很冷吧？怎麼有許多冰山？」

「冰山？」耶律夫哈哈笑道：「你錯了，那些不是冰，是鑽石！每一座都由晶瑩耀目的鑽石構成。我的星球上有四成是這種山，用之不盡，取之不竭！」

林彥咋舌道：「天啊，那些是鑽石！像山一般大的鑽石，時值是多少？我們在地球上擁有一小粒鑽石的人已沾沾自喜，來到這裏，一定會自慚形穢！」

耶律夫道：「所以我們有用不完的外匯，只要隨便拿一塊石頭去外國，就可以換來無數的鈔票。至少在十萬年內，我們都不愁用罄！」

林彥道：「貴國那麼富有，聽說人人都不用做工？」

耶律夫道：「不錯，每個男人一出生，就可按月得到十萬元的酬勞，直到老死，這是他的權利，是國家從售賣鑽石得來的金錢，分一部分給他，他用不完，可以儲蓄起來。事實上，不論他怎麼花，也永遠花不完。」

「那樣說來，豈非每一個人都是大富翁？」

「嗯，每一個男人。」耶律夫糾正他。

「女人不是？」

「女人是附屬於男人的，一切有男人供應，她不需要有太多錢。」

「聽起來好像不大公平。」

「哈哈，這是我們的風俗，大家已習慣了，女人也非常快樂，沒有甚麼不好。」

「人人都不用做工，便有錢拿。那麼生活上的需要，如日常社會服務，誰去

做？」

「當然是女人。」

「開各種商店的也是女人？」

「嗯，多半是年老的女人，或是沒有出嫁的女人，她們自食其力，在服務社會上取得酬勞。」

「換句話説，女人要賺錢，便得出賣勞力。」

「對的，現在已有較多女人，選擇工作，不選擇嫁人，這是一種新風氣。」

「女多男少，貴國從不考慮輸入男人？」

「絕對不行，那會傷害我們男人的權益！」

太空船降落鑽石星首都，一列豪華汽車開來迎接。

林彥是貴賓，也有一輛專用大房車。

一名漂亮女司機請他登車。

林彥道：「你送我到哪裏去？」

「先生住在貴賓館。休息五個鐘頭，才去參加國王的晚宴。」

林彥細細打量她。見她皮膚微黑，身材苗條秀麗，一雙眼睛閃亮如星，不覺脫口道：「你是一個美人！」

女司機彎腰道：「謝謝你，我叫念冰，是你的僕人。」

林彥登車，見沿途房屋都是大房大舍，富麗壯觀，極少小房子，行駛十五分鐘，便停在一座橄欖色的精緻花園房子前。

「這個房子是先生專用的。」念冰道。

在房子門口，早有八名少女排成一列，恭候林彥下車。

林彥道：「這些姑娘是幹甚麼的？」

念冰道：「她們是新入宮的宮女，調來侍候先生。」

「甚麼，八個這麼多？」

「嗯，連我是九個。」念冰微笑。

林彥下車，眾女齊齊鞠躬，口稱：「歡迎主人。」

為首一名宮女把一隻金盒子送上來。

「這是甚麼？」林彥問。

「這是僕人向主人致敬，你打開就知道了。」念冰道。

奴隸的獻禮

林彥打開一看，赫然是一條鑲有金把手的皮鞭。

林彥奇道：「這要來幹甚麼用？」

念冰道：「這是象徵性的。奴婢把鞭子送給你，表示一切全交在你手上，有甚麼不當，隨時可鞭打她們。」

林彥道：「不敢當，這鞭子交給你。」

念冰抿嘴道：「那怎麼可以，我也是你的僕人。收了這鞭子像甚麼話?你把它收起來，那是必須的。至於打不打人，隨你的意罷了。」

林彥心想：「我不用打人，把它收起來便是。」微笑把鞭子收下。

走到屋內，覺美奐美侖。客廳寬大豪華，不在話下，還有酒吧，酒吧旁有一個

休憩間，擺了一張很大的軟椅，地下是厚厚的地氈，有許多坐墊，牆壁有銀幕，看來飯後可在這裏坐下享受悠閒，飲一杯酒，看看電視、電影。

臥室在二樓，一張床寬達十餘尺，林彥笑道：「這麼大的床有甚麼用？」

念冰低聲道：「不要忘記，有八名宮女侍候主人。」

林彥心中一動：「那也是她們分內的事？」

念冰道：「你是主人，喜歡甚麼，自然可以叫她們做。」

林彥想問：「是不是連你也包括在內？」終覺太唐突，沒有出口。

房內的裝飾，一望便覺舒服無比。各種設備電腦化，有很多鞏鈕，不知作何用途。

林彥隨手按床頭一個圓鈕，天花板開啟，上面掉下一個吊架，「那是甚麼？」林彥問。

「那是為主人的舒適而設的，吊架上可以坐一個女人，用她的腳輕輕為主人踏背。」念冰解釋。

「設想真周到，」林彥內心慨嘆：「這個星球的男人都被寵壞了。」

臥室之旁是一個寬敞的浴室，中間一個圓形熱水池，旁邊有蒸氣浴，按摩床等設備。

樓上樓下都有女僕的房間，方便主人召喚，一按鈴便可把她們召來。

地底還有一間健康室，有各種健身器械、電子遊戲等，在隔鄰一個室，卻叫林彥莫名奇妙。

裏面有吊索、銅環，一張大皮椅，一面牆壁全是鏡子，另一面牆壁則掛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器械。

「這又是甚麼遊戲室？」林彥問。

「不是遊戲室，是懲罰室。」念冰道。

「懲罰誰？」林彥驚問。

「主人認為哪一個僕人不聽話，可叫她進來責打，中間的吊索可以把人凌空吊起，那面牆壁上都是責打人的器械。」

林彥吐吐舌：「既然有這許多器械，還何須剛才那條鞭子？」

「所以說，那是象徵式的，主人要懲罰僕人，方法多的是。」

「那牆壁上的鏡子要來做甚麼？」林彥大惑不解。

念冰道：「有些主人在責打僕人時，喜歡教僕人看到自己痛苦的神情。那鏡子的作用在此。」

林彥聳聳肩，覺得鑽石星的許多意念都出乎他想像。

參觀已畢，林彥道：「下一步做甚麼？」

「服侍主人沐浴、休息。還有四個鐘頭，才參加國王的晚宴。」念冰說。

早有四名宮女進入浴室準備，片刻後，另兩名宮女過來道：「請主人入浴。」

林彥進入浴室，頭一眼便見裏面四個宮女都只穿短褲和薄薄的上衣，衣裳均已沾濕，青春體態若隱若現，池內水氣蒸騰，像一個小型溫泉。

他身旁兩名女僕替他寬衣，把他衣裳脱光，道：「主人，請下池。」

林彥不知規矩，存了任人擺佈的念頭。人家叫他做甚麼，便做甚麼，步入池中，只覺池水溫暖適體，恰到好處。

四個守在池畔的宮女，兩個卸下上衣，踏入池來，為他擦肥皂香液，兩個在池邊傳遞應用物品，剛才兩個替他寬衣的宮女，則站在入口等待傳召。

讓別人塗肥皂，林彥實在不慣，不覺吃吃發笑，那兩名宮女見他笑，也笑起來。

林彥見她們神態很天真，問道：「你們年齡都不大吧？叫甚麼名字？」

一個答稱阿珠，十八歲，一個阿珍，十七歲。

林彥道：「你們這麼年輕，怎麼就做起宮女來？」

阿珠道：「是王宮徵選的，徵到誰，誰就要做。四年後，可以自由退役。」

「原來如此，那麼你們都還是女孩子？」林彥問。

兩名宮女不大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說，你們都還未有過男人？」

兩女臉一紅，同時點頭。

林彥本來有些意馬心猿，聽她們這麼說，不覺收拾心神，規矩起來。

阿珍看出他的拘謹，和阿珠對望一眼，低聲道：「主人，你現在不就是我們的男人嗎？」

阿珠還怕他不明白，說道：「王宮把我們派給誰，誰就是我們的男人。」

林彥略有所悟，「哦」了一聲。

阿珍捧起他的手臂，溫柔地塗肥皂泡，一面淺淺地笑着：「所以主人不用太拘束。」

林彥笑道：「我應該怎樣做才對？」

阿珠正在他腰間擦肥皂，道：「主人愛怎麼便怎麼，你如喜歡我們，是我們的光榮。」

林彥輕輕一摟她的纖腰道：「是這樣？」

阿珠格的一笑道：「嗯。」

林彥喜歡她那嬌憨的神情，在她臉上親了一下，阿珠隨即在他唇上回報一吻，非常甜蜜。

「這些女孩子都很熱情。」林彥心想：「看來我難作柳下惠了。」

兩個不同世界

林彥驀地一瞥眼，見阿珍頗有鬱鬱之態。

心想不能厚此薄彼，便在她臉上也親了一下，阿珍才轉嗔為喜。

兩人替他塗過肥皂，便讓他坐在池中戲水。

林彥拉住她們，左擁右抱，親親這個，吻吻那個，笑聲不絕。

從池中上來，另兩個宮女用大毛巾圍住他的身體，請他躺在按摩床上，一個在前，一個在後，為他按摩。

這兩人叫阿寶和阿貝，手指柔軟，撫揑在身體上，使人飄飄然。

林彥道：「你們都很年輕，這些功夫是怎樣學來的？」

阿寶道：「我們女孩子從小就要學習侍候別人，在家中由服侍爸爸、哥哥做起。長大了自自然然識得，不用受訓練。」

「你們和哥哥、弟弟一同上學？」

「雖然上學，但學校不同，女子學校的學科都是與家庭和侍候男人有關。使男

人快樂是我們一生最大的學問。」

「這裏的男人太幸福了。」林彥道。

「在你們國家呢？」阿貝輕聲問。

「在我們那裏剛好相反，男人終日辛勞是為了女人，使女人快樂是我們一生最大的學問。」

兩女格格笑起來：「你騙人！」她們不相信有這樣一個世界。

林彥又說一些男人怕老婆的笑話給他們聽，她們都笑得捧腹。

「那會有這樣的事，簡直是天方夜談！」

玫瑰與珍珠

兩女一面按摩，一面塗一些護膚液在他身上。

林彥逐漸發覺那些護膚液有刺激作用，使人精神亢奮，每一個細胞都活躍起來。

他一手摟住阿寶，問道：「怎麼我的身體越來越熱？」

阿寶微笑：「主人身體健康，這是自然的反應。」

「我怕自己要按捺不住了。」林彥說。

「那麼我們送主人上床休息。」阿寶道。

她和阿貝扶起林彥，為他披上一件浴袍，送出房來。

在房間內，第七第八名宮女，阿秀和阿慧早已站立在床畔，她們都只穿一件絲質薄衣，把纖巧身材表露無遺。

這些女郎們雖然肌膚微黑，但絲毫不比白皮膚的女人遜色，反而另有一種魅力。

每一個都像玫瑰或珍珠，令人目眩。

林彥不禁慨嘆，鑽石星國王耶律夫面對一大寶藏——數不清的美女，好比鑽石一樣，他卻不知珍惜，還要赴外國去尋求，真是暴殄天物。

宮女們的職務，定是她們一早已安排好的，也可能是每晚輪流更替。

阿秀和阿慧除下他的浴袍，讓他舒適地躺在床上，一個便溫柔地伏在他胸膛上親吻。

另一個則親吻他的小腿，兩人的舌頭若有節拍，好像是互相協調似的，令林彥飄飄然如入仙境，很快便呼呼睡着。

過了一會，只覺有一張俏臉湊近他面前來：「主人，該起床啦。」

這張臉是甜美的。林彥張開眼來，見她雙眸晶瑩如水，以為是阿秀或阿慧，先把她拉下來，親吻了一下。

那張臉微露羞澀，但並不抗拒。

「該起床了。」她又說道。

林彥看清楚，才知道是念冰。

「啊，幾點了？」他逐漸清醒過來。

「六點一刻。睡得還好吧？」念冰微笑問。

「太好了，是我有生以來睡得最美的一覺。」他坐起來，宮女阿文和阿雅隨即侍候他更衣。阿珍、阿珠替他梳頭、剃鬍子，阿寶、阿貝替他穿鞋、着襪。林彥實際上甚麼也不用做。

穿好衣裳，由念冰駕車，送去王宮和耶律夫會面。

車子在一幢全由鑽石建成的宮殿前停下，光華四射，恍如童話中的水晶宮，令人嘆為觀止。

宮殿內到處是水池噴泉，花香撲鼻，每一路口都有盛裝宮女守候。

耶律夫設宴在夜合宮。念冰送林彥進入殿門，便即退出，侍從大叫：「林彥先生駕到。」

兩名宮女上前半跪行禮，把林彥領到座上。偌大一個殿堂，只有三個座位，一個是耶律夫國王的，一個是林彥的，另一個位子上坐了一個精力旺盛、紅光滿臉的中年人，林彥並不認識。

耶律夫起身相迎，為他介紹那中年人，是首相高占，林彥握手後，坐在寬闊的位子上。頗有受寵若驚之感：「就只我們三個人？」

「嗯，其他是我的妃嬪，她們不設座位。」耶律夫指一指他身後一排美女。那十名美女，環肥燕瘦，各有千秋。

耶律夫道：「這是我今晚指定相陪的十名妃子。」

十妃各向林彥行禮，林彥連忙鞠躬還禮。

坐下不久，一道一道菜便送上來了。

六名宮女分別侍候國王、首相和林彥吃喝。

殿前樂聲奏起，每一道菜配合一支樂曲，十名妃子輪流出場，載歌載舞，以娛嘉賓。

耶律夫問道：「剛才休息得好不好?那些女孩子喜歡不喜歡?」

「非常好，」林彥由衷地答：「陛下厚待，使我愧不敢當。」

「有沒有把中國古代皇帝的法子用在她們的身上?」耶律夫笑問，原來他念念不忘《素女經》的學問。

林彥微笑，含糊應了一聲，其實他剛才甫一上床，已睡着了，阿秀和阿慧的服侍太好，他還沒想到要做別的事情，已進入了夢鄉。

高占首相也和林彥寒喧了兩句，但林彥不喜歡這個人，覺得他太深沉，喜怒不形於色。

酒宴備極奢侈，每樣菜只吃了一點點，便即撤走，主要的大菜是烤全羊，耶律夫、高占、林彥的桌前，各送上一隻。

林彥心想：「每人一隻，實在太浪費，給我吃十天也吃不完。」

在托盤上，另有一隻小碟，上面有兩隻光溜溜的東西。林彥問：「那是甚麼？」

宮女道：「那是羊兒的眼睛，是活挖下來的。」

宮女把小碟捧起，用湯匙盛了一隻帶血羊眼睛，恭恭敬敬遞過來給林彥吃。

林彥大驚，道：「不，不……」

隔座的耶律夫正吃得津津有味，說道：

「唔，林，這個很好，對眼睛有益。待會還有一樣是專補男人精力的。」

林彥苦笑，心想主人視為珍品的東西，客人不吃，似乎不敬，便想了一個藉口：

「我所信仰的宗教，禁止吃動物器官，請恕不能相陪。」

耶律夫道：「可惜，還有甚麼不能吃的？」

林彥道：「所有動物的內臟、動物的尾巴，都不能吃。」

耶律夫道：「太可惜了，還有一盅『九鞭會』是今晚的上品，吃了可以御九個女人。你真的不吃？」

林彥一聽那名字，已打了一個寒顫，答道：「本人自幼無大志，能御一二女人已很知足了。」

耶律夫大笑。

宴會的高潮是十名王妃同跳一場蛇舞。

並不是真的有蛇，而是所有女人扮成蛇的姿態，纖腰款擺，玉腿橫伸，作不盡煙視媚行之態，以博國王歡心，看得林彥心輕搖搖。

宴會已畢，高占首相先行辭去，耶律夫道：

「林，今晚你不要走，我們要作竟夕長談，你講中國皇帝的秘術給我聽。」

林彥已有準備，道：

「很好。」他以為耶律夫只是約他一對一的清談，那知耶律夫道：「我已吩咐十名妃子和十名宮女侍候，隨時照你的方法演習。」

林彥驚道：「無此需要。王妃都是千金貴體，怎可勞動她們？我向陛下講述後，陛下自己慢慢練習，自能心領神會。」

耶律夫道：

「那不好，我是性急的人，聽了甚麼，馬上要嘗試。趁你在此，做錯了可以即時糾正。不是更好？」

他把林彥真的當成大專家，林彥拗他不過，只好照辦。

兩人到來後殿，地下鋪了厚厚的地氈。耶律夫和林彥坐在沙發上，宮女在一張小几擺好水果和香茗，十位王妃分成兩排，玉體橫陳，斜臥在小几前的地氈上，另外十名宮女則侍立一旁，都在等待林彥「講學」。他從未經過這種場面，心頭撲撲亂跳。

醜媳婦終須見家翁，他硬着頭皮，把自己看過中國古代《素女經》內容說出，先講男女魚水之歡的多種名堂，甚麼「龍翻」、「虎步」、「猿博」、「蟬附」等一一列舉。

耶律夫對這些名稱，聞所未聞。

每聽一樣，馬上便叫一名妃子過來演習，初時叫兩個妃子示範。後來聽得興起，索性親自出馬，還叫林彥，出來作個榜樣，林彥敬謝不敏。

在講述的時候，林彥表示，《素女經》其實是一本生理衛生的書籍，教人如何利用男女之事以治病和強身，是完全符合科學原理的，很多人以為是誨淫書籍，那是一種誤解。

這本書對中國古代擁有無數妃嬪的帝皇特別有用，懂得如何適可而止，及如何令更多的妃子快樂，這對耶律夫來說，當然也值得借鏡。

遍地寶石

林彥對書中的內容，只記得五六成，很多細節已忘記。但他人很聰明，不記得的地方，略加一些自己的意見，便說得頭頭是道。

耶律夫偏偏在這方面是實事求是的人，每聽一個道理，都要親自實踐，一個說，一個做，不久也就到天明了。

耶律夫興致勃勃，認為大有所穫，約好林彥晚上再來，仍由念冰駕車送他回貴賓館。

林彥在車上見念冰還是昨晚的裝束，知她整夜未眠，等候接送。他很覺過意不去，問道：「昨晚你怎樣度過？」

念冰道：「我本來是在宮中做事的。宮內有很多熟人，找這個談談，那個說說，一晚也就過去了。」

林彥道：「今晚又約了王子殿下，看來也是一個通宵，你不要再守着車子等我，找個地方歇歇吧。」

「多謝關心，」念冰微笑：「在我招待過的許多貴賓中，你是第一個能體恤下人的。」

這時，汽車經過一條河畔，風景甚美，林彥道：「能不能停車看一看？」

念冰道：「當然可以，主人喜歡怎樣便怎樣。」

她把車子在河邊停下，林彥下車觀賞，見兩岸綠樹連綿，鮮花如錦，那也罷了，最奇怪的，河水清澈見底，河床上精光燦爛，異彩繽紛。

「那些都是寶石嗎？」林彥問。

「嗯，這裏出寶石是有名的。」

林彥縱目望去，一條河流曲折蜿蜒，不知有多長，河床上都是寶石，令人嘆為觀止。

他和念冰在堤岸散步，說道：「這些鑽石若帶到別的星球去，每一枚都價值不菲，難道不怕人私自拾取？」

念冰道：「這裏的人都見慣了，沒有人會拾這些石子。」

「可是，只要帶一批到外國去，立刻就會成為首屈一指的富翁，難道沒有人動

這個腦筋？」

「政府也防備到這一點，在本國，你想拾多少寶石，沒有人理你，但帶出國便不行，有電子檢查器，能確保沒有人能帶走一顆。」

「原來如此。」林彥説時，偷偷觀看念冰，見她一夜無眠，仍然風姿綽約，較之侍候他的八名宮女要美得多。

心想：「她口口聲聲説是我的僕人，倒要試試是不是真的。」

他站定了腳步望她。

念冰訝異道：「主人，你……」

「我想吻你一下。」林彥道。

念冰雙頰飛紅，但並沒有不樂意的神色，默默走近他。

林彥把她的臉抬起，念冰閉上眼睛，嘴唇微微顫動，等候她的親吻。

林彥道：「我看王宮裏的許多妃子都不及你漂亮！」

念冰聽他這麼説，心內很高興，雙頰又湧上紅暈。

林彥把她纖腰一擁，吻在那柔軟的唇瓣上。

念冰如小鳥依人，嬌軀緊靠着他，彷彿在細細體味。

良久，她低聲道：

「要是我國的男人都像先生一樣通情達理就好了。」

「你好像有心事？」林彥問。

「唔。」念冰漫應一聲。

「我可以幫助你嗎？」

念冰向他望了一眼道：

「你可以幫我，只不知肯不肯。」

「只要我能力所及的，一定幫你。」林彥道。

念冰嘆一口氣，低下頭道：「我真不知該不該說。」

「是很重要的事？」

「這件事可以影響很多人的生命，要是處理不當，我萬死不足以贖罪。唉，不知怎的，我對你竟這麼信任。」

「我保證堅守秘密便是。」

念冰抬起頭道：「我要你發一個誓，不管你能不能幫我，今天的事，絕不能對任何人說起，包括耶律夫國王在內。」

「可以，我發誓。」林彥道：「如果我不遵守諾言，讓我被汽車撞死，坐飛機摔死，吃東西嗆死……」

念冰道：「夠了。」

「現在可以說了吧。」林彥道。

念冰向四周望一眼，見確是悄然無人，才低聲道：「你假裝繼續吻我，我在你耳邊說。」

林彥樂得借獃納福，在她唇邊、耳畔、脖子，親了又親。

念冰道：「你可知在鑽石星中，最勇敢的人是誰？」

林彥道：「耶律夫國王？高占首相？」

念冰道：「都不是。是耶律珊公主——耶律夫國王的妹妹。」

「怎麼我從未聽國王提起過？」

「他當然不會提起，這個妹妹在他眼中是一個叛徒。她主張提高女權，不能讓

男人高高在上，女子任人踐踏。」

「這主張很對。」林彥道。

念冰欣喜道：「我很高興，你能同意這個見解，不過在鑽石星，凡同意這觀點的人，都要殺頭！」

「那麼，耶律珊公主她……」

「她還好，由於她是公主，沒有遭到砍頭的命運，但她已被王子軟禁，永遠不讓她與人民接觸。」

「那太不合理。」

「嗯，可憐公主才二十歲，正是黃金年華，而她有志難申，更是本國的最大悲劇。」念冰說到這裏，兩行眼淚在流，聲音顫抖，林彥也嚐到她的眼淚，酸酸的。

「公主的志願雖然好，可惜她獨木難支，在本國，只怕沒有多少人同意她的見解吧？」林彥道。

念冰道：「你說的雖然不錯，但耶律珊公主並非孤立的。在本國，已有很多婦女支持她。不過她們在地下活動，沒有人知道，假如耶律公主能逃出王宮，我們馬

上可以發起戰鬥。」

「你要站在公主的一方?」林彥問。

「是的，我是『女人戰線』的成員。不要看輕我們，在鑽石星上，女與男的比例是十對一之比，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婦女齊心合力，我們一定可以將男人打倒。」

「你們不是要將男人消滅吧?只是要打倒他們的囂張而已。」林彥道。

「是的，我說話有語病。」念冰赧然。

「我怎樣可以幫助你?」

「你真的肯幫我?」念冰非常興奮。

「我已答應過你，只要能力所及的，自然會辦。」

念冰主動在他唇上親了一下，說道:「我頭一眼見你，就知道你是一個正義的男人。不過……」她停了一停道:「事先聲明，萬一有甚麼失錯，你也可能被殺頭的。」

「哦。」林彥心中一驚。

「所以不要勉強，你要好好考慮。」

林彥想了一想，道：「先把要做的事情告訴我。」

「唔，公主被軟禁在後花園東部的楓葉院，你要找一個方法接近她。由於你是外人，比較不受懷疑。比方說，你可以裝成一個會看王宮氣運的人，藉看風水之便，便可接近楓葉院，國王很迷信，他最吃這一套。」

超聲波手槍

林彥點點頭，道：「然後呢？」

念冰道：「我有一小包東西交給你。在有機會與公主握手時，悄悄遞給她，說一聲『祝福你，公主』，她就明白了，這樣，你的任務便算完成。以後的事，我們會辦。」

「聽起來不難。」

「雖然聽起來簡單，但你要做得圓滿，事後不讓國王懷疑，那便不容易。」

「要我交給公主那小包是甚麼東西？」

「那是一枝精巧的超聲波手槍，可以讓公主從宮中逃出來，只要公主和我們一起，我們的游擊隊立即便可以發動。現在很多在商店賣物、在機構辦事、在家庭洗衣的默默無言的小女人，其實就是我們的成員，戰事一旦發動，響應的婦女會越來越多，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林彥考慮一下，毅然道：「好吧，把東西交給我，讓我見機而行。」

念冰兩眼湧出淚水道：

「多謝你，真不知該說甚麼話——我們鑽石星的女人終於有救了。」

林彥拍拍她肩頭，又親親她的臉頰，兩人才若無其事，回到停車地點，駛返賓館。

八個宮女打扮得整整齊齊，在門口恭迎。林彥訝異道：「你們全沒有睡過？」

阿寶道：「夜晚我們怕主人隨時回來，輪班等候，每人睡兩小時。今早大家都不敢再睡，全部起來了。」

林彥道：「真難為你們。」

宮女齊道：「這是我們應當要做的。」

他照樣受到沐浴、按摩等一系列服侍。由於倦極，在浴池邊按摩時，他已睡着。

這一睡，直睡到下午二時許，醒來精神飽滿，阿秀和阿慧過來道：「請主人吃午飯。」

「慢點。」林彥道：

「剛才我睡着了，是誰把我抬上床的？」

阿慧掩嘴竊笑道：「是阿文和阿雅。」

「那麼她們還欠做一樣功夫。」

「是的，我叫她兩個進來。」

不久，阿文和阿雅穿上薄紗羅裳，笑咪咪進來侍候。

她們在床上一前一後坐下。阿文揉捏他的小腿，阿雅把豐滿的身子俱向他，嬌憨地待他指示。

林彥見她身上傳來一陣芳香。把她身子拉近聞聞，既非香水，也非花香，而是少女身上發出來的青春氣息，從她身上一直嗅下去，她吃吃笑個不停。

「要不要我替你作一次站立式的按摩？」她問。

「好啊。」

阿雅在床頭上按了一個開關，天花板上垂下一條彈簧繩。

林彥道：「我以為上面只有一個吊架，原來還有別的花樣。」

「花樣多着呢。」

阿雅笑道，手拉彈簧繩站起，藉以借力，那柔軟的腳掌，站立在林彥身上，來回揉按。

一般這種按摩是叫受者俯臥。可是阿雅並沒有這個要求，結果作用大不相同，它真正的作用不在按摩，而在受者可以欣賞站立的女體，線條美妙，一覽無遺，只刹那間，林彥已領略到這種按摩的妙趣，心頭怦怦亂跳。

阿雅又開了房中的音樂設備。她柔軟的腳掌便按着旋律，在林彥身體上上下下踏步，有如表演一幕優美的舞蹈。

阿文也不閒着，為了不妨礙阿雅，她跪在床尾為林彥揉捏足趾。

這種享受，帝皇也不過如是。

特別是，阿雅的輕紗羅裳若隱若現，那青春的胴體撩人心弦。

阿雅也有意討好他，所作的姿勢分外賣弄，大膽迷人（或許這是她們受訓的課程之一），林彥很快給惹得慾念騰升。

當她的腳掌又一次踏上肩頭來時，他突然捉着它，不讓她走開，右指在她腳掌心輕輕搔撓，阿雅怕癢，格格笑着倒入他懷中。

這一次，林彥不再放過她了，阿雅像小羊兒一般，溫馴地接受他的愛撫，逐步引領他進入甜美的境界。

這一溫存，超過二小時，阿文、阿雅各有繫人心處。

起來時，才吃午飯，雞魚牛羊，菜式不少，共八大碟，還有美酒。

沒有外人，林彥無拘無束，隨意取食。

吃肉，有人替他切好；吃魚，有人替他起骨；酒杯空了，立刻有人添酒，這樣的吃喝，不亦快哉。

不過，吃到一半時，念冰提醒林彥不要吃得太飽。距王宮的晚宴時間不遠。如果屆時甚麼都吃不下，王子會覺掃興，林彥認為有理，只好懸崖勒馬。

七時駕車進宮，念冰把一隻不起眼的灰色袖珍盒子遞給林彥，解釋道：「有人問起，便說是打火機。它可以作打火之用，但另一頭是超聲波手槍，能殺人，也足以打開厚厚的鎖。」

林彥接過那小盒子，摩挲一會，想不到它作用那麼大。

這晚，耶律夫沒有約高占首相，晚飯顯得輕鬆得多（耶律夫是有點怕高占的，林彥看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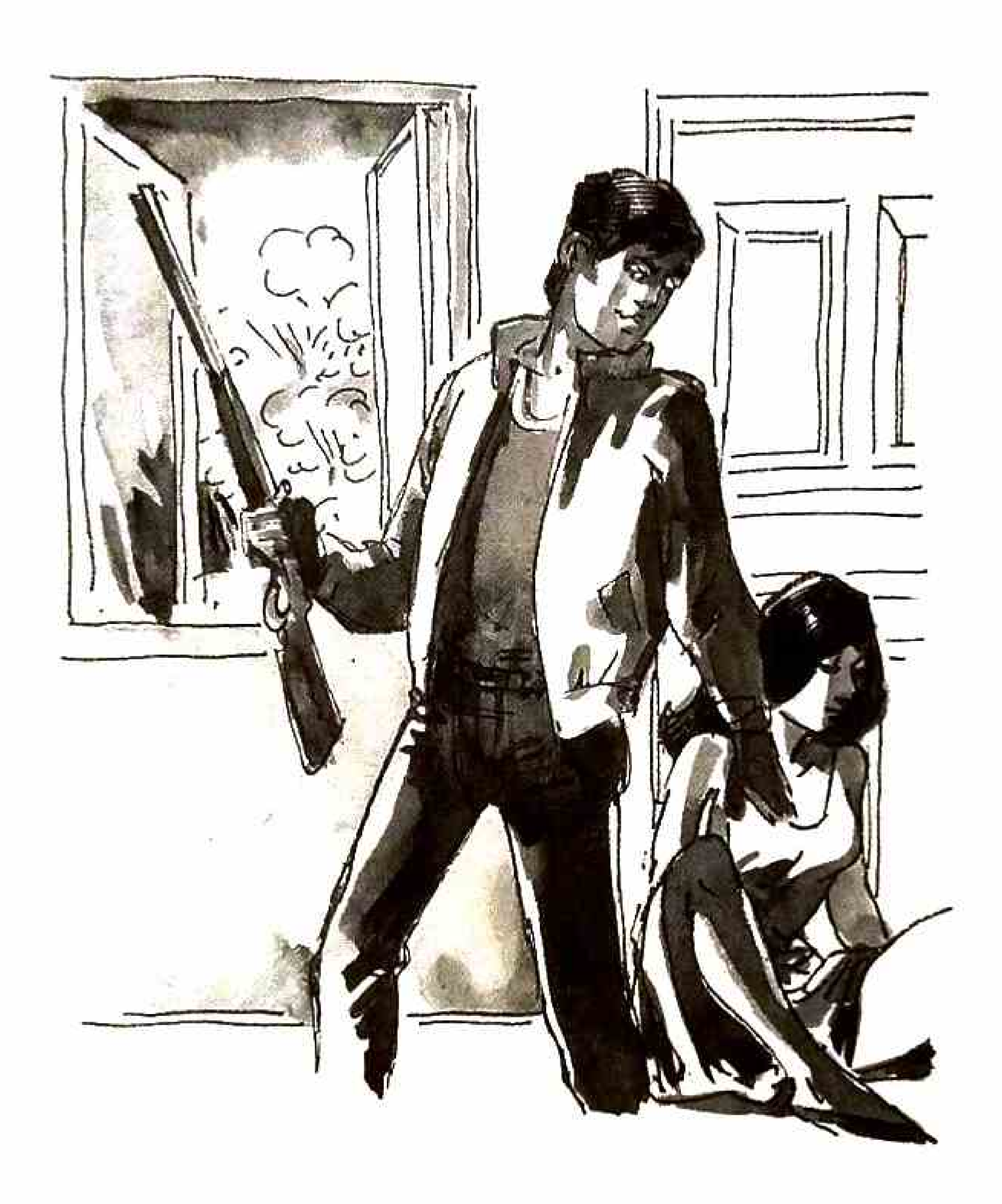
晚飯的形式是「家常便飯」，設在內殿，雖說便飯，菜式也有十六道。

林彥在進食時，故意道：「這王宮的設計美是美了，不知何故，好像有點美中不足。」

「原因在哪裏？」耶律夫問。

林彥道：「很奇怪，有股灰黯之氣，從宮中冒出。」

「原來你還懂風水之學？」耶律夫問。



「不敢當，只是一點皮毛。」

「你的意思，是不是宮中將有不測之事？」耶律夫果然很關心。

「不一定，先要了解那灰黯之氣從何處發出。現在天色已晚，明晨請殿下帶我看看。」

「很好。」耶律夫道。

這晚，照樣討論國古代帝皇應付后妃之道，夜以達旦，國王調另十名王妃聽學。

琴畔少女

次晨，國王與林彥吃過早點，便邀林彥在宮中四處觀看。

林彥道：「那股灰黯之氣，是在東北角發出。」

「噢，難怪。」耶律夫臉露恍然之色。

「如果不設法使它消散，對殿下是不利的。」林彥進一步恐嚇他。

「那麼嚴重？」

「嗯，輕則有疾病之災，重則有社稷之危。」

耶律夫點點頭道：

「你看得很準。不瞞你說，那牽涉我一件家醜。」

他將妹妹耶律珊有意叛國，被軟禁在後園東側楓葉院的情況說出。

「或許把公主遷移到另一個位置，可以改變這現象。」

「遷到哪裏較佳？」耶律夫問。

「可否讓我看看楓葉院的實際情況？」

「當然可以。」

國王在前引路，來到後園楓葉院。只見重門深鎖，有四人把守，窗子都上了鐵條。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見見公主，看看她的面相，會不會對陛下生出禍患。」

耶律夫命人開啟院門，與林彥同入內，見一個少女坐在客廳窗畔彈琴，曲調優

雅。

一個宮女陪伴她，那少女聽見步聲，轉過頭來。

她長得不算美麗，但很清秀。臉上有種倔強的神態，兩眼敵意地打量來人。

林彥低聲對耶律夫道：「待會你多引公主談話，讓我從旁觀察。」

（其實，林彥是要耶律夫說話分心，不要注意他的行動。）

耶律夫點頭，開口道：「妹妹，有一個遠道來的客人想見見你。」

耶律珊雖然心情不好，但宮廷的教養使她不願失禮，依然站起來，伸手和林彥相握。

林彥道：「殿下，祝福你。」手指在她掌心撩了一下，雙目向她逼視。

公主若有所悟，道：「謝謝。」並吩咐宮女：「備茶。」宮女領命去了。

林彥沒有即時把打火機拿出交給她，他四周察看屋中的裝飾。

耶律夫遵照林彥要求，故意上前和公主談話，說林彥是星相名家，來看看王宮的氣運。

公主冷笑道：「王宮的氣運自然十分灰黯。」

耶律夫道：「你怎麼知道？」

「男人自大的風氣不改變，這國家會有甚麼前途？不用說，氣運一定差了。」

王子不悅道：「你還是一成不變！」

「這國家遲早會毀在你手上的！」公主大聲道。

「胡說，你再不反悔我把你關到六十歲！」耶律夫動了真氣。

林彥趁王子不覺，經過鋼琴旁邊時，把打火機插入公主的樂譜之下。

宮女這時把茶端來，林彥道：「我們不要耽擱公主殿下太久，可以告辭了。」

耶律夫道：「走吧。」

林彥臨行，向公主微笑問：「殿下剛才彈的不知是甚麼曲譜？」

公主道：「見笑了，那是我自己寫的曲子。」

「非常好，意境深遠。」

林彥雙目向琴譜一望，然後告辭退出。

他們一出楓葉院，院門即重行鎖上。

耶律夫道：「舍妹面相如何？」

林彥道：「眉毛清秀上揚，志氣甚高，鼻端圓潤，對家人良好，表示不會對兄長有害，放心。」

耶律夫臉色轉和道：「我該怎樣對待她？」

「不妨把她遷出宮廷，以消除灰黯之氣。如無適當地點，也不必過急，十天八天後進行不遲。」

耶律夫頷首，道：「你我熬了通宵，需要睡眠。過幾天，我才帶你遊覽本國景色，平時你想去哪裏，叫司機開去便可。」

林彥道了謝，出得宮來，對念冰點點頭，表示事情已經辦好。

念冰大喜，在車上主動送上一個香吻。

「你還沒去過鑽石湖畔吧？那是這裏情侶去的勝地。」念冰若有深意地說。

「那倒要去看看。」

念冰駕車折向南駛，半小時後，駛進一個琉璃世界。遠望都是光芒四射的鑽石山峰，整座山是純淨的鑽石，閃閃發光，並無任何雜物。但是山下湖畔卻長滿了紅的花，綠的樹，相映成趣。湖水底下全是各種顏色的寶石，極是華美。

林彥讚道：「這樣美的景色，是罕見。」

念冰道：「湖畔那些屋子都是度假小屋，要不要在這裏享受半天才回去？」

林彥道：「好主意。」

念冰向湖濱管理處付了租金，取了鑰匙，和林彥向十九號度假屋走去。

「這是個好號碼，你知道它代表甚麼嗎？」念冰問。

「它代表甚麼？」林彥實在想不出。

「十九是我的幸運號碼，而且是我的生日，十九號，就是今天！」

林彥道：「這麼巧，要好好慶祝一下。」

「現在不就是慶祝嗎？」

念冰挽住他臂膀，偎倚着他。

「我們應當叫點酒食。」

「已經叫了，她們很快就送來。」

走到十九號度假屋，開了門，見裏面佈置雅潔，各種用品一應俱全，屋前有平台和小艇，隨時可以划艇到湖心去。

最可愛的是二樓的臥房，衾枕色調美麗而又浪漫。一列大窗，湖光山色盡收眼底，只在房中一站，已教人心曠神怡。

林彥很自然地把念冰抱過來。

兩人的嘴唇疊在一塊，念冰的神態很特別，比平日顯得放蕩，在他耳畔道：「這裏沒有別人，想做甚麼都可以！」

林彥道：「我早就盼你說這一句話了。」

正在情意纏綿之際，外面有人敲門，念冰道：「酒食送來啦。」

她下樓把酒食接過，是燒烤龍蝦、鹵羊肉和熏魚，另外還有兩瓶美酒。

兩人在樓下餐廳進食。

林彥把念冰一擁道：「今天要吃得特別一點。」

念冰知情識趣輕輕笑着，把衣鈕解開，半裸身子偎着林彥吃喝。

林彥顯得十分忙碌，一手要抓食物，另一手也不空着，結果要喝酒時，反而是念冰捧給他喝。

吃到後來，林彥不想吃東西了，只是捧着念冰的櫻唇。

在屋中肆意荒唐，中間又睡了一會，不覺已到傍晚，又要回去應國王的約會，林彥埋怨道：「時間過得真快。」

念冰摸一摸他的臉頰道：「如果你喜歡，明天還可以再來。」

林彥隨口答道：「明天的變化誰知道！」

這句話，不料一語成讖。

晚上，林彥進了王宮，談談說說，飲酒吃點心，不覺已到午夜，忽然，宮中總管來向國王報告道：

「不好了，公主殿下逃出去了！」

「甚麼？」耶律夫大怒：「誰讓她逃出去的？」

「是她自己，她手中有槍。用槍擊斷窗上的鐵枝，逃了出去，一個守衛想要阻止，給她打死。」

「哪裏來的槍？」

「不知道，好像是一枝超聲波手槍，打人沒有傷痕。」

耶律夫忽然把目望林彥，林彥打一個寒噤。

殘忍烤刑

在別的事上，耶律夫好像是呆笨的花花公子，這件事，他卻顯得異常精明。

「林，坦白告訴我，是不是你曾協助過舍妹？」

「沒有，」林彥連忙搖頭：「怎麼你會想到我？」

「很簡單，舍妹在楓葉院住了多時，一直無事，你一見過她，她就逃了出來，這中間定有問題。」

「我和令妹只是第一次見面，以前並不認識，怎會冒險做這種傻事？」

「說不定有人利用你，告訴我，不用怕，我去追尋那人的後台。」

林彥矢口否認。

耶律夫想想道：「一定是那個女司機有問題。」

吩咐總管：「去把她抓來，嚴刑拷問。」

林彥驚道：「她只是個小女孩，你不該折磨她。」

耶律夫不管，揮手叫去，不一會，兩名侍衛把神色驚惶的念冰抓來，推在地

下。

耶律夫沉聲道：「用烤刑。」

宮女把一台像燒烤爐的器具抬過來，長度恰如人身，一通電，上面的鐵條燒得火紅，念冰面色慘變。

耶律夫道：「我來問你，每個問題只問一次，不答真話，就把你烤焦。」

念冰索索作抖。

她知道耶律夫個性殘忍，甚麼事都做得出來。

耶律夫道：「林彥先生有沒有和外人接觸過？」

念冰搖頭道：「沒有。」

「你一直都陪着他？」耶律夫問。

「是的，除了睡眠的時間。」

「那麼，一定是你說服林彥先生去救耶律珊公主。」

「不……」念冰搖頭。

「你是不是『女人戰線』的成員？」

念冰又搖頭。

「不給點厲害，不說實話。」

國王頭一揚，兩個侍衛把念冰抬起，一個抓着她雙手，一個抓着她雙腳，在念冰悽叫聲中，把她臀部放置在燒烤器上，登時發出嗤嗤聲響。

林彥掩臉不忍觀看，耳邊聽得念冰狂呼數聲，不久寂然。

原來念冰已昏厥，侍衛用冷水把她噴醒。

耶律夫再問：「是不是『女人戰線』的成員？如果你說了，饒你不死，否則活生生燒死你。」

念冰掉淚搖頭。

耶律夫手一揚，侍衛又把她抱起，這一回是背部向上，前身朝下。

「最後一次，說不說！」

念冰咬實牙根，不發一聲。

林彥禁不住道：「陛下，你這種問話，一早已肯定了她的罪狀，她根本沒有表白的餘地。假如她是清白的，你不是枉殺了一個女孩？」

「我們這裏女人多的是，枉殺一兩個也不緊。」

耶律夫橫蠻地說。

在他示意下，侍衛把念冰又橫抱到燒烤床上，這回是把她胸脯放在炙熱的鐵枝上，念冰又一次發出悽厲喊聲，慘不忍聞。

這次她失去知覺後，再沒有醒轉。

林彥心中悲憤交集，兩行眼淚默默流了下來。

一個剛滿十九歲，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就這樣活活被燒死了。

她臨死都沒有吐露一個字，勇敢不屈，令人起敬。

上天真會作弄人。如果不是經過昨天的相聚，林彥對她的懷念也許不會那麼深，這件事長期在他腦中留下悲愴的印象，陡然之間，他對耶律夫恨之刺骨。

天色已亮，國王命人將屍體撤走，下令在全國範圍，緝捕耶律珊公主。

由於未獲任何證據，他不能對林彥怎樣，派人送他返回賓館。

或許上天也不滿耶律夫的殘忍，他立刻得到報應。

首相高占聽說公主逃亡後，下令調兵入城，將首都封鎖，逐戶搜索，這其實是

一個幌子。

他藉着軍隊進城之便，忽然將王宮包圍，拘捕耶律夫，對外宣稱，耶律夫生活荒淫，只知享樂，不顧國政，又縱容其妹搞叛國活動，破壞社會安寧，為了恢復秩序，緝拿叛黨，全國將暫時實行軍管，讓國王在深宮「休養」，待秩序恢復後，才復其王位。

不用說，這只是一項措辭。實際上，高占大權在握，自任軍管委員會主席，等於是國家元首，要他再把權力交回，等於是與虎謀皮了。

無獨有偶，耶律夫被軟禁的地方，就是昔日他關閉其妹的楓葉院。

宮女失踪

高占首相大捕異己，斬草除根。挨家逐戶捕人，一時風聲鶴唳，城內充滿恐怖氣氛。

軍隊全日戒嚴，只放寬中午二小時供人民活動，林彥住在賓館中自然也是寸步難行。

他早就感到這位首相不是好人，想不到他的狐狸尾巴露得那麼快，自己是耶律夫的朋友，不知高占會怎樣對待他，不禁有點憂心忡忡。

幸喜賓館內儲備糧食充足，八名宮女依然對他侍候周到，使他心內稍安。

日中無所事事，林彥便借酒漿痳醉自己。

飲醉後，在房中左擁右抱，和宮女調情，盡量忘記一切。

但每當酒醒時，念冰那盈盈笑語的影子便浮上腦際，使他吁噓嘆息，不知怎的，他對念冰的死，好像有一種內咎。

實際上，這件事與他無關，如果怪，只怪耶律珊公主逃出王宮太倉卒。——假如稍緩二三天行事，念冰和林彥的嫌疑就不致那麼明顯，公主這樣做，或許有不得不然的理由。

三天後的夜晚，槍聲卜卜，城中好像發生大事。

侍候林彥的宮女，八個走了六個，只剩下阿珠和阿珍陪他。

林彥問起原因，兩女也不知道。

扭開電視，新聞報告員赫然換了樣，是一個穿軍裝的女子。她興奮地宣佈說，由耶律珊公主率領的游擊隊已經進了城，要將橫蠻專權的首相高占驅逐，呼籲在家的姊妹們起來支援。

報告員說，女子游擊隊已佔領了包括電視台在內的多個重要機構。現在主要戰爭在王宮進行，高占和一小撮軍隊在死守。

報告員說，這是一場全國性的戰爭，也是女人面臨的生死關頭。如果耶律珊公主領導的隊員失敗，女人面臨的黑暗時代將會再維持十年甚至百年，生活更加悽慘。

她呼籲每一個女人貢獻自己的力量，在家中把丈夫、兄弟、兒子或父親綑縛起來，不要讓他們出外參加鎮壓女人的戰爭。

報告員說：「各位姊妹，我們的人數是十與一之比。只要你們決心站起來，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現在就行動吧，我不信十個妻子不能制服一個丈夫！只要每個家庭的女性把

男人關在家中，這場戰爭就贏了！

「各位姊妹，我們已經流了不少鮮血，犧牲不少成員，我們不怕死，只盼望你們支持我們……」

報告員越說越激動，熱淚盈眶，在電視旁的阿珍、阿珠，眼淚都流下來。

阿珠說：「我知道阿寶、阿貝她們去了哪裏，她們一定是女人戰線的成員，作戰去了。我們也不要落後，出去看看有甚麼能作的，主人，你能原諒我們嗎？」

林彥道：「好，你們去吧，這是生死存亡的關頭，每個人都該盡一分力！」

阿珍、阿珠各在他臉上吻了一下，換過裝束，拿起賓館內的兩支防衛手槍出去了。

林彥默默祝禱她們成功。

午夜，槍聲更加激烈，時時夾着爆炸之聲。

林彥也佩上一柄手槍，以防不測，他守着電視，聆聽戰事的進展。

那女報告員說：一支裝甲車隊從西北方企圖開入市區，支援王宮的高占部隊，女子戰線成員英勇阻截。

百名女戰士前仆後繼，背上火藥衝向裝甲車，與車輛同歸於盡。

她們的精神可歌可泣，由於她們的犧牲，在市街中心形成一道火牆，裝甲車隊無法再進一步，同時，車隊上的成員也被女戰士的英勇嚇壞了，多人棄車逃亡，女戰士已成功地打斷了敵人的支援。

林彥聽得一顆心撲撲亂跳，眼眶潤濕，他已全心投入這場戰事中，只盼女戰士快些獲勝，可惜他是男人，否則他也會衝出去幫助她們作戰。

心中默念道：「念冰，你的死不是孤獨的，有許多人支持你！」

忽然，屋外有人敲門甚急。

林彥開門一看，是阿寶帶了幾個受傷的女戰士進來包紮。

她一見林彥，含淚說，阿貝已犧牲了，她就是背了火藥衝向裝甲車的女戰士之一。

林彥腦中登時浮起阿貝那稚氣的臉孔和笑容，想不到平日那麼天真、彷佛毫無主見的女孩，在戰場上竟會表現得那麼果敢。

林彥協助為女戰士裹傷，阿寶守住前面的窗戶，防敵人闖入。

突然，她叫道：「不好了，有十多個男兵向這邊奔跑過來。」

林彥聞言，即把燈光熄掉，幾名受傷的女戰士也拿起兵器，分別在前後門和二樓守住適當的位置。

有人向這屋子開槍，阿寶卜卜卜的開輕機槍還擊，驀地，窗門被槍彈轟破，阿寶倒了下來。

林彥熱血滿胸，奮不顧身，拾起阿寶的槍枝，向外狂射，幾名男兵倒下去。他自己左肩也一陣刺痛，中了一彈，另一彈擦傷他的額角。

若在平時，只怕驚悸欲絕，這時林彥卻死也不肯退走，繼續開槍狂掃，樓上一女戰士居高臨下，也殺傷數名敵人，餘下男兵狼狽潰退。

敵人已遠離，林彥呆了一呆，突然昏倒在地。

後來，隱約覺得有白衣人替他包紮。

等他真正完全清醒時，已是紅日滿窗，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向左右兩旁望去，全部都是受傷的女兵。

一個女護士進來看他，林彥心急問道：「我們戰勝了沒有？」

「我們？」女護士不明他所指。

林彥這才想起自己是男人，忙改口道：「我是說，女戰士贏了沒有？」

「贏了。」女護士興奮地答：「我們已經擒牢高占首相，男兵全部投降，耶律夫差點被高占殺害，幸得公主救回，國王很慚愧，他已決定把王位讓給公主。」

一夜劇變

「那可好了，」林彥舒一口氣，自言自語：「念冰總算沒白白犧牲！」

「有人來看你了。」護士道。

林彥抬頭一看，是阿珍、阿珠、阿秀、阿慧、阿雅五個宮女含笑進來，手持鮮花和幾盒食物。

林彥見了她們，非常高興。問起各人近況，才知阿貝和阿文壯烈犧牲，阿寶重傷，在另一間病房療治。幾天之間，變化真大，連念冰在內，林彥認識的三名少女

已與世長辭。

阿秀道：「我們怕你在醫院沒有甚麼好吃，帶了一些食品來。」打開盒子，都是肉脯、果乾、鮮果子之類，非常豐富。

林彥道：「你們對我真好。」

阿秀道：「我們是來向你道歉的，昨天公主號召所有女兵上戰場，十萬火急，我們不知你是否同意我們參加，不敢告訴你，各人悄悄溜了出去，因為女戰士身分非常秘密，我和阿慧也不知阿文、阿雅是同一陣線的人，直到上了戰場才知道。」

林彥道：「所以你不知道我也是同一陣線的人？」

「真的？」五女齊問。

林彥點點頭，但沒說出其中原因。

五女一齊擁上來，在他臉上親吻道：「你真是一個值得尊敬的男人！」

外面傳來一個聲音道：「公主殿下駕到。」

五女互望一眼，心想：「怎麼殿下也來了？」

清秀、苗條的耶律珊公主身穿軍服，益顯英姿颯爽，由四名隨從陪同進來。

「林彥先生就在這個病房。」

一名引路的護士説道，所有房中的人，除了床上傷者，都半跪行禮。

公主還禮後，走近林彥床邊，親切地道：「林彥先生，你身體怎樣？」

阿秀、阿雅等非常奇怪，怎麼公主也來問候林彥。

林彥欠身道：「多謝殿下，我的傷勢已好多了，請原讓我不能起身迎接。」

公主伸手按住他道：「我的命是你救的，何必這麼客氣？幸虧有你的相助，這場革命才獲得成功，你是我們全民族的恩人。」

「不敢當，公主言重。」林彥惶恐道。

「這是實話，我向宮廷管事問起你，才知你又因協助我方作戰受了傷，我非常感激，放下所有事情，特來看你。」

「多謝殿下，」林彥道：「我作的事微不足道，其實都是念冰教我做的。」

「念冰的情況我知道，」公主神色轉趨黯然：「她是我國的英雄，將來我們會建造一個銅像紀念她。你或許奇怪，為甚麼我那麼急迫，接到你的超聲波手槍後，當晚就潛逃出來，以致你和念冰都負上嫌疑。其實我是不得已的。」

林彥靜靜望着她，等她說下去。

「因為，高占首相派人陷害我。」公主說：「在看守楓葉院的兵士中，有一名是高占首相的心腹，他在飯菜裏下了毒，想毒死我，但我在每次進食前，宮女都用銀針試過食品，知道有毒不能吃，那兵士見被識破，怕不能交差，突然拔出手槍，迫令我吃下。

「我無法可想，只好用你帶給我的打火機——那超聲波手槍把他殺了。

「超聲波無聲無息，而且容易瞄準，很好用，事後我本來可以振振有辭，說因他要殺我，才將他殺死。但這枝超聲波手槍的秘密已揭破，不能再保留，必須立刻逃走。

「於是我和宮女當機立斷，繼續用無聲無息的超聲波手槍，轟開窗上鐵枝，逃了出來。這是我不得不在當晚逃走的原因。」

林彥至此才恍然，公主果然有她的苦衷。

耶律珊透露，念冰是戰線重要成員，她知道很多秘密，假如她受不了酷刑而供出，將會有不少人被捕，女子戰線勢必元氣大傷。她不但是功臣，而且是烈士，應

當受到大大的表揚。

耶律珊憶述時，眼中含淚。

她說，念冰的犧牲是一大損失，另外還有一位姊妹，名于麗，在這次戰事發起前，領導二十名特種隊員，成功炸毀了兩個空軍基地，使空軍無法出動協助高占。但不幸她本人也以身殉，這是她永遠不能忘記的兩個好姐妹。

耶律珊抑制激動的情緒，用手巾拭淚說，還有很多姐妹在這次戰事中犧牲，她必須好好改善這個國家，否則對不起那些殉難者。

她要接林彥到宮廷養傷，林彥婉拒，表示在鑽石星逗留已很久，傷癒後即將離去。

耶律珊問林彥願不願意在她內閣任職，協助她建設一個新國家。阿秀、阿珠等都熱切望着林彥，盼他答應。林彥道：「我是從地球來的不同時代的人，到處遊歷尚可，留下做事便不大好，感謝殿下盛意。」

耶律珊道：「就算你不做事，也不必這麼快離開，這裏有很多好風景，你沒有看過，可以多住幾天。」

林彥終於答應再留十日。

三天後出院，適值耶律珊舉行勝利大遊行，林彥也被邀參加，坐在一輛花車上，上面大字標着「地球來的貴賓——冒險拯救公主的英雄」。沿途少女對他歡呼，把美麗的鮮花和果子擲到他車上。

在晚上宮廷的祝捷宴中，林彥又見到耶律夫，他好像一夜間老了十年，頭髮都白了，滿臉滄桑，見了林彥，握手苦笑。

從他口中，林彥知道，他仍保住所有的財產和妃嬪，有半個王宮供他使用，以後只過悠閒的生活，對政事不再過問。聽他口氣，個人倒沒有甚麼，只是為宇宙間最後一個大男人陣地的失陷而惋惜。

一周後，林彥在念冰墓前獻了花，乘坐飛船回去茱麗葉星。耶律夫、耶律珊兄妹同來送行，要他半年後再來看看念冰的紀念碑，阿秀、阿珠等有一夕之緣的五女，都紅了眼睛，不停揮手。

勤十緣出版社書目

衞斯理科幻系列

1 電王
2 黃金故事
3 從陰間來
4 到陰間去
5 遊戲
6 陰差陽錯
7 禍根
8 生死鎖
9 陰魂不散
10 許願
11 還陽
12 運氣
13 開心
14 將來
15 改變
16 闖禍
17 解脫
18 遺傳
19 爆炸
20 水晶宮
21 前世
22 新武器
23 病毒

倪匡科幻系列

1 消失女神
2 離魂奇遇
3 困獸
4 夜光
5 神話世界
6 妖偶
7 四條金龍
8 飛焰
9 魔像
10 鬼鐘
11 通神
12 蛇神
13 火鳳
14 異人
15 怪頭
16 蜂后
17 巨龍
18 解開死結
19 死結
20 遊魂
21 天敵
22 夜歸
23 神機

奇幻系列

△1 轉世　余過著
2 隔世冤　寬齋著
△3 殘酷蜜月　余過著
4 陰陽證　寬齋著
△5 重返前生　余過著
6 鬼惑　商魂布著
7 公主墳　史國良著
8 追魂劫　商魂布著
9 血誘　寬齋著
□10 血雨艷桃紅　張宇著
□11 十世仇　張宇著
12 老床　史國良著
13 電話追命　商魂布著
14 鬼太郎　寬齋著
15 鬼日記　余無語著
16 寡婦咒　靈子著
17 屋邨猛鬼錄　李大幫著
18 鬼拳王　余無語著
19 鬼爺爺　商魂布著
20 卜命　寬齋著
21 鬧房　史國良著
22 鬼妾　寬齋著
23 最後的化粧　高青著
24 蘭桂坊夜話　余無語著
25 屍戀　靈子著
26 腐屍還陽　寬齋著
27 不歸門　寬齋著
28 義莊夜驚情　余無語著
29 屋邨猛鬼錄(2)　李大幫著
30 新棺舊魂　寬齋著
31 勾魂女　寬齋著
32 秋墳　余無語著
33 輪迴恨　寬齋著
34 還淚井　寬齋著
35 出爐異聞　余無語著
36 不離人　寬齋著
37 屋邨猛鬼錄(3)　李大幫著
38 小魔煞　寬齋著
39 死劫難逃　寬齋著
40 鬼影幢幢　余無語著
41 人間地獄　寬齋著
42 十大猛鬼公園　李大幫著
43 斷魂崖　余無語著
44 屋邨猛鬼錄(4)　李大幫著
45 鬼迷心竅　寬齋著
46 洪水凶靈　余無語著
47 貓魂祭　寬齋著
48 撕魂裂魄　寬齋著
49 午夜迷踪　余無語著
50 螻蟻肉衣　寬齋著

＊ 即將出版　△ 見余過四人夜話系列　□ 見張宇玄幻系列

51 種孽　寬齋著
52 猛鬼燈塔　余無語著
53 雪山艷魂　寬齋著
54 魂約黃昏後　余無語著
55 石澳夜驚情　余無語著

張宇玄幻系列

1 血雨艷桃紅
2 十世仇
3 鬼媒
4 摸骨
5 戲班
6 馬季開鑼
7 鬼臉
8 色鬼
9 母夜叉
10 蟬鬼入窮巷
11 破法
12 脫胎換骨
13 胎痣
14 尋仇
15 收腳印
16 落髮記
17 燒衣
18 裝瘋扮傻
19 獨腳戲
20 非法房客

余過四人夜話系列

1 轉世
2 殘酷蜜月
3 重返前生
4 偷魂
5 枕邊魔劫
6 殺頭遊戲
7 沒有腳的女人
8 蝶妻
9 變形
10 命運奇談
11 天際骷髏船
12 蠍女
13 色魔

多情系列

▲1 三生石　孔昭著
2 今夜沒有約　嚴沁 梁鳳儀等著
3 絕對討厭的女孩　羅穎思著
4 鬼城　賈平凹 梁鳳儀等著
5 女兒經　程乃珊著
6 雲水依依　夏小詩著
7 道是無情　汪曾祺 羅芙榮等著 梁鳳儀
▲8 燃燒彩虹　孔昭著
9 魔少年　吳敬子著
▲10 月夜傳奇　孔昭著
▲11 再見茉莉　孔昭著
▲12 紫女　孔昭著
13 過把癮就死　王朔著
14 金融家　程乃珊著

嚴沁浪漫系列

1 夏之迷惑
2 無情谷
3 也是重逢
4 盈雪
5 長街
6 沉沉黑夜
7 燈火闌珊處
8 不死的夢
9 餘情未了
10 玻璃命
11 此岸彼岸
12 該不該讓他知道
13 有月亮的早晨
14 午夜陌生人
15 沒有愛情的故事
16 雨樹
17 風裡人
18 折翼的天使
19 愛情第二號
20 流星的眼淚在飛
21 夢裡夢外
22 獨奏心曲
23 變奏
24 笑在淚中
25 未寒時

寫眞小說系列

1 還似無情　張寶兒著
2 嫁後　張寶兒著
3 撲蝶　張寶兒著
4 回首已三生　張寶兒著
5 塵緣　張寶兒著
6 婚姻大事　張寶兒著
7 又是曾經　張寶兒著
8 花不迷人　張寶兒著
9 晚來天欲雪　張寶兒著
10 多夢　張寶兒著

孔昭驚情小說系列

1 三生石
2 燃燒彩虹
3 月夜傳奇

＊ 即將出版　▲ 見孔昭驚情小說系列

4 再見茉莉
5 紫女
6 捕月

奇案系列

1 撕票　林蔭著
2 千里追兇　捍衛者著
3 城市戰爭　捍衛者著
4 重案傳真　捍衛者著

推理系列

1 重殺　施雨著
2 噬人　笹澤左保著　林敏生譯
3 丸之岬奇案　吳民民著
4 山下藏金之謎　吳民民著
5 世紀末的挽鐘　吳民民著
6 太陽帝國八十四小時　吳民民著

實用系列

1 兩餸一湯(一)　李曾鵬展著
◇2 居室風水　芳草軒著
◎3 風水新講場　宋韶光著
4 兩餸一湯(二)　李曾鵬展著
5 家庭實用療方　李南著
6 家事錦囊　李陳雅賢著
7 職業婦女三餐樂　蔡麗容著
◎8 斗換星移說命運　戴添祥著
9 法律八寶飯　毛錫強著
◎10 猴年運程　蔡興華著
11 生意經　李寶光著
12 名廚巧手菜　陳東著
◎13 靈測玄機　阿樂著
14 兩餸一湯(三)　李曾鵬展著
15 九二年加國移民指引　翟子孟著
◎16 鐵板神數趣談　阿樂著
17 吃雞百變法　蔡麗容著
18 清潤湯水　李南著
19 實用抗癌藥膳　常敏毅著
20 法律小錦囊　毛錫強著
21 滋補粥品　戴麗嫦著
22 改變生命的密法　邱彰著
23 家事萬靈通　李陳雅賢著
24 豆腐百變法　蔡麗容著
25 保健素食精選　丁元義編　王龍驤等著
26 涼拌美食　戴麗嫦著
27 吃蛋百變法　蔡麗嫦著
28 親親孩子心　初子著
◎29 風水百答　宋韶光著
30 瓜類百變法　蔡麗容著
31 調味料妙用法　戴麗嫦著
32 做個大方女人　張瑪莉著
◎33 教你睇風水　正翁著　余無語編訂
34 一味三食　馮金陵著
35 滋味海鮮餐　戴麗嫦著
36 淡水魚百變法　蔡麗容著
37 妙語連珠　宋韶光著
◎38 鷄年運程　蔡興華著
39 秋冬火鍋煲仔菜　馮金陵著
40 親親孩子心(二)　初子著
◎41 名人命理　盧恆立著
42 甜品百變法　蔡麗容著
43 改變婚姻的密法　邱彰著
◎44 三元九運論風水　盧恆立著
45 懷舊菜譜　馮金陵著
46 Keep Fit 甜品　戴麗嫦著
◎47 命轉乾坤話風水　戴添祥著
48 新意家常菜　李曾鵬展著
49 情場衆生相　林淑霞著
◎50 四柱八字話名人　盧恆立著
51 養顏妙品　戴麗嫦著
52 自學美髮術　戚其光著
◎53 家居好風水（合訂本）宋韶光著
◎54 術數縱橫——揭鐵板、紫微、子平等秘奧　正翁著　余無語編訂
◎55 王亭之談斗數與玄空　王亭之著
56 常見病飲茶療法　譚眞著
◎57 現代建築與風水　蔣匡文著
58 名廚滋補美食　陳東著
59 新一代健康飲食　瑪麗連戴蒙著　CY譯
60 親親孩子心(三)　初子著
61 法律傳訊站　毛錫強著
◎62 奇人奇事奇風水　正翁著　余無語編訂
◎63 風水八字考奇案　盧恆立著
◎64 洩漏天機　正翁著　余無語編訂
65 引人入性　蘭茜著
66 養生百忌　姚香雄著
67 香水蜜語——女人香　歐惠芳著

梁媽媽快樂家庭系列

1 Fit 到盡
2 辣到跳
3 兒童麵點

＊即將出版　◇見芳草軒系列　◎見術數系列

梁荔玲健康系列

1 十足靚女人
2 內在外在一百分

電視日報
勤+緣出版社 聯合出版

娛樂叢書

1 Top 星收入榜　宇文穎著
2 擁抱黎明　文　晞著
3 真情流露　文　晞著
4 冷艷的背後—黎俐　蒲　莉著
5 鐵幕誘惑鄭富城　彭令德著

經濟日報
勤+緣出版社 聯合出版

經濟日報叢書

1 高官厚祿　陳毓祥等訪問錄
2 力爭上游　姜趙玉蓮著
3 人生網絡　麥華章著
4 自強不息　姜趙玉蓮著

壹出版有限公司
勤+緣出版社 聯合出版

開卷一族叢書

1 壹盤生意　壹週刊主編
2 壹笑集　壹週刊主編
3 富豪密室　壹週刊主編
4 IQ挑戰站　壹週刊主編
5 事實與偏見　黎智英著
6 壹手興家　壹週刊主編

三思傳播有限公司
勤+緣出版社 聯合出版

資本家顧問叢書

1 世界華人富豪列傳
2 Forbes 華人富豪榜
3 世家大族

中信出版社
勤+緣出版社 聯合出版

中信企管系列

1 中國投資手册　初保泰著
2 中外合營投資效益分析　蒲明書著
3 中國投資稅收顧問　馬國賢 張華國 編著
4 防範貿易欺詐指南　孫丁傑著
5 怎樣開拓中國大陸市場　杜定平 張建平 主編
6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實務問答　汪堯田主編
7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初保泰 董薇園 編著
8 中國股份制及證券交易實務問答　吳世亮 李書強 編著
9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驗資與審計　錢　鏘 張　克 編著

勤+緣出版社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聯合出版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叢書

①—④現代市場管理——
1 市場拓展策略
2 廣告策略
3 推銷管理策略
4 公共關係策略
5 辦公室行政策略
6 致勝投資錦囊
7 最新國內商業信札
8 保險實務基本法
9 管理心理學

---

* 即將出版

術數系列

1. 風水新講場　宋韶光著
2. 斗換星移說命運　戴添祥著
3. 猴年運程　蔡興華著
4. 靈測玄機　阿　樂著
5. 鐵板神數趣談　阿　樂著
6. 風水百答　宋韶光著
7. 教你睇風水　正　翁著　余無語編訂
8. 雞年運程　蔡興華著
9. 名人命理　盧恆立著
10. 三元九運論風水　盧恆立著
11. 命轉乾坤話風水　戴添祥著
12. 四柱八字話名人　盧恆立著
13. 家居好風水(合訂本)　宋韶光著
14. 術數縱橫——揭鐵板、紫微、子平等秘奧　正　翁著　余無語編訂
15. 王亭之談斗數與玄空　王亭之著
16. 現代建築與風水　蔣匡文著
17. 奇人奇事奇風水　正　翁著　余無語編訂
18. 風水八字考奇案　盧恆立著
19. 洩漏天機　正　翁著　余無語編訂
20. 風水基本法　戴添祥著
21. 術數揭秘　正　翁著　余無語編訂
22. 十分鐘周易(一)　雷　鐸著

芳草軒系列

1. 居室風水
2. 室內風水禁忌

投資企管系列

1. 香港股票投資勝着　譚廣流著
2. ■ 炒蚊股致勝術　思　敏著　古鎮煌編
3. 股票入門　鄧曾瑞紛著
4. ● 中國投資手册　初保泰著
5. ■ 九十年代推銷術　燕　冬著　古鎮煌編
6. ■ 賺錢與花錢　古鎮煌著
7. ■ 英國地產投資指南　燕　冬著　古鎮煌編
8. 小國投資創富　任枝明著
9. 東歐投資先鋒　張志誠著
10. 投資啓示錄　錢炳恩著
11. ● 中外合管投資效益分析　蒲明書著
12. 中國外銷樓盤大全　韋昌汶著
13. ■ 外滙投資致勝術　思　敏著　古鎮煌編
14. ● 中國投資稅收顧問　馬國賢　張華國　編著
15. ■ 錢眼看世界　思　敏著　古鎮煌編
16. 開拓中國市場廣告促銷法　韋昌汶著
17. 投資中國企業股秘笈　黃戴潔瑩著
18. 開創銷售新路向　高培新著
19. 私有產權的疑惑　黎偉聰著
20. 中國熱門經濟開發區投資指南　商報資料組

古鎮煌系列

1. 炒蚊股致勝術　思　敏著　古鎮煌編
2. 九十年代推銷術　燕　冬著　古鎮煌編
3. 賺錢與花錢　古鎮煌著
4. 英國地產投資指南　燕　冬著　古鎮煌編
5. 外滙投資致勝術　思　敏著　古鎮煌編
6. 錢眼看世界　思　敏著　古鎮煌編
7. 上班族投資指南　古鎮煌著
8. 旅行者的故事　古鎮煌著
9. 生活經濟學　古鎮煌著
10. 辦公室政治概論　古鎮煌著
11. 經濟生活放大鏡　古鎮煌著
12. 精明消費者　古鎮煌著
13. 藍籌股投資致勝術　思　敏著　古鎮煌編
14. 期貨期權致勝之道　郭鎮楚著　古鎮煌編
15. 九十年代炒股技術　古鎮煌著

名家系列

1. 多雨　王　蒙著
2. 男男女女　王安憶　張辛欣　等著
3. 小人物自述　老　舍著　舒　乙編
4. 風過耳　劉心武著

* 即將出版　■ 見古鎮煌系列　● 見中信企管系列

5 冰心九旬文選　冰心著
6 表姐　王蒙著
7 藍夜叉　劉心武著
8 裸雪　從維熙著
9 小販世家　陸文夫著
10 活佛　高澍著
11 柏克萊傳眞　陳若曦著
12 走出細雨濛濛　陳若曦著
13 關於女人　冰心著
14 關於男人　冰心著
15 老舍英文書信集　老舍著　舒悅譯註
16 說眞話的文學　巴金等著
17 情知不是伴　蔣子龍著
18 世故人情　張愛玲　賈平凹等著
19 空巢　從維熙著
○20 川端康成散文選　川端康成著
21 炮打雙燈　馮驥才著
22 殺星　劉心武著

名門望族系列

1 列根夫人與星象學　秋紅著
2 香港女富豪列傳　方曉雲著
3 富豪第二代　韋昌汶著
4 世紀婚姻和它們的結局　秋紅著
5 名人初戀故事　錢進　楊國慶編著
6 五十年代香港足球　區志賢著
7 港澳名人風采　王賓城等著

智慧系列

1 墨趣　謝宏中著
2 箴言精選(增訂版)　何文滙著
3 王子復仇記　何文滙著
4 論道德的起源　尼采著　周紅譯
5 藍田日暖　蔡炎培著
6 藝壇藝談　徐子雄著
7 軍人干政　蕭弘著

漫畫系列

1 六韜　王宣銘著
2 智囊　王宣銘著
3 三十六計　王宣銘著
4 黃石公三略　王宣銘著

散文系列

1 不甘寂寞　邵國華著
2 八方羣英　岑逸飛著
3 廣告高興坊　潘啓迪著
4 過眼雲烟　林洵著
5 兩談食性　王亭之　姚香雄著
6 倪震的心　倪震著
7 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　鄭世安　林笠覓著
8 彷彿是昨天　黃霑著
9 妙不可言　朱維德著
10 奇聞異錄　可飛著
11 兩重腳跡　王亭之著
12 二水集　梁鳳儀　舒非　林洵著
13 外交趣聞　徐行舟編著
14 芳草遍地　陳佐洱著
15 曠古的印記　彥火著
16 龍景集　黃英琦著

世紀末趣智系列

1 警告男男女女　周洪著
2 九七年前—大陸財路　周洪著
3 警告夫妻　周洪著
4 九七年前—大陸私情　周洪著

世界翻譯叢書

1 情牽一線　芭芭拉卡特蘭著
2 仙人掌下的戀曲　芭芭拉卡特蘭著
3 戀戀落日城　芭芭拉卡特蘭著
4 愛在浪漫之鄉　芭芭拉卡特蘭著
5 假夢眞情　芭芭拉卡特蘭著

電影電視小說系列

1 昨夜長風　梁鳳儀著
2 夜半歌聲　木青著

* 即將出版　○ 與百花文藝出版社聯合出版

梁鳳儀散文系列

1 財來自有方
2 誰可叮嚀
3 再戰江湖
4 不記當年
5 心想事成
6 勝者爲王
7 一言驚醒夢中人
8 行政秘笈
9 這就是梁鳳儀
10 在商言商
11 海峽兩岸的梁鳳儀
12 辦公室手册
13 先下手爲強
14 人人有淚不輕彈
15 有錢萬事足
16 梁鳳儀談情——散文精選
17 強中自有強中手
18 明天會更好
19 勇者無敵
20 萬綠叢中一點紅
*21 梁鳳儀談生意——散文精選
*22 大男人與小女人

梁鳳儀財經小說系列

1 醉紅塵
2 九重恩怨
3 花魁劫
4 信是有緣
5 鎖清秋
6 惆悵還依舊
7 飛越滄桑
8 異邦紅葉夢
9 笑春風
△10 昨夜長風
11 誓不言悔
12 激情三百日
13 花幟
14 強人淚
15 今晨無淚
16 誰憐落日
17 抱擁朝陽
18 紅塵無淚
19 世紀末的童話
20 洒金箋
21 裸情恨
22 心濤
23 大家族
24 當時已惘然
25 殺戮情緣
26 情霸天下
27 又見深秋
28 弄雪
29 我要活下去
30 疊戀
*31 天債
*32 有鳳來儀
*33 歸航
*34 大風暴
*35 還我公平
*36 灩藍天
*37 西風逐晚霞
*38 夢蝶記
*39 今夕鬥煙花
*40 好女十八嫁
*41 一代大亨
*42 焚情錄
*43 尋夢園
*44 愛你在明天
*45 無情歲月有情天
*46 千億個吻
*47 衝上雲霄
*48 峰火柔情
*49 太陽浴血記
*50 名城血淚
*51 錯愛
*52 剪夢

梁鳳儀實用工具叢書

1 商場致勝法寶
2 小本經營大禁忌
3 秘書必讀
4 打工仔通勝
5 節約時間妙方
6 外快路路通
7 如何賺女人錢
8 小富由儉基本法
9 做個有魅力的女人
10 如何成爲老闆的寵兒

* 即將出版　△ 見電影電視小說系列

親愛的讀者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勤十緣出版社的書籍。我們努力從事出版事業，若要有理想成績，必須獲得你們的支持、指導和勉勵！

尊重讀者的意見是我們工作的宗旨，因為沒有你們的關懷，我們不可能進步。懇請你們把以下的表格填寫，剪寄：香港鰂魚涌華蘭路14號益新工業大廈18樓B座，勤十緣出版社收。

我們也會定期跟讀者保持聯絡，向你們報導有關本港暢銷書的出版情況、勤十緣出版社的新書以及聯同屈臣氏書店或香港各大書店舉辦的讀者活動。敬祝

身心愉快！

梁鳳儀

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

....✂......

敬請讀者填寫以下表格（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逕寄：香港鰂魚涌華蘭路14號益新工業大廈18樓B座勤十緣出版社收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電話：（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勤十緣出版社



書　　名：沒有腳的女人
作　　者：余過
責任編輯：鄧潔兒
封面設計：陳輝
封面繪圖：劉建忠
插　　圖：區晴
出　　版：勤+緣出版社
發　　行：勤+緣出版社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十四號益新工業大廈十八樓B座
（電話：二五一六九〇二二）
（傳真：二五一六九三〇四／二八八〇五九七八）
印　　刷：日昇河武印刷公司
植字排
初版日期：一九九三年三月
再版日期：一九九五年七月
定　　價：每本港幣三十八元
ISBN 962-447-246-7

余過，著作甚豐，其「四人夜話」系列早已膾炙人口。本書是余過最新科幻力作，寫一個香港青年，進入未來世界，在各國地方歷險，所見所聞，盡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金星地下城的奇異風光、植物人的震撼、女人王國的艷遇、鑽石宮的美女逃亡……奇妙遭遇層出不窮。在天馬行空的想像中，包含豐富的人情味，讀者猶如身歷其境，眉飛色舞，不忍釋卷。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H.K.$38.00